

海上漱石生先生輯

名人
巨著

多寶串

下
卷

上海圖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7950B



名人著
多寶串下卷目錄

蕊宮夢影	明季奇人	明季奇人	明季奇人	蟹網世界	騙妻奇談	白蓮菴尼	巨蠟	胡雪巖軼事	黑魚化蛇	淫盜之媒	電殛異聞	怒睛鷄	爛肚寶
一：墨老人	四：張劍塵	六：張劍塵	七：張劍塵	七：墨老人	一：夢魘	一：二：墨老人	一：四：郭血羹	一：五：蟄叟	一：六：岳	一：七：冰心	一：八：哈生	一：九：頑漢	二：一：墨老人

多寶串 下卷目錄

鬼迷道士	凶宅其一	凶宅其二	還魂異聞	遊龍勁	寺僧	潘皮匠	汪文端公軼事	教三	說燕	陳圓圓遺像	義僕	古寺老僧	二張	扶乩二則	孟良
一：三：病鴻	二：四：譙國子	二：四：譙國子	二：四：定海萬良	二：五：墨老人	二：七：程半帆	二：七：海濱駿乎	二：八：墨老人	三：一：荆建民	三：二：桂珊	三：三：雪園	三：四：無埃	三：五：無埃	三：六：無埃	三：七：進國子	三：八：無埃

多寶串 下卷目錄

夢驗	掩埋白骨奇聞	步某	俠賊	梁氏女	奇童	秦勇男	常汝泗	俠女	奇男烈女傳	玉潔冰清	劉氏	柳素琴	石將軍	雷擊誌異	岳某	李甲	積中僧	王瞎兒	履索者	楊布衣	俠盜	三義記	趙彪	秦淮海祠中之巨蛇	王生	水獺精	雷殛異聞二	門鬼	王子道	記狐二則	雲娘	五三：慕蓮	五四：癡漢	五五：譙國子	五六：夢窟	五七：譙國子	五八：佚名	六〇：佚名	六一：慕蓮	六三：張建民	六三：夢魘	六五：病鴻	六六：病鴻	六八：章貢	六九：鏡影	七一：荆建民	七三：鏡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版	：：：：：：：：：：：：：：：：：：：：：：：：：：：：：：：：：：：：：：：	七八	荆建民
靈魂記異	：：：：：：：：：：：：：：：：：：：：：：：：：：：：：：：：：：：：：：：	七九	荆建民
樹仙	：：：：：：：：：：：：：：：：：：：：：：：：：：：：：：：：：：：：：：：	八〇	志愚
劍俠	：：：：：：：：：：：：：：：：：：：：：：：：：：：：：：：：：：：：：：：	八一	無埃
某少年	：：：：：：：：：：：：：：：：：：：：：：：：：：：：：：：：：：：：：：：	八一	無埃
二烈女	：：：：：：：：：：：：：：：：：：：：：：：：：：：：：：：：：：：：：：：	八二	吳志濤
孫某	：：：：：：：：：：：：：：：：：：：：：：：：：：：：：：：：：：：：：：：	八三	愛珠
縊鬼	：：：：：：：：：：：：：：：：：：：：：：：：：：：：：：：：：：：：：：：	八四	寄陶
趙某	：：：：：：：：：：：：：：：：：：：：：：：：：：：：：：：：：：：：：：：	八四	桂珊
董輝春	：：：：：：：：：：：：：：：：：：：：：：：：：：：：：：：：：：：：：：：	八五	無埃
鬼眼	：：：：：：：：：：：：：：：：：：：：：：：：：：：：：：：：：：：：：：：	八六	鳩拙
孫瞎子	：：：：：：：：：：：：：：：：：：：：：：：：：：：：：：：：：：：：：：：	八七	忘憂
布商	：：：：：：：：：：：：：：：：：：：：：：：：：：：：：：：：：：：：：：：	八八	無埃
某公	：：：：：：：：：：：：：：：：：：：：：：：：：：：：：：：：：：：：：：：	八九	潁川秋水
窩珠場	：：：：：：：：：：：：：：：：：：：：：：：：：：：：：：：：：：：：：：：	九一	尖鳳
石進生	：：：：：：：：：：：：：：：：：：：：：：：：：：：：：：：：：：：：：：：	九二	觀海

吳一腿	：：：：：：：：：：：：：：：：：：：：：：：：：：：：：：：：：：：：：：：	九二	居振
訟師白某	：：：：：：：：：：：：：：：：：：：：：：：：：：：：：：：：：：：：：：：	九三	子英
聚鄉	：：：：：：：：：：：：：：：：：：：：：：：：：：：：：：：：：：：：：：：	九四	無埃
劉月請	：：：：：：：：：：：：：：：：：：：：：：：：：：：：：：：：：：：：：：：	九五	寄陶
謝玉初	：：：：：：：：：：：：：：：：：：：：：：：：：：：：：：：：：：：：：：：	九	忘憂
人胎產龍記	：：：：：：：：：：：：：：：：：：：：：：：：：：：：：：：：：：：：：：：	九七	居振
孝婦	：：：：：：：：：：：：：：：：：：：：：：：：：：：：：：：：：：：：：：：	九八	柱珊
賈人女	：：：：：：：：：：：：：：：：：：：：：：：：：：：：：：：：：：：：：：：	九九	譙國子
龍珠	：：：：：：：：：：：：：：：：：：：：：：：：：：：：：：：：：：：：：：：	一〇〇	皖歙南園
阿園	：：：：：：：：：：：：：：：：：：：：：：：：：：：：：：：：：：：：：：：	一〇一	子英
某醫士	：：：：：：：：：：：：：：：：：：：：：：：：：：：：：：：：：：：：：：：	一〇二	吳秉恬
周進	：：：：：：：：：：：：：：：：：：：：：：：：：：：：：：：：：：：：：：：	一〇四	子英
便壺秀才	：：：：：：：：：：：：：：：：：：：：：：：：：：：：：：：：：：：：：：：	一〇四	子英
春姐	：：：：：：：：：：：：：：：：：：：：：：：：：：：：：：：：：：：：：：：	一〇五	無埃
李某	：：：：：：：：：：：：：：：：：：：：：：：：：：：：：：：：：：：：：：：	一〇五	夢魘
却灰餘聞錄	：：：：：：：：：：：：：：：：：：：：：：：：：：：：：：：：：：：：：：：	一〇六	夢魘

多 寶 串 下卷目錄

劍仙	一一〇	陳企白
白飛鼠	一一一	聲 豪
阿青	一二二	陳企白
奇僧	一一五	李劍亞
神馬	一一六	艸莖逸民
女俠	一一七	李劍亞
半朵花	一一八	愷 伯
俠婢	一一九	蔡病鵬
逆倫案	一二一	望 嶺
辛烈婦	一二二	翀 霄
白毛猿	一二五	蘭 因
匿形術	一二六	觀 欽
東林石生	一三一	朱秋白
瑞氏弟兄	一三二	冷 人
王某	一三三	憶 恨
狼齧相鬪	一三三	劍 吼

博禍	一三四	觀 欽
梁溪三傑	一三六	梁溪一醉
傅寬	一三八	尖 風
蛇丐	一四〇	紆 魚

名人筆記

多寶串 下卷

▲蕊宮夢影



編輯者 海上漱石生
校訂者 鐵沙徐行素

(墨老人)

程憐芳字詠芬。皖之休甯人。初亦舊家。居蓀溪。頗擅園亭之勝。父中落。且早世。然芳雖家貧。少孤。磊落不羈。不能為豪強折節。而窮蹙反加禮焉。性好靜懼。羣每值天朗氣清。風和晝永。必優游山水間。或臨風長嘯。或獨酌花下。寄傲樵漁。陶然自得。以為人生樂事。不是過也。一日芳忽染疾。輾轉床褥。自夏入秋。始占勿藥。自念病魔纏擾。未豁胸襟。時值金風。游爽炎暑。潛消蟾魄。吐光姮娥。新滿清輝。若晝木樨。風徐徐而來。沁人心脾。不覺心曠神怡。步月園中。其園寬數畝。花木翳然。雖值深秋。而蒼翠欲滴。兼之溶溶月色。寂寂花陰。幽雅異常。正足滌濯塵囂。令人神思清逸。復睹池中遊魚。吐月浮沉。泅泳憑欄。癡視久之。覺身若置水光中。寒侵難忍。逶迤南行。數十武。入一小齋。是齋為憐芳暇時修藏之所。几淨窗明。牙籤滿架。時覺寒散。玉樓光搖。銀海坐窗。前朗誦南華諸書。及至夜靜更殘。不覺月移花影。竟上欄杆矣。再觀銀河似練。隱約恆星出沒。其間俯見樹色森森。濃陰滿地。萬籟無聲。八方

多寶串 下卷

盡寂擁几凝神移時竟爲睡魔所制忽聞環珮鏘鏘香氣襲人柔荑撩袖恍惚間悠然而覺則直射眼簾竟有腦海中理想內之麗人在焉憐芳思今夕何夕見此粲者不覺神魂飛越而麗人則從容斂衽曰妾卽蕊宮所謂眞眞者是也君謫塵凡歷時已久然夙根未昧能從故人一遊乎憐芳未及答而麗人已攜手相將由窗而升大駭閉目則身輕若絮隨風直上但聞耳際作颼颼風聲而已少頃墮一所在啓視則瓊樓玉宇金碧交輝堂室幽深儼如王第而金釵十二羅列成行憐芳癡若木鷄莫措手足眞眞謂衆曰此子慧根已泯廬山盡忘言訖鼓掌衆皆粲然芳知其誚已卽趨前揖曰素未覲面何蒙謬邀且言故舊令人罔解尙乞明示以釋厥疑內有名絳仙者答曰君前身曾作此宮司香尉因曠職降謫人間至今念四寒暑矣妾前隸君屬部屢蒙青盼今眞妹偶遊霄漢見君對月懷思憐君寂寞又值宮主赴召故敢相邀也芳聞斯言覺心際間若有所悟亦自認爲夙因因含笑而言曰三生石上旣證前緣不幸某以久染塵心芳諱盡失可否許恢復前智絳仙颺然卽指首座一人挨次而告之又曰自君謫別蘭妹亦貶人間屈指計之十有九年矣君至人世幸爲物色爲吾輩一致意也俄進香茗飲之沁人肺腑未幾談笑歡洽筵宴大張珍饈羅列玉液貯杯中作流紅色復以火棗交梨相繼進獻非徒芳素生未嘗齒頰抑人世均未經見者也酬酢既久不覺微醺絳雪起席曰君今重步玉虛亦是了未了緣妾歌一曲願爲

君○籥○於○是○吐○丁○香○敲○檀○板○唱○崑○崙○之○歌○奏○鳳○凰○之○曲○聲○韻○幽○揚○裊○裊○不○絕○羣○仙○皆○起○舞○宛○然○身○入○霓○裳○隊○中○南○面○
王○何○易○此○哉○正○在○興○至○情○逸○忽○聞○鎗○聲○轟○然大○驚○而○寤○乃○知○爲○後○園○守○蔬○者○發○鎗○以○懼○宵○小○也○斯○時○也○月○正○中○天○
新○涼○似○水○烟○籠○山○色○宿○鳥○無○聲○宛○然○一○水○晶○世○界○而○銅○龍○漏○滴○已○三○鼓○矣○寒○氣○侵○人○不○覺○顫○噤○難○耐○急○趨○臥○所○聞○
床○頭○稚○子○嚶○嚶○作○夢○語○不○知○身○之○久○在○黑○甜○鄉○也○驟○擁○衾○臥○及○至○翌○日○三○竿○時○計○十○二○猶○未○起○也○因○憶○夜○夢○依○依○
如○在○目○前○念○蘭○妹○遭○謫○人○間○諒○非○虛○幻○萬○一○實○有○因○果○誠○奇○一○個○疑○團○正○難○解○釋○越○數○日○適○有○戚○中○在○滬○上○者○飛○
鴻○召○芳○略○言○今○春○申○地○亂○事○救○平○洋○場○未○受○兵○災○風○景○如○昨○曷○不○乘○輿○而○來○共○消○積○愆○連○床○話○雨○何○幸○如○之○芳○見○
書○心○喜○假○探○親○計○訪○武○陵○源○拜○別○高○堂○卽○日○束○裝○泛○一○葉○之○舟○欣○然○東○下○自○此○雲○階○月○窟○勝○地○遍○遊○廁○身○於○衣○香○
鬢○影○之○中○意○殊○甚○得○一○日○偶○至○南○郊○散○步○吸○受○空○氣○竟○忘○路○之○遠○近○覺○滬○地○雖○無○山○水○而○空○氣○較○足○亦○頗○別○有○天○
趣○正○徘徊○間○忽○一○女○郎○珊○珊○而○來○睨○之○絕○代○麗○姝○也○女○郎○見○芳○作○劉○楨○之○平○視○含○羞○帶○怒○匆○匆○而○行○芳○愈○爲○心○醉○
轉○遙○尾○之○行○半○里○許○始○抵○一○門○女○郎○款○扉○入○有○老○嫗○似○爲○女○母○也○者○與○之○作○耳○語○狀○嫗○卽○倚○門○而○立○女○已○入○室○中○
矣○芳○至○因○與○嫗○爲○禮○假○問○途○程○曰○某○寓○楊○樹○浦○今○迷○不○知○返○謹○請○明○示○嫗○不○解○所○語○女○憑○牕○答○曰○楊○樹○浦○在○北○郊○
郎○君○其○岐○誤○矣○嫗○老○而○龍○鐘○尙○曉○曉○詢○問○不○絕○並○延○芳○入○呼○女○煮○茗○女○不○應○嫗○復○呼○始○勉○強○以○茗○進○時○則○嬌○羞○無○

那急攀韓入。嫗又詢芳閨。及父母昆仲。芳答以椿謝多年。萱堂尚在。少壘篋。原籍皖之休甯人。嫗聞之。作喜色。而亦操徽音。謂芳曰。老婦花姓。亦休寧人。與郎君同鄉里。從先夫經商於此。二十餘年。生子女各一。不幸命蹇。夫故子又夭折。僅餘弱息。相與晨夕。伶丁異地。孤苦無依。生計仰女。十指僅免飢寒。君爲鄉人。願以弱息累君。俾先夫得歸故土。老身亦正首邱尊意。若何。芳以女語言警敏。知非尋常。復兼容貌絕麗。媿言正如磁之引鐵。未有不翕然合者。惟荆釵已聘。何可薄倖。倘始亂終棄。老嫗如此孤弱。何忍欺心。於是囁嚅良久。曰。實告姆某。已有室。不敢再下鏡台。有方姆命也。媿良久復曰。老婦榆影難長。恐一朝溘露。不忍使吾掌珠顛沛無依。君其媵之可乎。芳不忍重拂其意。乃慨然許之。時夕陽作紅殷色。而暮烟四起矣。芳訂以異日成禮。與辭而返。歸告其親。親亦爲之贊成。於是擇吉贅焉。定情之夕。女自言歲十九。字如蘭。頗好翰墨。自是閨中唱和琴瑟甚睦。是年冬。媿病逝。芳從媿首邱。囑携榼歸皖。並欲挈女南旋。女不願居篋室。遂家春申。每問女蕊宮事。了不記憶。然其名歲。適符夢中之語。是否究難確定。余與憐芳素莫逆。故深悉底蘊。緣心好奇。故珥筆點綴以記之。

▲明季奇人一

(張劍塵)

髯翁公武昌之舟人也。莫知其姓名。以髯美。故名焉。其時爲明代將亡未亡之際。獨操一舟。往來吳楚間。湖北黃

州府有陳大巖者。賃其舟。至金陵。見其髻五緙。長尺許。甚美。目光煜燿。如炬。心竊怪之。及暮。欲泊舟。而有水牛數頭。浴於江邊。適當泊處。髻公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蹄。擲岸上。如投毳毼。數擲而盡。舟遂泊。其舟之行。止不擇地。每至荒邱孤嶼。繫牂柯焉。大巖患之。髻公笑曰。壯士行何畏也。大巖俄見舟尾帷幙內有女子。年可十七八。嫻雅似士族子。益疑。一日曉起。遙望岸上有酒家。幟願謂髻公曰。能爲我沽酒乎。曰諾。索百錢。提壺而去。大巖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子。何從髻居。髻何人也。試語我。女泫然曰。妾杭人也。從父自粵西歸。舟次湘潭。一家十人。皆戕於盜。盜欲掠妾去。髻忽從他舟入。揮刃殺羣盜。盡殲之。妾叩頭請死。髻曰。吾非盜殺盜者耳。汝今旣無依。盍暫居我舟。當訪汝親戚而歸之。其無歸也。當爲汝擇佳壻。吾義不污汝。勿怖也。於是妾遂從髻居。此舟而髻自獨宿。篷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者。四五人相與登山入水。取蛟螭肉爲脯。以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或笑或哭。不知所語云何。夜半。或登高觀天象。歸舟輒大哭。取酒痛飲。飲醉復大哭。妾不知爲何人也。語至此。望見髻持酒脯。至大巖迎拜曰。公異人也。吾俗服安識公哉。遂與其飲。髻曰。萍水相逢。請留一言爲驗。君雖有文。然君之骨相必非科名中人。且今尙無子。大巖曰。科名有命。何敢妄求。但得一子。使祖宗血食不斬足矣。公異人也能爲吾籌策乎。髻沉吟久之曰。吾舟一處。女有福相。請以妻君。此女當生丈夫。子五君不能任也。然猶可一子。今日良吉。吾

爲君成之。卽呼女出。取酒合卺。成禮。悉以前盜所刦金歸之。大巖旣婚。思歸。髻仍自送。至九江縣。辭曰。天下將亂。君宜自愛。吾亦逝矣。大巖夫婦牽袂。竟留之。不可絕袂。去不知所之。大巖所娶舟中女。果生五子。其四子俱夭。惟季子存焉。

▲明季奇人二

(張劍塵)

前清康熙初年。有呂尙義者。江西大庾人。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爲盜淵藪。山有錫礦。羣盜竄聚開采。峒老錫竭。則四出剽刦。人莫敢居。惟尙義結廬其下。數十年盜莫能害。尙義與妻某氏俱善鳥鎗。百步可發三鎗。發無不中。每盜至。夫婦二人雙鎗並放。若連珠。然歲殺盜無算。廣車萬猴山。有盜魁藍姓者。率其黨數百人。白日持鎗炮。過大庾嶺。昌言往南源殺尙義。時尙義妻已死。一女亦能用鳥鎗。父女二人共殺盜百數十人。餘盜走匿山谷。南贛鎮聞之。命兩守備以兵來尙義。曰。官兵來甚善。盜在山。曷隨我來。可盡擒也。兩守備以林深箐密。頗憚之。不得已。從尙義往。尙義鷹目。雖百步外盜伏草莽中。皆見之。發鎗卽中。盜驚起。踰山走。官兵環顧莫敢捕。得其所遺器械。以歸。於是大庾崇義兩縣皆尙義。爭欲署爲捕頭。尙義悉謝之。曰。農民不願充役也。縣令聞於大吏。大吏召尙義。欲官之。尙義曰。小人爲明代遺民。不願爲清朝小吏。

苟有事不敢辭死。此衛民非衛濟也。南源有吾女。在可無憂矣。此外如有山賊入兩縣境。請從官兵捕之。賊聞吾至。即走耳。大吏喜厚賚而遣之。然山賊自是役大創。後終尚義之身。不敢復涉其境。

▲明季奇人三

(張劍塵)

侯老道不詳其姓字。寓京師五道廟。狀如六十許人。終日閉目坐炕上。不與人語。語亦不可辨。有范君者。居廟中。久。每於人定後。聞其與廟中道人語。頗明晰。云明代時。曾隸周忠武麾下。爲偏裨。忠武陣亡。曾收葬其屍。後遇異人。授吐納之術。故至今未死也。又云。滿胡薄寧武時。忠武守甚固。間一二日。輒匹馬入胡營。蹂躪一次。所向披靡。無敢當其鋒者。自賊營回。必過一橋。橋下水已涸。賊伏健兒橋下。伺忠武馬過。突出斫之。忠武若不知者。略撥以槍之末。而賊已顛仆數十步外。其勇如此。而城卒不守。可悲也。又云。吾在軍中。善用鞭。至今猶存其一於山西某店中。後再過物色之。已用爲馬鞭矣。其他所言甚多。范不能盡記。後不知所終。

▲蠻觸世界

(墨老人)

蘭溪王生。家素封。父洪光。邑諸生也。有大志。好談兵術。慕乃祖。手植三槐。子孫三公之故事。庭下亦植三槐。夏日。濃陰覆地。綠蔭遮天。隔斷炎曠。消除暑氣。生有父風。自幼英武。善騎射。又姿容秀挺。丰神瀟灑。出處每當盛暑。移

几榻就樹陰坐臥有賦友洪某趙某三數人時相過從或琴棋自樂或詩酒言懷有時酒酣耳熱縱談時事狂呼負負友亦知其性情服其學識樂與盤桓故恆在槐陰之下消此長日倦則黃梁一枕興味悠然一日與賦友醉眠有小吏控黑白衛持帖臨門跪請曰大王有緊急要公命迎先生籌策望撥冗偕行生接帖稍稍遲回吏復請曰大王久候恐見責先生諒之生乃出門命吏執轡引道須臾望見城垣雉堞差參旌旂飄蕩刀光劍影閃爍縱橫城外凡要隘地悉駐軍隊一似預備戰事者生無怯意揚鞭直入馳抵宮門吏請下少待俄傳命召見內庭便殿吏復引生前行由側門入一曲折長弄逶迤南向出複道前忽開朗別有天地楊柳夾翠松竹交陰葉底鶯聲如風引洞簫悠揚宛轉時一聞之醜解人煩惱醒人酒意生貪遊賞細步珊珊吏促之約數百武乃出深林大河一道橫亘當前波平似鏡水碧於油隔岸宮闕嵯峨牆皆丹堊瓦綫映日作金黃色令人目眩東首長橋高聳欄干皆黃金白玉相間而成橋面不知何物磳砌空明透亮竟如水晶有瑪瑙翡翠鑲作鳳彩牡丹圖襪墊於下由上視之精神飛舞彩色鮮明驚爲目所未觀過橋數十步入一大門門吏數十人皆青衣如內侍裝束見生來左右排班立意甚恭吏引生入東廊下生見丹陛高峻玉堂軒敞上有巨額顏曰養心金碧交輝的是皇家氣象方凝佇間忽聞鐘聲齊鳴笙簫備舉宮男內相數十輩簇擁一頭戴冕旒身衣龍袞足踏方頭朝靴之王者出傳宣

王○某○上○殿○生○見○此○聲○勢○拜○伏○於○地○莫○敢○仰○視○王○傳○旨○平○身○命○設○座○左○側○賜○坐○生○遜○謝○不○敢○抗○禮○王○曰○先○生○未○受○職○
爲○臣○匹○夫○不○妨○友○天○子○焉○有○客○卿○而○立○談○者○何○遜○爲○寡○人○蠻○氏○蝸○國○南○隅○之○長○也○帶○甲○百○萬○沃○野○千○里○子○孫○世○
守○獨○霸○一○方○向○與○北○隅○觸○大○王○締○約○結○好○各○君○其○國○兩○不○相○忤○不○料○敵○國○上○年○發○生○革○命○事○實○幸○將○士○用○命○不○數○
月○如○鳥○獸○散○大○半○逃○入○觸○國○百○般○慫○息○千○方○引○誘○觸○大○王○利○令○智○昏○竟○爲○所○動○陰○遣○奸○人○潛○入○內○地○私○結○黨○羽○運○
動○軍○隊○乘○間○擾○亂○治○安○寡○人○不○得○已○廣○設○偵○探○一○有○所○聞○不○動○聲○色○迅○飭○警○察○兜○拿○不○問○公○罪○私○罪○國○事○犯○民○事○
犯○鎗○斃○了○幾○個○在○數○的○亂○黨○以○副○祖○宗○定○國○之○意○觸○大○王○聞○之○大○怒○責○問○寡○人○蔑○視○觸○國○前○月○違○爾○失○和○下○哀○的○
美○敦○書○與○寡○人○宣○戰○觸○國○兵○強○馬○壯○砲○火○猛○烈○兼○善○駕○飛○艇○高○下○轉○捩○莫○不○自○如○能○升○高○至○一○千○七○八○百○米○突○鎗○
砲○皆○不○能○及○偶○失○防○衛○下○駛○輒○爲○炸○彈○所○中○當○此○之○時○寡○人○不○得○不○調○取○拳○王○義○王○率○同○全○族○合○兵○防○堵○觸○軍○掠○
地○邊○陲○蹂○躪○之○慘○古○所○未○有○前○接○崆○峒○縣○知○事○奏○報○觸○兵○數○千○突○圍○縣○署○勒○令○知○事○供○給○牛○羊○鷄○豚○馬○料○等○件○稍○
有○不○遂○褫○衣○倒○懸○燒○鐵○椎○烙○入○穀○道○署○中○書○記○某○一○言○不○合○卽○遭○此○刑○登○時○椎○從○口○出○五○臟○焦○爛○七○竅○生○烟○而○死○
蠻○民○翻○翻○美○少○年○及○婦○女○之○有○姿○色○者○悉○數○充○龍○陽○供○奉○誰○無○子○女○誰○非○生○命○先○生○試○思○人○道○主○義○之○文○明○國○顧○
如○此○乎○寡○人○不○武○寧○瓦○裂○矣○言○至○此○聲○色○俱○厲○按○劍○挺○立○音○震○殿○庭○殿○上○殿○下○男○女○數○百○人○莫○不○目○眦○盡○裂○髮○皆○

上指然儀容整肅。各各屏氣。寂無聲息。王復言。第一次交綏。尙無大損。前日復合。卒雖小。往來便利。敵人面目。手足。輒被中傷。惟右翼義兵太弱。觸軍用機關炮機。關鎗。猛擊攻開一角。紛紛亂竄。牽動全局。是役損失甚巨。當夜又下一炸彈。擊碎涵性殿角窗壁。俱震。寡人集合文武。籌備防禦之策。僉稱先生足智多謀。倘得屈駕充元戎。主戰敵不足懼矣。先生其亦有意乎。生以少年英傑。六韜三略。研究有素。見獵心喜。適足及鋒。而試遂奏道。臣以儒生。雖讀父書。戰事殊無經驗。勁敵當前。深恐有負委任。不如暫充參謀。隨軍効力。一則免驟易生手。軍心不服。一則可相機決策。設奇制勝也。王曰。善。生持符節走馬戰地。悉心踏勘。得形勢優勝地點。籌密林深數十里。儘堪設伏。遂與統帥部署完備。敵軍適空國而來。由孱隊誘入伏線。伏兵齊起。敵軍砲火雖利。蠻兵以山爲障。百不及一。左右夾擊。砲彈如雨。聲震天地。可憐觸軍到此。前有高山。後有大河。任是三頭六臂。只恨父母少生兩翅。不能從空飛逸。一時身首並裂。血肉交飛。數十萬人。悉葬於毒煙烈火之中。橫屍倒骨。河水亦爲之不流。觸大王無力再舉。蠻國竟一戰成功。奏凱而歸。蠻王大悅。郊迎十里。握手謂生曰。寡人之國。先生之國也。先生有大功於蠻邦。寡人何以報先生軍隊。其奏樂前導。寡人與先生按轡徐行。連路百姓焚香迎接。高唱國歌。同賀得人。婦孺紛紛走告。爭以得一識面爲榮。生高坐馬上。神采飛越。願盼自雄。適入國門。忽馬蹶而墮。頓覺己身醉臥槐陰。耳

際軍樂猶依稀未絕音也。蹶然驚起大呼奇夢回顧膩友睡興方酣枕邊有巨蝸一雙目炯炯兩角森森昂首向生。若有不勝繫戀之意。生首肯曰。其是也。夫其是也。夫。

▲騙妻奇談

(夢魁)

王愛蘭杭州城外農家女也。幼失恃。父以勤農起家。稍有積蓄。年十六。父歿。往依慈谿姑氏家。願女雖出農家。而丰姿楚楚。婀娜動人。村人以安琪兒目之。鄰有某甲。浮滑之少年也。家貧而好色。覬女美。又眩其多金。百計媚其姑。日與女把晤。姑與女皆惑焉。久之。過往漸稔。相愛愈篤。少年喜以爲彼姝。誠有情於己也。一日。少年至女家。笑談甚樂。乘間露乞婚意。女忽怫然曰。君何堪言此。試自一審家境。若何。蓋謂其貧也。少年答然若喪。不敢復語。惘惘然歸。展轉中宵。以籌對付之策。繼忽猛省曰。此事不可以遊說進。當以計取之也。遂踉蹌出門。購紙銀元一千枚。復至友人家。告借五十金。並攜以歸。是夜三更。萬籟俱寂。少年徐徐自牀中起。出日間所售紙銀元一一佈置桌上。復以五十金循環取而數之。再而三。三而四。至數十次不已。狀如銀行家細驗其銀。洋之真假。然時則丁當之聲。直達戶外。咄咄險哉。梁上君子將奪門入矣。然少年意有所屬。初不以此爲危也。女臥室與少年之寓遙遙相對。中僅隔一園圃。時女方徘徊燈下。眸眼惺忪。蛾眉顰蹙。若含無限幽怨。默思少年求婚之熱情。芳心中未嘗

不爲感動。然一轉念。個郎阮囊乏。季子之金。阿儂亦難爲無米之炊。徬徨却願無能。或決正躊躇間。忽聞丁丁之聲。由窗外來。出少年之。疑訝滋甚。亟推扉出。潛就門隙。覘之。則見室內光輝如雪。之阿堵物。纍纍滿破桌上。而其意中人。方皇皇然整理此物。一一納諸破箱中。爲數頗不資繼。又於一箱中。取出數十紙包。以意度之。殆爲紙幣無疑。女愕立良久。自語曰。彼固窮漢。果何由得如許金錢哉。豈此纍纍者。皆非義之財歟。然吾素知彼忠厚誠實。必不出此。於是輾轉終夜。百思不得其故。尋忽恍然曰。噫。儂誤矣。彼殆非窮特一守財虜。窖金藏寶。不欲顯諸人前耳。越日。少年至女家。女迎之。堅握少年手。久久勿釋。情倍平日。並欣然嬌呼曰。儂身已屬郎矣。少年大喜。過望。又逾月。少年得博金甚巨。乃與女行合卺禮。花燭之夕。置酒宴客。親友盈門。居然一富有之家。女竊暗喜。不知前生何修。得此數月後。少年囊資告罄。不得已訴實情於女。前女聞而大悲。然已成舟。徒呼負負而已。

▲白蓮菴尼

(墨老人)

妖尼慧空。湘中資江白蓮菴主也。俗呼慧姑。本益邑西鄉接龍堤人。父徐公有良田百頃。年入租穀萬餘担。富甲一鄉。母唐氏無子。中年得女。意甚愜。慧姑生而潔白聰穎絕倫。父教之讀。七八歲時。漢唐詩文。皆能成誦。出筆亦雅潔無塵俗氣。刺繡女紅。凡花鳥人物山水等類。惟妙惟肖。栩栩欲活。徐公夫婦甚鍾愛之。恆於碧紗牕下。觀慧

姑弄翰拈針以爲樂。年稍長，髮覆額，體態輕盈，眉目如畫，明眸皓齒，回頭一笑，令人消魂。徐公相攸甚，苛闔郡。翮佳公子求婚，一以面接，秀外者恐慧中才高者。又嗤貌陋，年登二八，始歸富紳。某之子結褵之日，亭亭玉立，飄飄欲仙，座客數百人，莫不艷稱雙絕。于飛賦罷，伉儷甚篤，慧姑性柔順，善事翁姑，族黨一接，以謙恭聲譽日隆。隆雀起一日，有小姑自夫家來，陳生適赴長沙應郡試，陳母命伴宿新婦，既而小姑謂母曰：「兄嫂二雄並峙焉，望徵蘭，陳母大駭，且曰：『女試之乎？』何其確也。新婦已三閱月，琴瑟甚調，未聞反目，果爾，兄其安之乎？』小姑欲語不語，面發赤，淚盈盈奪眶出，若有不勝愧憤者。良久，乃曰：『母親誤我兒來，省親何處？』能下榻，必欲體貼新婦，命兒作伴，此後何以對兒夫耶？』母益駭，窮詰顛末，小姑不得已，盡情吐露，且謂渠言未嫁時，實爲處女，却扇之後，上午化爲男，過午又化爲女，自是率以爲常。兄惑其艷，是以相安無事，然似此其何以堪？孫若兒則白圭之玷，木已成舟，言之何益？徒增慚赧，不可爲人耳。陳母聞言，百方解慰，且曰：『汝雖受害，究與男子不同，何必自苦？如是所不解者，汝兄貪戀艷妻，容忍不發，我惟一子嗣，續必從此斷絕。徐氏誤人不圖，一至於此耳。』乃密白陳公，議休棄別聘。徐姓如有異言，必首之於官，當以妖人按法治，否則何必破兩家顏面，演此醜劇？籌畫既定，不動聲色。凡慧姑問安視膳，對之一如平時。未既生歸，陳公夫婦喻以義，生亦俯首無辭，劬作休書，僞遣歸省了此一層公案。徐公

發書驚悉。手顫齒擊。讀之幾不成聲。命婦詳詰其女慧姑具陳。且曰。兒命也。夫若早發見。當效北宮嬰兒。撒環瑣。至老不嫁矣。然亦早慮。陳宅必有今日。所以問道求容者。實欲假人情。彌天憾。子嗣付之側室耳。今若此兒亦無顏入陳門。父母生兒不能孝養。辱及家聲。禍自天申。勢難自主。請父母此後對於女兒。譬如多畜一豚犬。賜田數畝。地數弓。結小小茅庵。頂禮空王。了此殘生足矣。言至此。淚欲下。不下一若有不勝悽惻。無限悲涼者。父曰。善。今日之事。玉碎香消。余情既弗忍。擇人改節。陳事卽前車一誤。不可再誤。非此不足以處汝。南村白蓮庵。汝祖母願香火也。老尼法華。前日適圓寂。住持未定。汝可取萬念皆空之意。更名慧空。永主香火。毋生妄念。用修來生慧姑。聞父言。反悲爲喜。卽日入白蓮菴受度。至前清光緒壬午。余去湘時。慧姑年七十餘矣。數十年心如鐵石。以清修聞。非有靈根。慧性不及此。吾不知造物既造此麗質。何以忽惡作劇。俾成人妖質。諸寰球格物家。有能詳言其理者。老人當洗耳恭聽也。

▲巨蠍

(郭血莖)

海陵陳翁。中牆壁下有一穴。深不可測。翁知有異。命園丁潛察之。有蠍自穴中出。狀如小魚。遍體黃色。照日下有光。每出必嚙食樹木。翁慮其爲患。乃用泥土堵塞穴口。覆以大石。數日再視。則蠍更穿一穴。蠕蠕出。復以毒藥

置餅餌中誘之亦無效。翁遂無計。城西某丐畜一蛇長約尺餘。黑質白章。曾與他蛇鬥。均獲勝。愛之如珍寶。聞陳翁家有蠍。願以此蛇往試。翁喜。延丐至家。引蛇至穴外。蛇耽視良久。忽蜿蜒入。少頃隱見穴中。白光閃爍。自辰至午。白光漸隱。聲息俱無。丐曰。殆矣。乃掘穴見蠍。螫足均斷。而蛇之腹爲鉤刺破裂。亦斃。丐愕然。惱悔若失。淚爲之下。翁酬以十金。固辭不受。攜死蛇去。後陳翁掘穴得石棋盤一。據關係明代古物云。

▲胡雪巖軼事

(塾叟)

胡雪巖爲杭州鼎鼎大名之富紳。居處奢美。埒於王侯。市上刻有其生平事蹟。行世書名。卽曰胡雪巖。從而讀之。奢侈行爲。躍然紙上。真有石崇第二之慨焉。其人性極好色。且有酷愛婦人裙鉤。纖小之奇癖。卽俗所謂愛嗅小脚。香袋之流也。姬妾多至二十餘人。心尙不足。時鬪風流笑柄。傳播於世人云。其人乃猿猴轉世。蓋因其好色性成。而有此迷信之談也。有二妾。因貌美而足不織。年已二十餘歲。逼令重裹。致損筋骨而亡。江山船有妓曰童醉玉者。貌美而裙鉤尤纖。絕真得三寸不足二寸九之美譽。當時杭府某公子極相愛。暱路柳牆花等語。禁樹胡偶見該妓。亦魂不禁。銷立思。染指龜鳩。囚公子故。差令卜晝。而不卜夜。胡大悲。謂妓乃公物。豈能獨占。因與某公子爭夕。願出巨金。脫妓樂藉。互相爭加。至八千金。卒爲胡所得。惟懼公子尋事報復。不令列入金釵隊裏。而另行藏。

嬌於作蟻媒之某媪家。不三年被媪暗放白鴿而遁。或云實偕某公子仍歸趙璧。未卜然否。胡雖勢大於此事。却無可如何。暗自搥牀拍桌。嘆佳人之不我愛而已。又一日至甬遊僧寺。見一淡粧素服之少婦。進香蓮鉤一掬。適投所好。胡尾隨至其家。峻宇雕牆。乃陳姓紳士家也。該家祇婆媳兩人。婆鬚髻媪。媳尙新寡。胡覘其如此。乃厚賄媒婆。勸令改嫁。不成。以重金啗其婆媳。亦不就。因賃屋其旁。思爲鑽穴踰牆之計。不料少婦仍拒之。大聲呼救。鄰衆畢集。拳足交下。復欲縛而送官。幸賴孔方兄爲和事。老頓時煙消霧滅。惟此一塊天鵝肉。終於想不到。手狼狼回。杭深諱其事。不但言不會遭擊。且言不會蒞甬。是種苦惱啞子吃黃連。蓋有口難言也。余得其此等消息。緣有胡之近身臧獲。胡敗後。備於余之友家。暇時詳其顛末如此。爲胡雪巖集中所不載。因戲錄之。

▲黑魚化蛇

(岳)

浙江嘉善縣屬之陶莊鎮。義豐雜貨行內。有會計室一。主任者日於其中核計帳目。然不出三月。必兩腿浮腫。漸及胸腹。醫藥罔效。初以爲偶患癥症。殊不之異。迨後屢易屢死。始疑及此室。然不知其故。不得已。廢而不居者已年餘矣。一日有弄蛇丐過其門。曰此屋有毒蛇。能導我一觀乎。主人異其言。引之入內。巡行各處。至會計室桌下。一小穴。曰在是。幸尙幼稚。猶可爲力。若雙目一明。一屋之中。定無遺類。非我力所能制矣。主人懇其捕捉。丐約

以十日爲期。及期，丐持一筐至中貯青草。丐卽以草嚼爛，遍塗全體。又食草一枝，戒他人勿前取。掘穴下得一物，狀似魚而長，雙目未啓。丐持槌擊之，物跳躍不已。良久始斃。曰：此物乃黑魚所化，噓氣甚毒。主人大悟。蓋是室初作庖廚，因屋宇不敷，闢爲帳室。數年前果有黑魚一尾，待烹而忽失所在也。乃酬以二十金，歡謝而去。

▲淫盜之媒

(冰心)

馬橋鄉農王某，雖家非小康，然良田十畝，秋穫所入亦足以供溫飽。三時勤勞，及冬休養，熙然至足樂也。某年新年，王偕鄰人滄茗茶肆，其婦獨守門戶。有子方在襁褓，婦逗兒笑樂，忽有呼捉牙蟲算命之老嫗過其門。婦念星纔易，盍與兒一占流年，因招嫗入告。以故，嫗指排算目光四射，囁嚅若欲有言而弗敢者。婦訝曰：豈吾兒有關煞耶？願嫗明以告吾，俾知所預防也。嫗瞿然曰：然是兒命中有落臼關，不能過三歲。娘娘怨余直言，幸勿見氣。婦惶急曰：然則嫗能爲余禳解歟？嫗遲疑有難色，旋曰：有之。惟娘娘能以二百文爲金壽，婦大喜，首肯。嫗曰：此處想必有打米之臼，請導余一往。婦乃導嫗至屋後，嫗命婦踏臼，使而置兒於臼中。誑婦曰：余往取符籙焚之，卽可禳解。幸略待毋躁。婦唯唯，詎入屋良久不見復出。兒則大啼，婦惶急，萬分大呼求救，然不敢去。蓋一去足則兒成靈粉也。迨至隣衆畢集，抱兒入屋，則嫗已杳不知其所之。而稍少值錢之器皿什物，已俱不翼而飛。始知受

愚。博。妻。不。迭。朱。柏。廬。先。生。有。言。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觀。于。此。而。益。信。記。之。以。告。世。之。篤。信。三。姑。六。婆。者。

▲雷殛異聞

(哈生)

民國五年八月常熟東門外約三里許某村有某甲者蓄鷄若干爲黃狼捕其一不卽吞噬銜而置之於隣乙家鷄死矣乙得鷄大悅不暇查究遽烹之甲失鷄不知其捕於狼也舉家皇皇以爲被竊乃四出搜尋至乙家聞廚下香氣撲鼻鷄且熟矣忿甚不卽呼乙私視之果鷄也凡鄉居窮戶蓄鷄多不出十頭隣里皆熟知其數至是則奔驗其栖而鷄數無缺甲諗知鷄必己物爲乙所盜見乙有子尙未周歲意舉而投之釜中悄然而歸須臾日中矣乙婦以爲鷄火候已足得一飽口腹欣欣入廚下舉釜蓋視之則兒爛熟矣痛極之餘以爲兒必誤投於釜然已不救念生平只此一塊肉乃遭慘死婦人計短最易輕生遂投河自盡乙見其妻久不出入廚覘之則兒在釜中覓妻不得痛而大號後聞河中溺斃一婦急奔視之赫然妻也一慟欲絕默念一家俱死非命何味獨生遂自縊死逮鄉人見乙家無人入內探問得覩斯變驚異莫名急將乙夫婦救治時天忽陰晦陣雲四佈雷聲轟然無何霹靂怒鳴甲夫婦均遭震死而乙夫婦則因救獲蘇最異者攘鷄之黃狼一頭竟亦爲雷轟斃以是此事哄傳一鄉至今村人猶津津互語之其信然歟河豐隆君若是之捷於影響耶

▲怒睛雞

(頑漢)

嵩山之陽。春日啓蟄之後。居民嘗夜見少室之巔。紅光兩道。一長六七尺。一長四五尺。蜿蜒天矯。若火龍然。鷄鳴。遂隱。經秋。卽不得見。僉莫測其故。初山下有農豕。畜一雄鷄。氣象赳赳。重約十斤。所生之卵。無不覈者。主人寶之。呼曰老雄。十餘年不肯殺。後忽以數十卵哺之。僅鬻一雄。其餘盡艱。主人懷怨。以爲不祥。一日有番賈來。注視老雄。與新雛。問主人肯市否。主人正慮老雄年久無用。姑漫應曰。客若肯出重價。那得不售。客問此兩鷄需價幾何。曰五百足矣。客喜曰。諾。主人初固索錢數。見客遽諾。故戲客曰。我所言五百者。固銀數。非錢數也。客沈思曰。果爾。五百銀。亦所不吝。毋再翻悔。主人大喜曰。君如數將銀來。誓不翻悔。翌日。客果攜銀付主人。主人乃籠兩鷄付之。牽客袂笑曰。我初固戲君耳。不謂果如其值。敢問需此何爲。客笑曰。君旣見問。不敢不告。君不見少室之巔。紅光兩道乎。曰。然。曰。此蜈蚣精也。一父一子。再百年後。少者長成。一方禽獸。蠶食無遺。且不免災。及小兒實爲大患。雷且難治。今少者尙稚。老者勢孤。尙不敢公然肆虐。惟此兩鷄。足以制之。老雄固無足慮。惟新雛初覈。當飼以珍物。庶可速丰其毛羽。壯其筋力。矧聞數十卵。僅得此雛。可知精氣獨鍾。無怪其餘盡艱也。計明年此時。新雛當亦可爲老雄之助。制兩妖不難矣。曰。此兩鷄與他鷄何異。曰。凡鷄皆隄皮上。掩此則相反。名曰怒睛鷄。是鳳種也。遂別。

去歲星一周客果攜兩鷄來訪主。其雛已長成。居然與老雄相等。客卽下榻主人之家。他日又見少室紅光。百道客呼主人曰。妖物又出矣。越日薄暮。客攜鷄獨往。主人欲同往觀之。客止之曰。君不能勝妖氣。中毒可慮。客去。主人留心遙察。二更後見少室之巔。紅光復灼。猶之掣電兩股。以閃以爍。或東或西。或南或朔。或抑或揚。或分或合。或屈折如環。或直伸如索。或迴旋如鷹盤。或奮激如魚躍。或少卷而驟舒。或將前而頓却。燿燿焉。淪淪焉。忽。忽。五尺。孛芒。疾馳斜掠。半明半滅。陡萬丈而一落。主人色。賊心。喜知小妖已告殲。尙有紅光一道。忽高忽低。著卽若離。氣漸披靡。知其亦無能爲。果不一炊黍時。宛然敗葉。漾空慘爲狂飈。之所摧。飄蕩蕭颯。頽然而下。墮荒畦。紅鷄悉絕。東方旣白。主人知兩妖並除。姑烹茶以待客。俄焉見客左手籠鷄。右手以樹條貫拽兩妖。而至。主人迎而覲曰。知大功告成。喜爲君賀。客嘆曰。兩妖雖除。惜兩鷄皆受重傷。奈何。主人視小鷄。覓體毛羽。脫落殆盡。僅存一息。老雄亦毛羽。離離。精神沮喪。又視其蜈蚣。大者長約六尺。左鉗已脫。足尙有一二蠕蠕動者。小者長五尺許。雙鉗並去。足已夷其大半。儼如枯木矣。主人問此尙有用否。曰。紅光外燭珠尙不少。卽兩軀殼以製刀劍。鞘亦值千金也。乃以兩鷄授主人。屬善視之。且謂出力過甚。小雞不過十日。老鷄不過半年。皆當羽化。有功於人。尙其護之。其身受重毒。切不可食。慎之慎之。越日客辭主人。又以二百金相謝。以木匣盛二妖。負之而去。後兩鷄舉如期先後。

俱斃主人謹遵客所囑並瘞之。

▲爛肚寶

(墨老人)

爛肚寶者前清道光時新安古歙杜七斤之次子也。七斤業農性樸質聚鄧氏女生二子長曰大寶次曰小寶大寶馴謹能繼父業小寶心機活潑舌鋒犀利迥與父兄不同每一舉動往往人受其愚而不覺回思反因而失笑故羣目之曰爛肚寶生平趣事甚多相傳有買缸一則聞之殊令人噴飯爛肚寶世居岩鎮時鎮中市屋櫛比人烟稠集較今日屯溪爲尤盛爛肚寶本一游民不務正業一日闕糧幾不能炊貸於戚某得米三斗效子路負之而歸然兩家相距將有十里之遙負戴亦殊匪易隨行隨歇兩目四射亟欲謀一息肩者忽見東路有人擔缸數口赴鎮求售爛肚寶喜曰代勞者來矣亟呼買缸問斤價賣缸人揣曰予業此半生曾未有論缸輕重取值多寡者若然何止利市三倍遂答斤價八十六爛肚寶許以錢八十交囑令送門取值賣缸人喜擔缸前行爛肚寶負米隨其後方十數武呼賣缸者曰此物寄缸中一擔可乎賣缸者爲利所迷不暇思索遽許之米入而缸忽前後不稱移一缸於前肩乃擔之行爛肚寶始免負重之累到門起米命少待賣缸者憩於門外竊計最小之缸權之亦得一鈞重論值在二千以外較大較重值量較多自不待言今日遇此愚人運佳哉意中籌揣忐忑頗不自

持俄見爛肚寶一手握秤一手攜竹籃一鐵鎚一自內出曰買三斤請敲一塊賣缸者不允零賣爛肚寶曰我亦與爾議成件遵爾價值三五斤當任我意將鎚強擊其缸丁丁然缸將受損賣缸者驚慌無措兩手捧缸大呼求解爛肚寶忽一停擊賣缸者匆匆擔缸如飛而去口中但謂晦氣晦氣十數步外聲浪猶在耳中也

爛肚寶因是名大噪人多畏之不敢近一日有江北人載鷄卵滿擔入市求售聞其名有戒心每當論價兩目下垂偷窺購者面貌適遇爛肚寶見而怪之初猶以爲有目疾怯陽光也徐察知其別有用心尾之至下街人烟稍散落忽稱買蛋以言餽之賣蛋者喟然曰吾儕離鄉別井負販而來冀博蠅頭利以贍家也聞貴地有所謂爛肚寶者無論何人每遭狎侮或竟資本耗盡故惴惴焉欲避之耳爛肚寶曰此人爾識之乎渠真一無賴子誠不可遇我前日無意中遇之受害匪淺避之誠是語次購蛋四百枚一時無物可盛見方氏宗祠大門外有四旗杆墩高可齊腰乃令賣蛋者就石墩掖起衣裙作盛具一五一十點入衣裙之內點數未滿而蛋已高出石面纍纍堆積如蛋塔然爛肚寶知其一步不能移矣乃向鄰家嗾出惡犬張牙舞爪直奔而前賣蛋人患蛋之有損失也兩手牢握不敢動見犬跳躍將近身急極狂嘶繼之以泣爛肚寶乃明告之曰客民來此例當問禁寶爺且不知稱呼敢直稱爛肚寶乎今日看是我爛肚抑爾爛脚賣蛋者乃知此卽爛肚寶連呼寶爺冒犯乞恕爛肚寶乃命

旁○人○移○蛋○入○担○揚○長○而○去○

▲鬼迷道士

(病鴻)

青浦一有小鎮。鎮之中心有觀音古寺。鎮因以爲名。寺西偏附建火帝一殿。殿頗寬暢。每當盛暑時。一般茶博士。設肆其中。爲游人納涼之處。鎮東有一江。名神童。上架一橋。藉通行人往來。父老相傳。江中有落水鬼。爲異常在橋畔。三年必有溺死其中者。俗謂討替時。或驗之行舟。過此。咸有戒心。有某羽士。住離鎮二里許。每日上鎮。必經此橋。一日至鎮。在火帝殿啜茗。晝長無事。集二三同道。作葉子戲。以消遣。未幾。羽士喃喃作問答語。忽然中止。棄牌去。局中人大異。尾隨之。羽士出東市梢。行經橋畔。卽不見人。皆疾趨前進。見羽士身臥淺灘。足已入水。口中猶稱來矣。來矣。不已。急拽之。岸。羽士昏迷如故。衆挾持。行折回。火帝殿。甫入。神智稍定。灌以茶。卽醒。咸相問。故。羽士言。當打牌時。有一老者在門外。招余飲。卽隨之。行道路甚坦。兩旁樹木森森。中設一酒肆。近在咫尺。余急切向前。兩足似覺爲繩所絆。頗難於行。言次。手指殿外。而大呼曰。今老者尙在庭前也。衆皆譁然。羽士復曰。老者去矣。驚恐。奚爲人告。以入水之故。羽士茫然不知。一時咸相私議。謂卽此落水鬼爲祟。然某羽士至今尙在人。咸呼之爲鬼迷道士云。

▲凶宅二則

(譙園子)

吾邑里仁巷有廈屋一，當紅羊時，屋主盡爲髮軍所戕，而據其屋爲館舍。後髮軍敗退，其族人返移尸滌血而居。每至午夜，輒聞鬼聲啾啾，然不爲祟。惟後園中水榭三間，人不敢居，居則必死。一日，前屋主之婿某至，詢及園中景物，因告以水榭事。某自矜膽壯，云：「其地爲平素燕息之處，不聞有異。至夕，攜僕往臥，夜將半，聞樓梯作響，甚厲。見一鬼披髮流血，直前攫某。某一時惶急，奔避門外。其時皓月當空，無殊白晝。某植立月下，鬼遽巡不前，似有畏月意。移時，月光漸上，鬼亦漸進。迨月上半牆，鬼直前攀其足，某窘甚，大呼曰：『不圖某今日竟死此乎！』鬼忽揮手易容而言曰：『子吾婿也，吾待汝久矣。』某難未作時，有金珠巨萬，藏於罍壺衣篋中，及一門被禍，無人知者。吾特守此以付吾女。汝既來，吾願償矣。倏然而沒。次日，某言於其戚，毀壁視之，果得金珠，無算。自後遂無他異。

▲凶宅其一

(譙園子)

南省造屋之匠，每挾邪術，稍拂其意，輒以法斃人。居其屋者必無幸。邑有武姓者，多財而齎，造一屋，頗華美。惟待選工匠，殊苛匠術，作法而去人無知者。嗣後入其室，輒患頭瘡百藥罔效。人不敢居。日久，遂廢。鄉先生某與武爲比鄰，欲闢一園，以廉價市得之。另營囊樹鳩工，毀屋及樑，間得木人一，以細針刺首兩手，作抱頭狀。始知此屋

不吉之由來舉而投諸火其怪遂絕。

▲還魂異聞

(定海王萬良)

幼時聞母言余鄰有馮氏嫗者年五十許家貧一子一媳一孫頗難度日無何嫗病死時值隆冬漸俗凡人死須越二三日始殮况嫗家乏資購棺兒媳皆手足無措越二日仍無所有方號泣間嫗忽蠕蠕動疑爲尸變驚駭萬狀狂呼疾奔比至戶外聞嫗竟能呼子媳名方知還魂返而視之強健如昔一若毫無病狀者詢以死後情形曰珠無別異惟己身如入瓦礫場雖行行復行行而終未見一人但聞遠處唱歌聲不絕於耳際而已後聞此嫗壽至七十餘而終。

▲遊龍勁

(墨老人)

人必有尙武精神乃能擔任繁劇效果見於身世基礎實本於家庭猶憶同治初年吾父避粵寇挈眷赴湘因余多病瘦瘠不堪六七歲時猶是面黃如菜手足枯削如柴人謂余不能育余母亦恆切隱憂父曰無妨稍長當授以遊龍勁法令早曉筋力運動自有奇效余聞而喜私請母促父傳授父屢靳不予年十三始得從事父曰三年之後方能成功雖鐵石及身亦無礙余益喜練習不輟時居益陽邑中拳師開場授徒雖風雨大雪十里之內必

有余之踵跡。非習拳術。亦聊以飽眼福也。遊龍勁習至二年。竹木擊撞不能傷。竊以自喜。父忽授四書五經。窮理盡性之學。問而遊龍勁遂不彙。作輟繼則盡棄。而勁亦盡退。功敗垂成。至今可惜。然身體則已強壯。精神煥發矣。乃知父始授以遊龍勁者。實氣體也。繼授以性理學者。化氣質也是。皆家庭教育之因材而篤者也。小時之事。得之吾母。於今回首五十年矣。庭訓如昨。感念深之用。將游龍勁法述之如下。習游龍勁最好莫如童男子。每日清晨起牀。未經小便。櫛沐之前。鋪席地板。四肢據地。身段橫空。不著席頭。與肩膀從左徐徐遊至右邊。卽由右復徐徐游至左邊。周身皆動。作一圓形。首前進則踵亦向前。首後退則踵亦向後。腰膝平伸。望之如龍之游行。故名游龍勁。臨臥時習亦如此。始則十指點地作籠狀。手掌虛空。若指無力則當先用手掌。遊之度數自一度漸加至五十度。三五月後不以為難。則減一指。用八指。復從一度漸加至五十度。三五月後不以為難。則又減一指。用六指。以後遞減至一手指。一手指遊至百度不難者。則功夫至矣。雖然此法言之若甚易行之實甚難。難在習練之時。口中呼吸之氣不宜忽長。忽短。入亦不宜忽短。出亦不宜忽長。入務取出入勻稱。爲要點。否則人必受傷。其初二三月咳嗽吐白痰。由白而轉爲淡。由淡綠轉濃綠。而血來已成不治之症矣。故不能深得此中三昧者。慎勿輕試。以自誤也。

▲寺僧

(程半帆)

余家之東有寺焉。寺中僧蒼顏白髮，一帶髮僧也。余幼時不知其來歷，但覺其人和藹可親，無疾言厲色。及至十六歲，稍稍知敲棋之道，微聞寺僧精此，乃趣而與之奕。老僧初推不能屢逼，而始允一局告終。老僧負半子，三次皆然。余怪而問之曰：方丈之棋，聞素高於人，何以三次皆負？又何以三次皆負半子？方丈其有以教吾乎？老僧曰：居士聽之，余非真負，惟不願己勝耳。蓋余非他人，李秀成手下之百長也。自秀成敗後，已成厭世派，實告居士，余亦有小技，在居士前可一試之。時階下有小石如盆，僧拾而置之，桌以手觸之，立成碎粉。余爲之咋舌者，再旋即辭出，後不知所終。

▲潘皮匠

(海濱駿乎)

老友陳君竹君，前日過敝齋，語余曰：吾鄉（陳君自稱）潘某者，家本貧乏，擔皮匠爲業，會當洪楊起事，全國鼎沸，吾邑亦遭其厄。一日，潘途遇軍官，以擄金托寄，且與之約云：事息而我返（軍官自稱），則均分此金，否則可盡爲汝。有。其。後。官。軍。竟。凱。旋。歸。潘。設。盛。筵。款。之。軍。官。昂。然。曰。疇。托。之。金。可。出。而。分。矣。潘。聞。而。樂。甚。時。席。中。尙。有。朱。某。爲。潘。之。表。弟。與。潘。甚。密。故。不。諱。酒。半。酣。朱。暗。語。潘。曰。汝。何。不。知。獨。享。其。富。而。甘。與。人。分。肥。耶。潘。曰。是。惡。乎。可。且。以。

若所爲難免。後患朱瓘笑曰。愚哉。不可殺耶。潘聞之初尙驚疑。既而其一點天良。終爲金錢戰敗。瞿然曰。事可行乎。朱曰。汝胆怯者。我可代汝辨之。於是其將軍官灌之大醉。扶至寢所。早已胡帝胡天。不解人事矣。朱遂抽軍官腰刀。猛斫之。軍官死。卽移屍江中。潘以數千金爲朱某酬。由是潘爲豪富。而朱亦稱小康矣。然朱某後以暴疾死。生一女性。甚淫蕩。卒被殺於醋海之中。卽潘某家亦屢見被害之軍官出現。生一子。愚且傻。時發狂病。病中作軍官語。云。速分我金。否則將焚汝廬。燬汝屍。潘聞之大窘。輒盡購台鎮。鎡錠。叩化。並建立闕廟。以祈神佑。然神漠然不佑。而爲災如故云。

▲汪文端公軼事

(學老人)

文端公汪由敦。休寧宦途之巨擘也。嘉道時。位至宰輔。值林清謀不軌。帝由地道走避。公以三朝元老。攝政三日。不動聲色。卒誅大慙。老謀。碩畫。彤管流輝。雖古名臣。不是過相。傳其幼時。卽有不與入同者。姑錄之以供我青年同胞自勉焉。公家貧。父商於浙。娶妻某氏。閱八年而生公。公幼卽岐嶷。書字。父以無力讀書。命赴浙。入金氏南貨肆習賈。肆主休寧甌山人。卽狀元金德鎮之父。夥友數十。學生七八人。公日習賈。夜默書。盛暑不輟。輒以兩足躡中避蚊擾。執事程某亦休人性。固執管理嚴密。夜深恆巡視各房。輒見公窗櫺頂上微透亮光。以學生初不

經心後一。再見。遂疑公臥不息。燈穴窺見公攤書兀坐。兩大紙罩隱燈光。僅破小口以照字。故櫺多黑暗如墨。公對書津津有味。意必小說。不當看破門掩奪。則中孟一本而已。程亦棄儒就買者。舉書中周利周德詰問孟意之所在。公曰。此孟子以利比德。苟利足者。雖處凶年。不覺百物之騰貴。豈有德足者一遇邪世而中心淆亂乎。但此德字與世俗所稱功德之德不同。功德之德出陰鷲。周德之德出道義。同一道義。又與煦煦之仁。子子之義不同。彼皆就一偏以成仁義。雖不得謂非仁義。有時仁義之道實不止此。僅知煦煦子子者小矣。孟子之所謂德。皆就事窮理徹而道著。道著而心安。隨時隨事。中有所主任。天下之卮言詭行。翻江倒海。顛簸起萬丈風濤。一到心目。中不覺如湯融雪。渙然冰消。是以謂之不能亂也。程某聞所未聞。不覺心折者久之。復摘四書五經中十數條。問難公。剖析如流。皆有的解。迥非附會註疏者可比。翻案頭及箱篋所藏非聖經。卽賢傳。並無一本小說。知此子胸襟不凡。異日必成大器。言於主人。主人曰。子適挈眷東下。延師課子。少一侍讀童子。此兒年十四。可令伴讀求學也。遂以之語公。公大喜過望。卽日遷居館舍。爲侍塾計。先生卽良常王澍。時澍未騰達。以諸生作西賓。學生卽德鎖也。公自是益自勵。侍塾之外。晝夜攻苦。先生每有講解。皆能默識。心通。回講語俱中肯。先生大奇之。主人益加優遇。公遂安心讀書於金氏家。塾德鎖之父平生別無他好。惟喜延攬相士。一日有術者某。以善相名。肆中

自執事以次皆有品題。言多奇驗。因延入塾中。爲德鎮相者。默然無一言。父出問。休咎相者。舌咋不下。問之曰。塾中皆二品以上貴人也。何同聚一堂。而緣合如此。其父意其過諛。未能深信。爲之留宿塾中。時公讀書奮勉。夜課雖罷於臥室中。獨自研究。三鼓後猶未就寢。忽聞剝啄聲。問何人啓視。則相士也。入門長跪乞救。公曰。爾癩乎。我以貧故。侍人塾。雖能兼讀。皆主人德自救。不暇何力。救人耶。相者曰。我所乞者。非乞救於今日。蓋數十年後。非公無以託命。公其許我。伏地哀請不已。繼之以泣。公愈駭曰。爾真癩矣。起坐言之。相者固請親筆書一赦字。乃敢起。公笑書之。相者摺收夾袋叩謝而起。坐案側。爲公決一生福祿。謂某年遊庠。某年赴鹿鳴。某年領瓊林。某年外放。某年按察某省。時某以案當正法。非公莫能起其死。自後內用。直至位極人臣。余氏子大魁天下。先生亦位至侍郎。兩人皆公力。惟先生之遇較遲耳。時公亦以爲妄言。妄聽付之一笑。不謂他日一一符合。不爽毫釐。然數十年來。易貧賤而爲富貴。境過情遷。了不記憶。時有妖案。經前臬憲勘定。部文前十名。斬決十名。以後皆發遣。適公承乏坐堂。點名處決。見第一名爲某某名。甚熟。而人則不能實指。恐有誤。遂從第二名起。置第一爲第十一。於是前十名均正法。而所謂第一名者。則公微時所遇之相士也。後獲赦生還。適值公丁艱。在里一日。闈者持故人帖。謁見。延之入。相士也。謹謝回生之德。公全不記憶。遽曰。無之。相士曰。某年某案。某當斬。非公改置第十一。小人

久在泉臺矣。乃詳述獲罪理由。公驟然曰：是猶在可赦之列。赦字尙不誤。書問前書赦字何在。相士取諸夾袋而呈之時，有筭醜婢獻茶。相士問少君幾人。公曰：年登不惑以上，膝下猶虛。方憂後嗣艱難耳。相士適問女婢有宜男相收之，當有效。公如其言，果連舉丈夫子二人，以爲相士之報德云。

▲赦三

(荆建民)

赦三者，余鄉無賴子也。父某設米肆於市，稱小康。三幼時頑劣，不喜讀，讀輒逃塾。日與市井兒爲伍，滿手污泥，不顧也。顧其脅力過常，兒兒有忤之者，輒無幸。拳足交施，必至其人負傷始已。兒有訴諸其家者，父母錮之一室。越日即破窗遁去，父母無如之何，聽之而已。

歲首里人咸赴邑廟燒香，其鄰婦某口率直常而摘三短三惡之。是日婦亦往廟，三尾之俟其膜拜之頃，潛攫其鳥奔入叢中。婦大窘，狼狽而歸，不知三所爲也。又一日，佯招其子共戲，潛以邊炮數十繫其辮，端燃之一時霹拍之聲，交作三大樂兒，驚極而啼奔歸，視之辮髮燒禿而衣亦灼矣。

三之師王某冬烘頭腦也，視三頑劣，每痛加笞楚。三憾之，師患目恆架墨晶鏡，一日午睡，三潛以濃墨塗之，師不覺也。比醒，三乃故作喧聲以賺之。師將施以夏楚，兩目昏黑不辨，絆桌而倒，鏡既碎，目亦創焉。其頑劣如此，年

十六始稍稍受羈勒。父母命之執業肆中。三每晨起。必以拳擊囤中米。至深陷。乃止。習以爲常。數年藝大進。一日有江湖僧招搖過市。按戶必得十錢。乃去。至三肆。三斬之。僧出言不遜。三大怒。自櫃內躍出。奮拳擊之。創焉。自是市人咸知三勇。三亦以此自負。三性嗜酒。每餐必飲。父母既亡。益無忌憚。日非五升不醉。醉輒毆人人。咸畏之。如虎。一日薄醉。有賣解者。獻技於廣場。三亦往觀。見其人携一少女。丰致娟好。蓮鈎纖細。心竊好之。乃大聲言曰。子斂錢。欺人乎。有敖某在。如是末技。烏足觀。賣解者以其口出大言。因拱手曰。既蒙不棄。敢請一較。時衆見爲三也。其愆之與角。賣解者飛以足仆之。衆譁笑。女亦嗤之以鼻。三大慚。強顏謂之曰。我本未嘗習此。敗於子宜也。然我亦有小技。請與子試之。乃返肆取米包。四每重約四五十斤。自挾其二。令賣解者亦左右挾之。曰。以此與子作城塼。上賽跑。我先子後子。若能及。當以此米奉贈。否則子亦聽我所欲。賣解者不得已。領之三挾米走。雉堞上如履平地。賣解者踉蹌追之。不及。視三已超出數丈外矣。三大笑謂子。今敗矣。當從我求。我未有妻子。有妹。盍歸我賣解者。有難色。商諸女。竟允焉。里人嘖嘖譽且羨。三既擅武藝。又擁豔妻。自是縱情酒色。不復作其業。不兩年。蕩其產。妻亦挾資遁去。三遂侷僚以死。

▲說燕

(桂珊)

邊紅別墅之中庭有榴一株歷年久遠半枯半榮方春和時雖有萌孽之生而朽敗之枝榦實居多數余久欲伐之以供柴薪因係先人所手植故遲疑未忍也清晨立階下見一燕子從西來止其上右足繫一麻繩知爲人家兒童所捉弄乘間脫逃者踰時繩纏枝上燕子欲飛不得俯仰悲鳴余心憫之命僮僕緣檣上攀其枝斷其繩燕子乃逸去臨行時繞屋三匝作鳴謝狀余顧謂兒輩曰小鳥尙知懷恩彼受人之賜不但不思圖報往往兇終隙末不以爲德反以爲讎者其視燕子能無愧耶抑余因是而回溯生平十餘年來奔走於名利之場卒未爲慶網所牽累幸何如也今而後補葺舊廬以安以息飲於斯食於斯老於斯不復爲東西南北人矣惟彼燕子無家可歸此一去也恐終不召飛入於富貴之門殺機所伏避不勝避念及此吾方爲吾幸吾又不得不爲燕子惜吾尤不得不爲今日特赦之梁燕悲

▲陳圓圓遺像

(雪園)

大凡美人咸有一種魔力能令鬚眉男子顛倒石榴裙下而不知其沉湎於情也尤甚者雖至埋香以後尙可使聲音笑貌深鑄世人腦中嚮往之心永永不已則其魔力不更偉乎同鄉沈君逸其名工書能詩又善橋中之樂風流瀟灑倜儻不羈嘗客演督幕中聞郊外有陳圓圓廟中藏圓圓遺像褒姿瑋態世罕其儔沈君年少好奇亟

欲一觀秀色。乃策蹇而往。既至。見一白髮如霜之老尼。守焉。合十。謂沈君曰。居士欲頂禮陳娘娘。老衲何敢阻遏。惟娘娘自圓寂後。固已位登仙籍。造次啓視。恐獲輕褻之罪。向例覲見者。必須齋戒旬日。沐浴焚香。方可展覽。居士亦宜循例也。沈君無奈。怏怏而回。返署後。雖不齋戒。而十日之約。亦殊耐人守候。及期復往。老尼又令炷膜拜。始得錦簽玉軸之遺像。懸諸殿中。徐徐垂下。沈君凝眸諦視。目不斜瞬。以爲圓圓。乃吳長白寵嬖之人。度必盛鬻。豐容豔麗。絕俗不意。所繪之像。乃一白髮盈顛之老婦。額紋稠疊。蹒跚龍鍾。沈君大詫。既而悟曰。予誤矣。圓圓當三桂叛清時。固已祝髮空門。未遭僂辱。此像必其卽世時所繪。故鶴髮雞皮耳。思至此。不禁啞然失笑。敗興而回。朋輩聞之。靡不以爲沈君好奇心切。致受老尼之給。斯亦名士風流之趣史也。

▲義僕

(無埃)

蜀祝姓者。大族也。有祝敏春。亦是族之支派。饒有資蓄。以故族人恆覬覦之。敏春年三十餘。尙無子息。鬱鬱不樂。而族人之諂媚者。日來探窺。冀其以爲養子也。詎敏春不以爲意。日惟旨酒是樂。鄉之貧窮者。資給之。孤寡者。撫恤之。不數年。而財產去其半。猶惓惓不息。是年妻產子。名曰繩祖。無何。妻產後。以病暴卒。祝亦相繼去世。繩祖時年纔十齡耳。依其老僕蔣某。寒暖凍餒。惟彼是賴。然族人聞敏春生子。妬嫉甚深。嘗思有以害之。恨無隙可乘。

今因敏春夫婦已歿，遂賄於官，訟繼祖非敏春親子。官遂逐繼祖家產，盡被族人分取。時蔣僕以小主含冤莫伸，不得已上京投外祖家。歷盡險阻，備嘗艱苦。至京後，見外祖盡訴其情。時外祖方爲御史，有鐵面稱開祝家事大，怒遂劾奏，幸受賄斷產，卽罷職。令其某代之，而陰使蔣僕抱主投告，任固素有令名，知其事，卽拘族人至，備受桎梏，盡得其情。遂將產追還，復歸繼祖，而嘉蔣僕之義，令繼祖養以終焉。

▲古寺老僧

(無埃)

孟宗者，蜀人，家頗豪富，慷慨樂輸，助人咸頌之一日。束裝將往齊楚訪親，率二三家僮，攜弓矢爲備，策馬前行。深山中，日暮無借宿處，四顧並無村舍，荒涼之狀，殆有不可言喻者。幸是夕月色明朗，途徑了了，可辨宗欲前行，而僮僕輩咸有懼色，不敢稍動。宗不得已，席地而坐，令僮僕等皆張弓挾矢，以備不虞。時已二鼓，忽隱隱聞人言語聲，馬蹄聲錯雜而至，宗大驚起，立向前細探之。乃一老僧偕一童騎驢得得而來，見宗忙下驢，問曰：君何深夜獨在山中，得無受驚否？宗具告之，且乞投宿。僧允之，遂與宗等偕行。未幾至一寺，額字已模糊不辨。僧叩門，肅客入，設具以進。宗詢以適間自何處來，僧曰：自前村酒肆歸耳。宗曰：此間得無有暴客否？老僧曰：衆甚然。客宿老衲，寺中無害也。宗問其故，曰：山中盜魁恆來騷擾，附近居民被其害者不可勝數。老僧目不忍睹，偶發慈悲，略施小

技將盜殺戮殆盡。故自後盜恆遠避。他所不敢復來。雖有一二小盜。不足爲患也。宗以其大言欺人。微笑不答。僧知其意。乃呼童攜佩劍來。曰：門前老槐枝葉繁茂。遮蔽日光。可厭。盍去之。童應聲拔劍向樹一揮。徒聞霹靂一聲。而合抱之老槐已蓬然墮地矣。宗大驚。視其劍刃薄如紙。始信其言。次日宗醉。以金僧拂然曰：若何爲者。君得毋以暴客目我耶。擲還之。宗大慚。遂率衆以去。後宗歸復詣其處。則寺在而僧已不知所往矣。

▲二張

(無埃)

浙有張姓者。世族也。其祖若父。皆以武立功。有二子曰斌。曰賁。有祖父遺風。且得異人傳授。以故勇不可當。鄉之盜賊恆懼其勇。不敢稍動。會髮亂蔓延。浙省屠戮人民。慘不忍睹。二張慨然曰：有犯吾村者。吾必以身殉之。遂卽招募鄉之勇敢者數百人。教以操練。築巨壘數十。扼守四周。未幾敵陷浙省。聞之。遂率衆來犯。二張相機迎敵。斃敵數千。敵憤甚。築長圍以守之。蓋欲斷其糧而死之也。二張知其意。率衆攻之。敵矢石如雨。不得近。遂進守原壘。相距月餘。村中糧盡。人心惶懼。二張不得已。乃謂村人曰：汝輩在此坐而待斃。皆吾兄弟故也。盍各自爲計。吾仗義殺敵。有死而已。村人皆涕泣曰：二公誓死保村。吾村人敢有他望哉。二張曰：食無所得。將如何。村人乃殺馬掘草。以爲食。踰月。實不能支。二張率死士百名。進攻敵壘。自辰至巳。死者已過半。而敵反出銳卒夾攻。圍數匝。二張

知不免。乃仰天歎曰。吾欲保村。反害村人。今日吾兄弟殉村之日也。遂力戰。殺數騎。身被數創。自刎而死。敵遂梟其首。入村中。肆行屠戮。屍如山積。道路爲塞。浙省遭大難者。惟此村爲最慘。迨亂平後。村中遺老返里。感二張之義。相與立廟祀之。因名其村曰忠勇村。

▲扶乩二則

(譙國子)

吾邑有普濟菴者。結廬山麓。地極清幽。小樓一角。斜對西湖。當春晴夏雨。冬雪秋霜之際。憑窗遠眺。風景宜人。固一年四時無日不在畫圖中也。樓凡三楹。中設乩壇。里中好事者。恆藉乩判吉凶。頗有驗。有不驗。一夕集衆舉行。忽乩筆旋轉如飛。而不成一字。方驚異。間堂前燈火驟呈慘綠色。突有縊鬼現形於座旁。觀盡奔。主其事者急焚符使退。殊無效。一室之中。陰氣襲人。寒風砭骨。其人驚極而暈。至次日始由衆人救醒。護持還家。不久竟大病死。揚州某乩壇。一日因乩久不至。焚一抓符。所謂抓符者。不論過往神祇。強之使來也。未幾見亂筆大動。書周倉到。繼書伏魔大帝到。詢所叩何事。相傳大帝威尊數著。殊鮮臨壇。而周將軍性尤嚴厲。是日適無大事。乃促之使來。惶恐無措。並舉欲叩之事而忘之矣。竟無以對大帝。怒命付雷部。衆人大驚伏地。請恕改發火部。而乩寂然矣。未一月。壇主家晚炊失慎。全室灰燼。惟人口無恙。宣聖云。敬鬼神而遠之。誠以鬼神之爲物。變幻無常。苟狎而玩之。

未○有○不○受○禍○者○也○觀○此○二○事○可○以○戒○矣○

▲孟良

(無埃)

清○時○北○方○大○盜○甚○夥○犯○案○纍○纍○而○終○不○得○一○破○有○孟○良○者○大○盜○之○魁○也○然○其○劫○掠○財○物○非○貪○官○污○吏○卽○刁○紳○劣○董○若○於○孤○客○窮○儒○反○周○濟○之○故○其○案○恆○不○一○破○且○貧○民○亦○安○之○如○常○不○以○其○爲○盜○也○一○日○有○貧○儒○聞○春○祥○者○因○試○北○上○賴○親○友○資○助○攜○有○盤○費○百○餘○金○踽○踽○獨○行○日○暮○無○投○宿○處○心○中○惶○惶○慮○爲○盜○所○劫○欲○行○又○止○躑○躑○途○中○乃○忽○見○一○破○廟○坍○塌○不○堪○春○祥○因○思○不○如○暫○且○安○身○俟○天○明○再○計○方○欲○入○廟○驟○見○屋○上○人○影○一○閃○春○祥○大○驚○復○退○出○立○林○中○遙○望○忽○聞○言○語○聲○馬○蹄○聲○錯○雜○而○至○大○懼○欲○入○廟○因○見○屋○上○人○疑○爲○同○黨○欲○遁○則○已○不○及○方○躊○躇○間○燈○火○大○明○羣○盜○蜂○擁○而○至○見○春○祥○卽○以○繩○捆○之○搜○其○金○且○欲○加○害○焉○而○屋○上○人○已○飄○然○下○向○羣○盜○曰○若○何○爲○者○彼○寒○士○也○烏○得○劫○之○羣○盜○皆○唯○唯○遂○解○其○縛○而○還○其○金○屋○上○人○謂○春○祥○曰○勿○懼○今○夜○暫○歇○彼○寨○明○日○送○君○北○上○可○也○吾○尙○有○他○事○不○復○奉○陪○言○罷○復○登○屋○穿○樹○秒○而○去○羣○盜○遂○偕○春○祥○往○寨○中○設○具○以○待○春○祥○問○曰○屋○上○人○何○人○汝○輩○懼○之○若○是○耶○盜○曰○君○豈○不○聞○大○盜○孟○良○之○名○乎○彼○盜○魁○也○吾○輩○何○敢○犯○春○祥○始○知○其○故○是○夕○遂○留○宿○盜○巢○翌○日○盜○竟○買○舟○送○春○祥○北○上○

▲夢驗

(觀海)

辛亥革命軍起。吾蘇亦組織北伐軍。前往助戰。余友王君。亦投筆從戎。餞別之日。余以早奏凱歌爲祝。一夜。余夢王君。遍體血污。立牀前。狀甚瘳。惡方欲詢問。不覺驚醒。知有異。急足至王家。王父亦以同夢對。互驚駭。問而王君之驚耗至矣。噫。鬼魂之說。本虛渺無稽。而夢幻者。亦不過腦筋中之影象而已。何余與王父之夢。適相吻合。且驚耗之來。卽在明晨耶。

▲掩埋白骨奇聞

(桂珊)

清季吾鄉大水。田廬淹沒。舟行市鎮。東郭墻間。悉成澤國。迨水退而骨暴。沙礫慘不忍觀。父執徐公馥菴。一見義勇爲之君子也。目擊心傷。擬爲掩埋白骨之舉。而家素貧。不克成厥志。一日就商於余。囑作募捐之啓。以爲集腋之謀。余善之。爰爲文曰。吾道旣非墨者。孰肯舉壑委親。人子稍有仁心。甯忍使膚近土。然或抱鄧伯道之哀。生前乏子。或等馬伏波之葬。身後無棺。值此巨浪頻洶。難免遺骸暴露。此周西伯侯澤及枯骨。用能昌厥子孫。明王守仁手瘞旅人。藉以安彼魂魄。况仁者愛人。生死原無異視。惠不費利。存歿均被殊恩。知一人此心。千百人同此心也。(下略)幸吾鄉人咸稱好義。此啓一出。踴躍輸將。不一月而松楸十里。邱壠成行矣。是役功成之速。雖出自

衆○槩○易○舉○而○親○督○工○人○實○事○求○是○日○無○暇○暑○者○惟○徐○公○一○身○肩○之○孰○知○事○竣○而○公○病○矣○未○幾○而○病○殆○矣○口○內○喃喃○日○夜○與○鬼○舌○戰○稍○清○醒○家○人○問○之○公○曰○東○郭○來○鬼○無○數○男○女○老○幼○環○繞○榻○前○有○賣○余○將○其○身○首○異○處○者○臂○股○錯○雜○者○男○女○合○居○者○曉○曉○不○休○幸○一○長○者○謂○余○對○於○義○金○尙○無○絲○毫○染○指○不○然○已○索○余○命○去○矣○余○商○長○者○曰○若○是○將○奈○何○長○者○囑○余○速○爲○衆○設○道○場○當○令○彼○等○不○相○騁○公○之○家○人○遵○辦○之○公○病○尋○愈○及○今○公○猶○常○對○人○言○其○事○真○奇○聞○也

▲步某

(慕蓮)

盧○州○王○某○由○寧○波○附○海○艘○赴○滬○其○載○者○五○十○餘○人○內○一○少○年○客○美○秀○而○文○與○王○聯○牀○彼○此○接○談○意○氣○頗○合○王○叩○其○姓○名○但○漫○應○之○中○途○客○附○王○耳○低○語○曰○君○知○舟○子○何○如○人○乎○王○曰○不○知○客○曰○君○不○慣○涉○江○湖○不○知○道○途○之○險○我○日○來○細○察○舟○子○殊○非○良○善○其○舵○工○篙○師○等○人○面○亦○多○露○殺○氣○若○曹○居○心○甚○叵○測○惟○我○能○辨○之○計○一○路○惟○某○洲○最○險○倘○經○其○處○不○泊○舟○當○無○患○君○須○識○之○王○驚○問○曰○倘○在○此○停○泊○奈○何○客○笑○曰○君○毋○多○言○幸○有○我○在○彼○何○能○爲○王○疑○信○參○半○姑○默○諷○以○覘○之○既○至○某○洲○日○甫○晡○舟○子○果○命○其○黨○下○錨○繫○纜○諸○客○僉○謂○天○早○尙○可○遣○程○舟○子○不○答○諸○客○大○譁○少○年○以○目○止○之○洲○孤○懸○海○中○四○望○無○際○更○無○別○舟○停○泊○少○選○飯○熟○舟○人○但○自○飽○啖○並○不○餉○客○衆○飢○索○食○亦○竟○置○若○罔○聞○無○何○夕○陽○西○沉○諸○客○飢○焰○中○燒○頗○不○能○耐○舟○子○忽○率○其○黨○各○執○刀○械○進○前○厲○聲○謂○曰○此○地○險○要○向○爲○羣○盜○出○沒

之區汝等所挾資可速獻出我當爲善藏之不則恐有不虞悔無及也客多巨賈挾資頗重聞言互相驚愕知其來意不善迺哀告曰我等既同一舟患難自當與共所挾薄資固在舟中縱有不虞全仗主人防衛如可免思不惜重酬又何必獻出勞爲善藏也舟子聞言怒目叱曰爾輩死在目前尙曉曉饒舌想作着財虜耶言畢回顧其黨曰此時不速了結復有何待其黨聞之爭持刀械蜂湧而上諸客相視棘殼計無所之王依少年傍亦戰慄不已第見少年從容起立喝謂舟子曰汝輩休孟浪汝知步家兄弟乎舟子卒然斂容答曰唯唯小我不敢少年叱曰汝率黨入內意將何爲迺以肱一揮卽墮其最獷悍者五人於海舟子等大恐急棄刀械環跪乞命少年口中不知何語舟子等益恐崩角叩舷聲如撒菽自稱無知冒犯罪該萬死願出資另爲買舟載衆至滬以求贖罪少年叱曰汝既知罪姑暫寬貸仍乘汝舟亦不必另買如再萌惡念決不輕恕也舟子等稽顙惟命而退並急具酒食以款諸客一路小心將事伺應惟謹至滬後同人僉德少年謀有以報少年悉笑而却之王私叩寓所容圖踵謝少年笑曰吾居無定所君盍告我所寓暇當相訪耳王具告之後三日少年果來作別問將何往亦不答究不測其爲何人也。

▲俠賊

(無埃)

粵有馬茂春者。富甲一郡。有三子皆娶。然子息衰微。長媳次媳皆無出。僅季婦懷孕三月。男女未卜。中心惶惶。蓋恐其生女也。一日值清明掃墓。三子二媳偕往。留舅姑及季婦守家。詎里有某甲者。素垂涎馬富。今聞其三子掃墓外出大喜。遂夜入馬家。伏季婦室。乃季婦固勤勉者。日間作事方畢。晚間復司理帳務。至夜半未寢。某甲伏梁上。欲俟其睡而竊之。候之既久。方轉念。忽見一楚楚男子入季婦室。樓婦求歡。婦厲色拒之。男子曰。若不從者。吾將以刃殺汝。言罷。出刀長尺許。婦方欲呼。而梁上某甲驟下。奪其刀。還刺之。男子受傷重。遂斃。而婦已口噤不能言。某甲遂開門出。忘己之爲賊也。大呼有賊。衆驚起。詢其賊在何處。甲始悟其自爲作賊而來也。遂答曰。不敢欺。吾固賊也。請繫我。見官。衆遂繫之。復往婦室。見有屍。赫然大驚。問其故。甲具告之。及明送甲詣官。官得其故。遂釋之。而馬家感其恩。復酌以金。甲卒不受。自是竟亦不復爲賊。

▲梁氏女

(無埃)

前清北方一帶。恆有響馬搶劫。大爲行旅之害。故凡富商巨賈。輒攜鏢客爲備。時鄂有王泉銘者。性狡猾。曾屢任府縣。得賄靡數。人民之被其害者。十之八九。斯時將解任赴京。宦囊頗豐。懼被盜劫。乃偕二鏢師行。二鏢師曾爲邑之巨盜。王以其勇。故特曲宥之。行程數日。尙稱無事。一日至某鎮。宿逆旅中。王大饗二鏢師。以酌其功。二鏢師

亦故爲大言以傲其勇。飲至半酣。王與二鏢師微有醉意。尙不言休。方欲舉杯再飲。陡覺人影一閃。寒氣逼人。一白衣女子已入室。二鏢師醉眼朦朧。強欲起立。而頭已落地。王大驚欲啼。女已剗刃剖其腹。斷其肢。并殺其家人。一無遺類。時旅店主人聞聲驚起。見白衣女。遑恐欲遁。女曰。無懼。吾爲天下誅此惡賊。非貪其財也。今賊已受首。其財可使貧窮者分之。店主唯唯。遂招集鎮人之赤貧者。一分給之。鄉人皆大喜。固請女留。姓氏女初不言。繼見其意誠。乃曰。吾梁氏女也。言已。倏忽登屋。頃刻人影俱渺。後鎮人感其恩。立廟祀之。題其額曰。梁氏廟。

▲奇童

(無埃)

前清洪楊之亂。東南諸省。被其害者十之八九。閩有龔氏者。家小康。慷慨樂施。與鄉人目之爲大善士。賊至。全家遭難。惟遺一子。年將弱冠。適謁外祖於他省。故得免於難。聞父凶信。痛不欲生。卽回鄉覓父骨。外祖留之。不得。贈以金。亦不受。曰。吾父以阿堵物。施貧困者。不知凡幾。今反遇難。何蒼蒼者之渺茫也。言罷。大慟不已。外祖不敢復強。遂行。歷數日。將達閩。途遇賊。龔氏子大懼。返奔賊。追及之。將加害焉。忽林中出一童子。年僅十五六。揮劍斫賊。立殪十數人。賊衆當之。無不披靡。遂遁。童乃返身謂龔氏子曰。君受驚吾之罪也。今賊已受誅。無恐。請前行。吾當護君。至閩未數日。已至。乃父骨已有人收而葬之。遂尋其處。復改葬焉。暨踊盡禮而退。童謂之曰。君願已。遂今將

何歸。不如潛避山谷。俟稍平後。可復返也。襲氏子叩謝曰。君何人。乃加恩若此。當何以報君。耶童曰。區區小惠。何足言。報願君平安。稍盡吾職。可耳。即日乃偕往山中。後舉事既平。襲姓子投文正公麾下。立功授都尉職。而童終不出山。襲姓子入山訪之。已杳如黃鶴矣。

▲秦勇男

(無埃)

浙之温台地臨海濱。故咸有海盜爲患。威臨村者。瀕海巨鎮也。後雖市廛寥落。稍有三二富戶。以故海盜常覬覦之。有秦姓者。家貧。生一子。以其好勇。故名之曰勇男。常游齊楚間。訪名師以習藝。及藝成而歸。則父已病歿。惟老母在。於是家境益蕭條。常賴村人資給。是時適有大批海盜騷擾。鄰村人咸憂之。聞勇男名。前往拜懇。乞其禦盜。勇男慨然允許。乃聚村人之勇者十餘人。往海岸巡察。俄見帆船數艘。鼓棹而至。勇男見之一躍過船。立斬數盜。復躍至他船。亦殺數人。往來如飛。盜咸不敢近。不數時。盜已被殺過半。乃遠遁。而勇男則從容回村。村人大喜。咸羅拜之。且集金以酌焉。勇男怫然曰。吾豈江湖賣藝者耶。卒不受。而海盜自此亦少戢。不敢肆行。猖獗村人亦賴以稍安。勇男自老母歿。出遊不知所終。

▲常汝泗

(桂珊)

常姓爲吾鄉之巨族。亦宦。其筮仕他方者。多以宦爲家。而閩里族黨間。往往聞其名。不知其人。有名汝淮者。賦性清高。不圖仕進。田園可樂。耕讀自娛。故安居故土也。一日午睡。甫就枕。見二人排闥入。一長一幼。衣皆玄色。類皂隸狀。詫問曰。爾輩何人。來此何事。一人厲聲曰。君事發矣。尙倨傲若是。其速行毋緩。一人出示以票紙曰。有公事。在請自閱。淮接視之。上有常汝泗名。乃反詰之曰。我名汝淮。所傳汝泗。何唐突乃爾。二人咸露傷促狀。取票道歉而去。淮心神恍惚。呼家人進。以茶飲之。始清醒。因念族中無汝泗其人。次日詢諸族長某。亦不知爲誰。默識其異而已。無何有僑居山左者。賈計音至。族長處前疑始釋。蓋汝泗幼隨乃父。服官山左。遂家焉。泗習申韓學。長爲某州牧。延主刑錢。席州牧一貪鄙齷齪吏也。視泗如左右手。凡苞苴所入。悉由泗司之。迨牧去。官泗垂涎纍纍。阿堵物囊括所有。靳不予牧。牧啣之而莫可如何也。竟因是齷齪死。嗣後泗忽得瘋癩症。終日喃喃自語。謂己卽州牧。責泗吞款。乃將數目詳列一紙。出以示人。并繕具供狀。攔遞縣與令。知其瘋也。却而不理。復詣邑廟跪訴。而焚化之。未幾如廁。陷而卒。考其時日。與汝淮見票之期。適相符合。吁亦奇已。

▲俠女

(無埃)

河間祝生。名士也。風流倜儻。談吐豪爽。喜談諧。後因市塵塵俗。遷居山中。一夜祝邀二三人。杯酌暢叙。忽聞銅

環聲響。祝呼童開門。則一嬌好女子。乞投宿。祝異之。詢其自何處來。何夤夜至此。女曰。行路人。何遑絮問。今乞投宿。允則允耳。何多疑哉。祝遂首肯。以東廂居之。未幾客去。祝復詢女。邦族。女曰。君固疑妾。耶妾請卽行。言罷。淚潑。下。若不勝其悲者。祝不忍再詢。而疑終不釋。不得已。遂寢。翌晨。祝起。見東廂門尙嚴扃。不敢往呼。令僮烹茶。以待。及午。門尙未闢。祝始大疑。欲往叩問。恐受女責。趨趨不前。俄而天暮。祝心中忐忑。意不能釋。乃女忽飄然自房中出。笑謂祝曰。謝君厚意。留此一宿。使妾竟雪大仇。祝聞言。駭極。幾不能答。女又續言曰。大恩無以爲報。聊贈一物。言畢。遂轉往東廂。攜一破囊。出曰。此妾盛劍囊也。殺人多矣。能辟邪祟。祝姑收之。女遂欲別。留之不得。後祝以其事告諸友。始知是夜某相被人潛害。蓋此女所爲。視其囊。則寒氣逼人。真稀世物也。相與驚歎者久之。

▲奇男烈女傳

(葛傑臣)

辛亥民軍起義時。余方肄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學校。有黃志誠者。少年英俊也。與余爲莫逆交。志誠素抱大志。曾畢業於台州陸軍小學。時吾浙省亦組織國民軍。赴北助戰。彼卽投筆從戎。並不商之父母。及其父得信。欲阻則已。不及出師之日。余送彼至江天(船名)各囑珍重。忍淚而別。詎意不及四月。驚耗遽至。一日。余方枯坐書齋。黃父忽入。汗涔涔如雨。下面無人色。余知有變。急叩其故。彼語不成聲。遂於懷中出一函示余。余啓視之。乃浙省第

一團國民軍統領柏君手書極稱志誠之勇屢與敵遇奏功獨多不幸於月之某日戰死陣中大好男兒爲國捐軀名震一時芳流千古云云余讀至此肝腸寸裂涕泗滂沱蓋余與志誠四年同學親愛之情有逾手足也黃父親余狀亦飲泣久之余乃強笑爲歡並向老人多方陳說以慰其暮年喪明之痛焉

時志誠已聘定中表親張淑英女士爲室雖未過門然二人月必相見數次情誼殊篤淑英賦稟穎異才識過人時求學於南城女子師範學校聞耗後一慟幾絕退學回家獨居一室除侍婢外卽父母亦不令入父母憂之議改字他姓事爲女所聞絕粒自誓父母知其志不可奪遂寢其說一日聞姑病女乃泣告父母欲親往侍疾父母鑒其誠憐而許之使人送之往至則爲時已晚姑已先一日長逝女乃先往謁翁後至柩前撫棺大號哀而絕者三弔客見之無不淚下越數日女親自送柩下葬畢即乘輿還家比至門首輿夫見女不出呼之亦不應視之已奄奄垂斃矣舉家倉皇立卽延醫救治奈已不及蓋其赴姑家時早暗藏阿芙蓉一罐決計從夫於地下也時女年一十九歲歿之時爲二月五日

▲玉潔冰清

(冷人)

慵隱余之同鄉也風流自賞天賦情癡年廿一囊筆游申寓於英租界之某地燈幃月枕客邸淒涼如此可憐宵

大難消受。願慵隱習之。殊不以爲苦。時值暮春天氣。三吳習俗。向有賽會之舉。都人士女之往觀者。大有萬人空巷之勢。慵隱年少興豪。欣然獨往。途遇一僕婦。一少女。少女年可十八九。春衫稱體。楚楚可憐。一見之餘。似曾相識。彼此各詢邦族。始知少女係粵中產生。長滬濱。若父與兄俱執業於某商船家。資雖不饒。富頗稱小康。卜居卽在慵隱之館舍左側。今因春和日暖。乃請命北堂作郊遊耳。彼此立談有頃。不覺心心相印。第使君有婦羅敷。有夫縱起。媧皇於地下。不能重補情天。不如意事。于情場中見者。十恆八九。此有情人。都成眷屬。之所以難也。旣而夕照。山暮。煙四起。杜鵑枝上。頻喚歸歟。慵隱是時亦忘其所以不復有觀賽一事。乃相將攜手返。臨歧各致珍重。而別自是。獨宿蕭齋。不甘寂寞。時思一訪桃源。而女歸後。將日間所遇事。微白堂上。且詭以同學兄告。母愛女情切。絕不疑慮。未幾慵隱居然作入幕之賓矣。雖然。來往頻頻。絕不以遊詞相諶。女母以慵隱之溫文爾雅也。頗深喜之。嘗語之曰。妙兒小妮子。惜已受聘。否則得婿如君。亦老身大快事也。一夕女父自舟中歸。慵隱亦在。女驚惶失措。倉卒間。挈之登樓。藏於臥室。擬俟老父出。然後遣去。詎知造化弄人。伊父是夕竟未出門。母女二人精魂離舍。舉止不甯。母私謂女曰。妙兒。此事若何。我粵風俗。汝所素知。粵俗新婦有驗紅之舉。萬一失足。則我族名譽墮落。無遺。汝之生。亦恐旦夕不能保矣。癡妮子。此事若何。我雖愛汝。不能爲汝謀也。言訖。老眼微紅。唏吁。

欲泣女俯首沉吟良久謂母曰此事想無大礙個郎非輕薄者女自信亦決不致有傷名節乃別母歸寢時慵隱方蟠伏牀頭半驚半喜見女入遽問曰卿父安在女曰在家耳雖然今夕之事幸君見諒妾非無情特一生名節關係非輕君果愛妾而憐妾者則此段因緣願期來世慵隱聞言唯唯者再於是並坐妝台喁喁私語至夜半始寢此夜風光溫柔鄉恰似磨難窟郎情如水妾意如綿咫尺蓋橋徒令人歎雲雨巫山枉斷腸而已經此之後女母廉得其情越器重慵隱之爲人女知慵隱困於家計時周之以金帛慵隱不受女戲謂之曰我母曾夢有人來索逋君殆我家之債權人及今不償恐異日相逢更多一重孽障願慵隱終却之乃未幾而百兩迓矣未幾而雖雁鳴矣妾賦關雎郎悲飛燕天下傷心事孰有甚於此者慵隱知女之將嫁也遂先期別去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二人之腸斷矣二人之情亦盡矣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今不知女之何若也

▲劉氏

(志憂)

余鄉有容某者世業農家小康僅一母一妻無兄弟兒女妻劉氏性極凶悍常毆其姑勃溪之聲時達戶外容某有季常癡恐河東獅吼不敢言也一日容某外出劉氏將毒藥置山芋內謀毒其姑然其姑食後泰然無事而劉氏則忽仆於地七竅流血已長逝矣後廉得其致死之由蓋緣劉氏置毒時中心志忑未暇細審乃致自食其有

毒○之○山○芋○而○死○噫○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害○人○自○害○其○劉○氏○之○謂○歟○

▲柳素琴

(劍亞生)

柳素琴甬人也。母早卒。父經商長沙。旋爲仇人所殺。素琴紅淚滿眶。一慟幾絕。蓋上無兄弟。下無姊妹。曙後孤星。莞莞獨立。舉天下最可憐之人。無有甚於素琴者也。素琴蘭其資。蓄薇其色。且通翰墨。工詩書。才色卓絕。族叔某市井無賴也。素艷其美。乃接素琴。移居其家。輒挑以淫言穢語。素琴嚴色拒之。其叔無可奈何。會逢賭負。乃暗託某媼。鬻諸勾欄。素琴驟遭斯劫。痛不欲生。後經鴇母再三勸喻。始允侑酒侍茶。不願作夜度娘。時往來妝閣中者。類多市儈。談吐鄙陋。俗不可耐。荏苒半載。接客百餘。無一可與訂白首約者。久之。遇雲間黃生。綺年玉貌。溫文爾雅。一見傾心。憐我憐卿。鶼鶒緣成。酒闌燈施。談及身世。二人如出一轍。蓋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由是素琴妝閣中日必有黃生足跡。二人敲棋論文。搥盞吟詠。喜可知也。奈好事多磨。良緣易盡。一日生得家中急電。謂老父病勢甚危。諸醫束手。速即買棹返里。生捧讀既竟。熱淚簌簌下墮。素琴亦爲之汎瀾。長夜漫漫。相對作楚囚泣。翌日素琴親備佳肴。餞別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生泫然謂素琴曰。老父病愈。僕當速即來此。重申前約。願卿善自珍攝。幸勿以僕爲念。素琴含淚應之。從茲以後。素琴杜門謝客。日以詩書爲侶。雖備受鴇母之虐。然志不

稍移會有富商某聞女艷名強欲求見。搗母利其多金，堅令素琴出而侑酒。商願出五千金爲其脫籍，素琴聞竟如受當頭棒，喝覺此身如飄萍，飛絮無日不在淒風苦雨之中。乃寄書黃生詳述搗母之鬱，橫富商之霸道，寄跡斯世，毫無生人樂趣，不如一死爲適。書去後三日，竟吞金以死，嗚呼慘矣。

▲石將軍

(無埃)

蜀有李某者，幼失怙恃，貧不能自給，依外祖家。及長，令從師讀。曰大丈夫奚用此爲哉？輒逃塾，與兒輩作攻戰之戲。雖出血傷肢體，勿顧也。其外祖怒曰：是兒若是不肖，將何以繼？李氏後乎逐出之，冀其改過。李被逐無所依，遂宿破廟中，沿門求乞，不稍改其常。熊暇則在廟習武，輒以爲常。設聞有不平事，則奮拳攘臂以助之。當之者無勿披靡，鄉人因畏之如虎，咸不敢呼其名稱之爲石將軍。然一鄉之中，秀人歛跡，亦賴以稍安焉。有季某者，鄉之無賴也，家頗富，常與府縣往來，倚勢凌人，無惡不作。且奪人妻女，不可勝計。一日出遊途，遇一女，丰致嫣然，季竟劫之以歸。其母哭訴於李，李聞之怒曰：季某何人，敢目無王法如是耶？去當不遠，吾往追之。還汝女可也。言畢疾馳而去，未幾已追及季某，聚衆毆之，卒不敵，遂棄女以去。其母亦繼至，見女無傷，大喜崩角叩謝。攜女以歸，詎季恨李切齒，賄諸宰，訟其強梁不法，擾亂治安，繫之於獄，旋密害之，嗚呼慘矣。

▲雷擊誌異

(譙國子)

雷擊之說科學昌明之世指爲觸電無關因果而吾國往往有隱匿者豐隆一震劣跡暴揚其故實有不可解者鎮郡有成衣沈某者家甚貧一婦一子終歲縫紉所入恆不足以充俯畜某年秋其婦患痢病甚呻吟牀褥醫藥所需典質一空不得已將某大戶委成之衣晝夜趕作博得工資二圓償之而歸途經西門適遇孟蘭勝會萬人空巷沈欲行不得姑作壁上觀及人散而所懷之銀已失驚惶無措鬱鬱而返及入門其七歲子見父施施從外來爭起牽踞索果餌沈方懷恨中舉手一揮兒立撲首觸庭階哇然而斃沈見子死痛徹心肺趨至屋旁藝圃雉經而亡日將晡鄰人經過見之奔告其婦入門則兒陳屍階下益駭急呼告婦婦聞子死夫亡一慟而絕鄰人報官驗殮亦無從知其故越數日雷震一人於沈某之門逾時復甦自承卽盜沈某之銀者不意釀成一門慘死也言畢呼號不已次日始死苟非天譴沈某之冤恐世人無知者矣

▲岳某

(無埃)

江左呂某家富喜交遊無論貧富舉凡有一技者皆收納焉以故門下客幾如孟嘗之三千常滿邑宰某不第秀才也以貧緣得任是邑故力抱刮地皮宗旨不數年吸得民脂民膏已私囊纍纍矣呂某素不爲然欲訴於省以

絀於勢。故不敢擅呈。而宰亦知其事。防之甚嚴。未幾。宰誣呂聚衆將謀爲不軌。下之獄。備受桎梏。迫其招認。呂不得已。竟致誣服。家產遂遭抄沒。昔日賓客。皆鳥獸散。曾無有代其辨冤者。嗚呼。歲寒知松柏。誠哉斯言。有岳某者。亦呂食客中之一也。膽略過人。聞呂遭此奇冤。慨然曰。士爲知己者死。吾受呂氏厚恩。今日殆報呂氏之日也。遂步行上省。欲擊鼓鳴冤。詎撫已先受宰賄。下令曰。有爲呂辨冤者。與同罪。岳若不知也者。俟撫出欄輿。呼冤力陳。呂某被誣事。撫令繫之。歸並不復鞫問。惟使宰速解呂某至省。與岳同日棄市。臨刑時。呂謂岳曰。吾累君矣。岳曰。大丈夫視死如歸。今吾與君受屈而死。天也。言罷。從容就刑。天日爲之黯。然嗚呼。悲矣。

▲李甲

(慕蓮)

吳君子林言。無錫縣城中典庫後。有曠園。大逾十畝。忽有壯夫負竹篙一竿。修而多節。白司事者。求寄存園中。訂日來取。詰旦。洒掃夫李甲見之。問司事者。此篙何來。司事告之。李太息不語。司事察其言狀。有異。詰之。乃曰。小人向。日。流。蕩。江。湖。略。知。暴。客。號。訣。此。篙。卽。若。曹。信。物。數。節。之。多。寡。便。知。黨。人。之。數。今。倚。園。墻。西。隅。其。來。必。由。此。處。是。不。可。不。預。防。之。也。司。事。聞。之。大。驚。趨。告。主。人。衆。意。甲。非。常。人。因。謂。汝。既。知。此。篙。必。能。辨。賊。果。爾。當。重。賞。不。吝。甲。初。不。肯。再。三。央。之。甲。乃。數。篙。節。凡。三。十。有。三。曰。賊。數。如。此。之。多。非。以。計。殲。之。不。可。衆。聞。計。將。安。出。甲。笑。曰。公。等。勿。慮。

小人自有料理。乃請買豆數百石。攤佈園中。約厚尺許。又買大甕三十具。置墻下。聽用。主人如言。部署一夜。天月陰黯。甲謂衆曰。賊至。當在今夕。小人當一殲之。公等如胆大不畏。請作壁上觀可也。主人駭懼。恐甲衆寡不敵。出資募健兒百餘人。各持器械。爲甲助威。甲麾之去。曰。爾曹鹵莽。無能在此。攪擾徒亂人意。請速去。勿敗乃公事。悉命舉室吹滅燈燭。自袖利刃。潛伏墻陰。以伺之。少選。竹竿窰。牽作響。一莽男子自竿下。足踏豆上。滑而顛。甲暗中以刀剝其首。擲甕中。未幾一人。繼下。顛如前。又剝之。連剝十餘人。外賊以其黨多人入墻。寂不聞聲。慮內有備。中一點賊躍登牆。上次且不敢下。俯首窺察良久。輕拊其掌者。再內無應者。知事敗。遂率餘黨遁去。無何。東方漸明。甲招諸健兒。置尸甕中。計共剝十有六賊。命悉舁而瘞於野。以滅其跡。主人大喜。厚犒諸健兒。自是除甲洒掃之役。待以殊禮。惟時惴惴焉。慮盜復來。報怨而盜竟不敢再至。慕蓮曰。畸人溷迹賤役。不遇有事。將終身埋沒。不彰彼盜之來。所以顯李甲也。夫李甲猶其小焉者耳。嗟乎。風塵莽莽。豪傑儘多。俗眼不識。則交臂失之者。不知凡幾。惜哉。

▲續中僧

(癡漢)

順慶農民劉某。滇匪之亂。合家遭擄。殺一子。甲年二十。頗魁梧。賊活之。脅從他去。又二年。甲脫歸。田產已被族人。

霸佔將不利於甲。乃思童年未婚之外家李翁。必能爲力。奔投之。泣訴所遭。李藏甲密室。許其認理。遣二子出。邀親故。囑廚娘。治具。饗壻。甲心德之夜。闌叩門聲急。甲啓關。女奔告曰。兒乃君妻。雖未婚。死生不敢貳志。因君遣家難兒。父母謂君死。已另字張。親迎有日矣。君歸。族人不能容兒。父母憎君貧。且懼張詰責。召禍伴。遣兩兄迎。賓客實購毒。殺君滅口耳。甲駭然叩地。女曰。已竊裹二百金。當隨君遁。不諧甘同難也。甲喜。攜女竄去。李覺。偕二子追之。道經某僧寺。燭滅求火。自頽垣入。方近僧舍。聞內有男女聲。李驚喜曰。固知癡兒疲遠行。數應獲也。乃捶門大呼。室內驚惶。不敢應。亦不肯啓關。李怒。破扉入。惟一小僧戰慄。無人色。室一櫬。震震作聲。李曰。櫬中藏姦。敢瞞人耶。命二子。擡櫬。歸。啟視之一僧死。櫬中駭然無措。乃棺殮。詐傳女死。致信張壻。張往視。已殮。大怒。斥李。李驚駭失常。度大疑訟之官。及開驗。乃僧屍。李受箠楚。盡吐其實。塾寺中小僧詢之。先是寺僧通姦鄰婦。是夜。婦方入僧室。李父子索女。捶門。僧疑本夫至。大恐。藏櫬中。婦臥床下。李但抬櫬去。婦逸歸。僧乃閉死。櫬中官因按律懲李。而甲與女終不獲。又三年。甲始偕女歸。先赴邑。具狀。邀里人訴。顛末始知。甲偕女之成都。依親。舊販米。獲利。攜千金歸。訟贖產業。官懲族人之霸。悉以原業歸之。兼表女賢。而李翁抱愧不遑焉。

▲王瞎兒

(譙國子)

城南有瞽者王姓。人咸以王瞎兒呼之。家赤貧。以磨香覓升斗。惟性嗜飲。每日必購燒酒二樽。留其一爲夜半之需。一夕取樽。樽忽空。疑肆中人之侮己也。將往理論。以夜闌期。諸明日。迨就寢。覺床頭有物。茸然摸之。狐也。執而擊之。次晨。狐醒。哀其解縛。且曰。與子有緣。擬授汝以推命之術。王從之。釋其縛。旋化爲人。與王談命理。月餘而別。自後。王挾其術。以問世。談言微中。不數月。門庭若市矣。

履索者

(夢盦)

距潮郡西南五十里。有村莊焉。靠山而居。村外有曠地。甚闊。山上一塔。高聳雲霄。遊人多登高玩賞。一日。有江湖演走索藝者。善咒術。攜一女。郎年逾破瓜。貌頗娟好。亦能操走索之戲。是時也。排場演藝。觀者甚衆。有一童子。登塔上。觀藝。視履索者。乃一女郎。心竊喜。卽以口作炮聲。戲弄觀其如何。遂轟然一聲。女郎應聲墮。童子樂甚。如是者再。而平地觀藝者。則視女郎走索。屢墮。笑其學術未精。故爾出醜。均不以爲異。惟江湖者。頗現驚愕之色。卽時收場。惟不知轟聲何來。於是舉頭四望。驟見一童子踞塔而問之曰。頃者轟聲。非子也耶。童子曰。然。江湖者舉左手擊童子頂曰。野童。無禮悻悻而去。觀者亦各星散。但童子被擊後。遂失知覺。形若木鷄。癡立塔中。當散時。

日已暮。童子祖父見童子尙未歸家。往詢諸鄰。右村童忽有一同往觀藝者云。童子日間同往觀藝。於觀者星散。

時彼尙呆立塔中不知何未歸爲童子祖父親往塔中尋覓見童子呆立如故問曰天晚矣孫胡不歸呆立何爲童子不答知有異其祖素精遁甲之數見童子如此卽攜歸以術解之知演藝者不善夜間定來加害遂就屋中天井步罡四角各安一鐵鏝再取一蕉樹豎立中央已則散髮披肩腰束白裙手執寶劍抱童子危坐觀變無何風聲習習見門外一飛刀遙投於鐵鏝中連入四刀均投入鐵鏝其祖知演藝者技止於此遂用劍將蕉樹斬爲兩段於蕉樹斬斷後卽聞門外有哀求聲視之卽演藝者也手臂已折惟未斷落問何爲演藝曰不識高士輕自班門弄斧今知罪矣願求補救其祖乃責曰演藝濟窘固古人常事未聞有敢害人者今子心毒童子何知偶爾嬉戲遽下毒手幸余孫得免於難子見術被解理宜知悔反用飛刀襲擊則子之窮惡已極死有餘辜何求爲演藝者再三哀求其祖始將蕉樹扶起用術咒接續之回視演藝者臂已復原叩謝而去此誠以法報怨耳光緒初葉事也。

▲楊布衣

(譙國子)

毗陵楊布衣。金姑氏之尊甫也。學問淵博。性情耿介。旁通六壬奇門諸術。當髮軍未盛時。謂家人曰。此非福地。不可久居。遂攜眷之滬。無何常郡不守。蹂躪奇慘。以先避故。一家均得無恙。每於平日預卜諸事。密藏於筭。及事後

啓視不爽。累黍一夕命家人集木椅數十。佈於庭中。而後就寢。詢其故。笑而不言。翌晨家人起視。見庭前臥一人。呼之不應。奔告於楊。楊率衆撤木椅而執之。其人始醒云。昨夜至此。擬施肘腕。手段入門後。惟見重垣高聳。越之無窮。頽然而臥。不知於何時被執也。楊以既未失物。縱之使去。蓋預知有偷兒入室。襲用武侯八陣圖法以困之也。後清大吏聞其名。徵之。楊以不欲北事虜廷。固辭不出。遂以布衣終。

▲俠盜

(佚名)

皖省所屬之壽定兩縣接壤處。有鎮曰爐橋。相傳魏武帝曾於其地。設爐鑄兵器。故名。鎮之諸生。有孝子曰余禺。幼早孤。惟靈萱獨榮。生以筆研謀食。家雖貧。而北堂之甘旨不少。缺母病目。將喪明矣。生延醫診視。僉謂非得大珠合藥。不能治。東鄰富翁某。家傳此物。藏之久矣。以待己不時之需。生求之不獲。繼之以跪。又不獲。益之以哭。富翁曰。此照乘之寶。孕月之精。曠世奇珍。千金難買。汝以寒酸子而妄圖消受。何愚也。生赧顏而退。終日忘餐廢寢。神魂若有所失。默念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綫。人靜燈昏之候。細針密縷之時。吾母之目。未始非爲吾傷殘。且萬一失明。善日後。遨遊千里。則倚門倚閭。誰爲望我之人。興言及此。不覺淚涔涔下。又自恨不如鮫人。卽時將眼中之淚。化作明珠。轉醫吾母之眼。豈不甚善。其癡想如此。一日散步至西大橋。見春水半篙。夕陽返照。漁舟款乃之。

聲前歌後答自覺連朝鬱悶此時頗消遣一二突有一壯士自西大道來氈帽虬髯手提小包袱一背負劍兩口路過大橋瞥見生驚曰若面有憂色何思之深也若爲吾言吾能爲若力生歎曰同里人尙不能救同里難矧君異鄉萍水素昧平生誠非鄙人所敢望也且吾事亦大難壯士曰若不聞諺語云天下無難事又光武勞耿弇亦云有志者事竟成若姑爲吾言請嘗試之生不獲已具以情告壯士曰若與富翁住宅相距幾何遠生曰隔牆即今春二月間綠楊猶作兩家春也壯士曰誠如是易事耳隨吾行行抵曠野外壯士出兩劍一自持一授生教之舞舞畢囑生曰謹記之如遇變可試也此時無用吾吾姑去生提劍歸家次日二更後方就寢忽聞隔牆鼓噪聲知有盜仗劍踰垣往救之見羣盜方搜羅金帛堆積庭中生奮劍一呼羣盜紛紛獸散步入後堂見富翁方捆綁庭槐上口塞敗絮見人不能言家人或匿牀頭或伏灶下皆戰慄不敢作聲生呼曰有余某在勿恐怖衆始蛇行出戶鬆富翁紉一家數十口羅拜於中庭生命其檢點什物不料竟秋毫無損富翁喜出望外詰朝設席款生並出百金酬謝生不受託人向翁求大珠翁難之生亦不再請越數日盜復來哄嚷至天曙積年家貲席卷殆盡臨行時聞一盜語衆曰勿高聲使隔牆余生知之倘來救吾儕非彼敵也盜去後家人皆以吝珠拒生讓翁謂所靳者小而所失者大翁不獲已負荆謝罪且奉大珠爲生壽生拜受即毅然以保險爲己任遲又久盜竟不至一日

生方午。睡壯士忽。呷闖入曰。願酬矣。故劍當見。還問其姓名。笑而不答。更命從人提小盒十數枚。置案上。曰。此富翁心頭肉。倩汝代歸。趙生欲留一二盒作壯士贖儀。壯士不可。曰。吾自有花不盡的錢。烏用此。且此物在富翁視之。則金也。銀也在吾視之。直糞土耳。言訖。收劍攜從人蹣跚而去。

▲三義記

(佚名)

洪楊之亂。北五省捻匪。蠢起。戰勝攻取。所向披靡。大河南北無堅城。此其時也。咸豐八年。太和城陷。屠戮之慘。不可言狀。婦人被辱。往往羞愧自盡。其幸而逃脫者。蓬步織織。不堪跋涉。長途躑躅。每被強人掠之去。爲販賣資料。誰無家室。有女。此離破鏡。難圓合珠。不返良可。矜已城西南有黎生者。聞變時。夫婦同時出門。行至中途。忽相失。越數日。賊退。生始歸。默念西廂記云。方纔還是一處來。如今竟是獨自歸。此景令我肝腸欲裂。抵里後。見田廬灰燼。無家可歸。於敗堵頽垣中。露宿一夜。次日。卽決意走江湖。一面蹤跡。妻子一面亦可爲自己謀生活。一日行至英山縣界。見路旁遺布袋一。內貯銀幣五十元。因思道。拾遺金似非君子之道。但我棄人。取此金。終不爲原主人所有。姑納諸袖中。日暮宿鷄鳴。河逆旅中。挑燈獨坐。忽聞門外剝啄聲。甚急。店主人曰。王兄來。何晚也。其人曰。吾以婚姻故。赴鄰間。某親告貸。僅得五十金。豈意途中失慎。不知遺落何所。店主人曰。是實否。其人曰。此何時

何○事○而○尙○爲○戲○言○乎○店○主○人○曰○若○然○明○日○新○婦○過○門○憑○何○發○落○吾○甯○爛○王○質○之○柯○不○能○爲○汝○作○伐○矣○黎○生○聞○至○此○知○係○失○金○之○人○乃○出○曰○勿○憂○汝○金○俱○在○此○可○將○去○王○某○喜○出○望○外○泥○首○拜○謝○攜○金○以○歸○明○日○晌○午○而○肩○輿○過○店○門○店○主○人○曰○新○婦○送○來○矣○黎○生○從○門○角○窺○視○卽○已○妻○也○放○聲○大○哭○暈○絕○於○地○妻○從○輿○中○亦○瞥○見○其○夫○一○躍○而○出○抱○黎○生○首○嚶○唔○哽○咽○不○成○聲○曰○妾○本○有○夫○誤○受○明○珠○欲○還○不○得○孔○方○兄○做○了○媒○證○從○此○蕭○郎○是○路○人○矣○一○時○觀○者○如○堵○人○人○爲○之○酸○鼻○少○頃○王○某○亦○至○慨○然○曰○金○固○我○之○金○也○我○失○而○君○得○之○卽○爲○君○之○金○矣○以○君○之○金○娶○君○之○婦○我○非○禽○獸○曷○忍○爲○今○卽○以○君○之○金○爲○君○贖○婦○之○費○我○權○當○此○金○無○從○尋○覓○我○無○金○我○不○得○妻○我○何○憾○黎○生○聞○其○言○旣○欲○歸○婦○又○不○忍○負○王○某○心○中○志○忑○不○定○不○覺○眉○爲○之○蹙○神○爲○之○呆○口○爲○之○噤○忽○有○人○背○後○大○言○曰○還○金○者○義○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我○掠○婦○賣○婦○之○大○盜○也○素○行○雖○不○義○今○不○能○使○兩○美○並○稱○一○時○而○甘○居○人○下○此○婦○歸○黎○生○而○王○某○費○巨○款○以○買○子○虛○亦○屬○不○可○無○已○我○家○有○小○妹○年○已○及○笄○王○某○如○不○以○綠○林○門○第○見○拒○願○執○箕○帚○王○某○與○黎○生○俱○大○悅○三○人○遂○各○得○所○願○而○散○

▲趙彪

(慕蓮)

趙彪者湘鄉人固綠林中之豪傑也中年改行至老鄉黨稱善與人接謙和唯謹見者不知其能武也願去髮一

撮聞如鏡光如鏡似僧之受戒火者叩之自言少時兩臂能開二百石弓取十磚累疊之剖以掌畫然中關利如刀劈日可行六百里捷過奔馬尤工彈術百步外擊物百不失一壯年嘗馳騁於齊魯燕趙間短衣匹馬藉彈丸漁獵過客往無不利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日有餉官輦銀百萬如京師車馱甚盛末一少年爲殿年約二十美皙溫存弱如處女展繡褥坐車脣衣服華燦首戴角巾上綴貓睛寶石大於龍眼核精光上燭與太陽相激射詢希世之奇珍也初以爲執袴公子附從入都殊不介意惟心誕重資計必有好健兒護衛不敢孟浪從事爰約同道中之好身手者四十餘人沿途尾之蹈隙而動願車徒過重日行不過八十里他日以遇雨失程不及投店道旁有蘭若遂栖止焉予與衆竊喜曰此天授機會時哉弗可失也於是伏莽以待時方新晴濕雲歸山少頃皎月東上朗若白晝漏二下道無人蹤萬籟俱寂僉曰可矣乃褫外衣着短褐身藏利器約次第踰牆入附掌吹唇爲號量技分遣入者半留者半計議已定同道中二十餘人鼓勇爭先一躍入牆疾如飛鳥墮地無聲予同二十餘人屏息牆陰靜聽好音準備運物乃待至一時之久牆內寂然互相猜疑吉凶莫決又遣五人登牆探察消息及登牆不敢遽下遙見少年秉燭檐梧南嚮危坐似知有人上牆袖出白光一道閃如電發五人知是劍術大駭急厲聲呼曰敗敗矣去去勿緩吾儕聞之急返身奔馳牆頭白光旋出冷氣逼人猝難迴避各謀奔命予見路旁

有土圍。急投其中。穢深滅頂。僅露顛門。已爲所髡。痛徹心髓。無何。白光漸縮。斂入牆之。二十餘人。已各身首異處。無一獲免者。是役也。予幸爲穢物所蔽。得占碩果。不然亦與四十餘人。把臂爲伍。白骨早朽矣。予既出圍。覺頂上血流涔涔。驟不可止。爰匍匐往叢莽中。脫去穢服。別取他衣着之。又抽佩刀割襟。以裹其創。自是默慶。再生不敢再爲。馮婦。年已七十矣。每手摩劍瘢。猶覺電光在頂。齒擊不止也。

▲秦淮海祠中之巨蛇

(張建民)

梁溪城中有地名大河上者。大家世族。聚居者頗衆。此地有一祠。爲秦氏宗祠。曰淮海先生之祠。內有銀杏樹二株。聞已有百餘年矣。高出雲表。大可十圍。葉茂蔭濃。百鳥巢其上者甚夥。據云此樹內有巨蛇。但未目見。光復之秋。有轎夫二人。營業歸時。當夜。深月色。溟濛。經祠前。覺頭上驟冷。舉目視之。見一蛇粗大異常。首在河中。飲水而腹部。蜿蜒於屋上。冷者乃觸其腹也。駭極而返。聚人往觀。則無有矣。

▲王生

(夢魁)

蕭齋獨坐。寂寞無聊。適陳子石庵來。爲談其表兄王生事甚詳。因泚筆記之。王生名紹繼。江蘇吳縣人。幼失恃。父爲名孝廉。曾出令某縣。以事觸上官怒。褫職而歸。設帳鄉間。筆耕所入。僅足餬口。未幾患疫而歿。生以弱冠之年。

父母俱喪家無儋石之蓄下有弱弟之累阮囊羞澀何以爲生幸有族叔某行商海上乃偕其七齡幼弟往依焉。生年少能文家學淵源尤擅詩詞年十二時偕父遊西湖作絕詩八首爲某巨公所見大加賞識一時有神童之譽生有鄰女曰晴雪者巨紳陳公之女公子也嬌小玲瓏貌殊昳麗肄業生父門下竹馬青梅雅與生相得小兒女天真爛漫初不知有愛情二字然心心相印亦大有一日三秋之概殆佛家所謂因緣歟及生父棄養而晴雪輟讀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二入之感懷可知已既而生奉叔命求學海上某中學焚膏繼晷日夜辛勤人工天資與時俱進每值大比小比皆爲諸生冠時有同校生席某者一翩翩濁世之貴公子也輕裘華服舉止傲放雖金玉其外而實敗絮其中若與生較一則淡泊爲懷一則輕狂成性宜乎如冰炭之不相及也忽一日某招生近其家生固辭不得至則山珍海錯備極豐盛謙恭下士頓易常態生心焉怪之念某今日舉動何與曠昔大異因詰某某赧然曰慕君才學顛倒久矣今願借君文簿一資觀摩耳生笑曰吾兄瀾言耶弟不文烏足當大雅之目雖然淺淺之物兄欲借即取去可耳何必出此創舉令人不解生言時某終俯首默然不發一語若甚靦腆者生賦性儻漠然置之舉而歸次日生遍覓文簿不得繼知在教員處尙未發還勿獲已即取昔日在其父私塾時所作文倩校役送某家詎知從此一別席某迄不返校而文簿亦未歸趙生去書責問信息杳如

黃鶴心頗疑之。然猶不知爲其所欺也。一日有某生來校告諸同學曰：席某已訂婚某家女。娟娟此豸吾見猶憐某之喜可知。已生聞言未竟遽自座上躍起失聲而呼。面色慘白如紙。衆咸驚異疑爲病作。生托言無他。掩面入室。心如刀割。欲泣無淚。但連呼晴雪。席某不置讀吾書者。亦知此事之底蘊乎。蓋席某本吳門富家子。心艷晴雪之美。嘗求婚於陳公。陳公以門楣相埒。堪結朱陳。心欲許之。特不知快婿之才學如何。因有要求文簿之舉。席某得信大恐。遍閱已作無可應者。乃出此李代桃僵之計。紹繼卒墮其術中。陳公閱文而大悅之。遂以示女。初女聞父與論婚。泣不食。謂非得紹哥爲夫。寧以丫角終。父怒曰：癡兒顛作耶。以貴家女下配田舍郎。羞煞門楣矣。至是以文示女。謂席某之才實不下紹繼。堪與女匹也。女不忍重拂父意。取而閱之。讀未及半。忽失聲呼曰：噫。此非五年前紹哥所作乎。何物豎子盜人之文以爲己有。狗彘不食其肉也。陳公聞言初尚不信。繼於書角捲處。宛然見有王紹繼三字。始涉疑訝。女卽致書紹繼詰問。所以紹繼得信亦致書陳公痛述席某之妄。且略露求婚意。陳公恍然。因婉謝席家媒妁。公無子。遂以生爲贅婿。而有情人乃終成眷屬焉。

▲水獺精

(病鴻)

考獺之爲物。其性屬陰。深藏水底。喜捕魚食。惟來去無定。一時難測其行止也。吾鎮西貫金江中。昔年常有此物。

每當深夜人經此處恆見之漁人屢欲捕之迄久未獲而獺亦不知何往已越多年矣忽於去秋有航人陸某舟行過此其時月色如畫見蘆葦灘畔一黑影狀若犬細視之即獺也陸持篙驅逐獺即入水遁去陸抵家後毫不在意及臥覺有物自踏步而至床一躍壓於胸際冷氣相逼侵入毛骨身麻木不能動口呼救不成聲爭扎移時家人聞聲起環視牀前陸急囑遍覓房中一無所得自是每夕必至不堪其累陸因此臨臥而懼邀人守夜事爲鎮中程某所聞程年少負氣自矜壯胆平日聽人談鬼怪事輒非笑之有好事者懲患之往程欣然諾偕至陸處陸具告其故程聞言仰首笑曰若人被妖祟卽爲妖被鬼祟卽爲鬼烏得爲人大肆譏評而去是晚陸竟得安眠無恙人咸以爲程之功焉詎至翌日相傳程某呻吟床席而不能起親友咸來探視陸亦遣人問訊程忸怩有慚色不肯遽言固詰之據述夕間所擾與陸某一轍舉家驚惶失措特置大魚數種設筵款待其擾始寢噫亦可異矣。

病鴻曰程某年少自負不涉迷信其志堪稱嘉尙然不戒於言終爲獺祟其事可爲殷鑒世之因言語招尤而累及終身者比比皆然程某事猶其小焉者也噫言固不可不慎乎。

雷殛異聞

(病鴻)

青浦北關外三里許，一小村落名鄭家橋。有楊氏弟兄甲乙者，藉祖遺負郭田百畝，各折其半，耕種爲業。甲克勤克儉，常得秋收冬藏之樂。惟膝下尙虛，僅生一女。乙懶惰性成，酷有嗜好，取妻某氏，生有二子，亦不甚賢。每至年終，負債纍纍。乙時乞於甲，甲念同胞之誼，恆周濟之不稍吝。一日，甲謂乙曰：「予年五十，諒無後望，弟子卽予子也，惟有一事不得不商諸弟者：姪女年已及笄，尙未受聘，非擇配過奢，意欲招贅一婿，以作半子之靠。他日餘產必當公派，決無異議。弟意如何？」乙心甚非，而佯允之，歸告諸妻。妻曰：「果爾，大伯家產後日必爲外人，而不爲吾家得矣。將奈之何？」乙默然不語。惡念頓生，翌日早起進城，向午未歸。妻正午炊，其子年甫六齡，向母曉曉不休曰：「今日吾家何客之多也？有紅袍者有金甲者，出入甚忙，母責其妄，不以爲異。及至傍晚，乙匆匆返，手提一籃，滿載魚肉菓品之物。妻問其故，乙曰：「與兄小飲，速爲烹調，毋稍延言罷。」親自邀兄過飲，兄欣然至，見佳餚盛席，心竊異之。其時乙子亦同坐在席，乙殷勤倍至，執壺向兄進酒，預將毒藥藏於壺，兄不知也。正舉杯間，忽而雷電交作，霹靂一聲，乙已僵臥庭前，手指俱斷。鄰右聞聲，咸來窺視，甲具述巔末，遍覓乙妻，不知何往。咸謂妻必通謀，先事而遁。正紛議間，忽聞宅前積薪中呼救之聲甚急，撤薪視之，果乙妻也。面目焦黑，厥狀不堪。問其何由入此，婦嚶嚶不能，回顧室中，乙子仍坐席間，飲食如故，毫無驚覺之態。羣相稱訝不已。甲乃撫乙尸慟哭曰：「因愛一女，傷及手。」

足此吾之過也。於是將乙厚殮。並將乙子撫養在家。以承其後。現甲年愈古稀。精神猶健。乙子尤能孝順。頗得天倫之樂也。

門鬼

(章頁)

與靜齋越之西塢人也。與予先大父相友善。先大父曩爲余輩稱靜齋足智多才。瀟灑逸羣。尤富胆略。其生平事跡。多足道之處。門鬼一事。遐邇傳述。蓋莫不佩其膽略爲之悚然。有餘悸也。先是靜齋就同邑余某聘。課若子於家。歲云暮矣。先生既饗盛饌。領束修。迺荷書囊謝歸。時正黃昏。月色黯淡。風聲窸窣。野無行人矣。靜齋帶着幾分酒氣。行行重行行。覺精神疲憊。力有不支。意欲稍憩。繼恐入睡。必遭野獸患。仍前行。離家約莫有四里之程。未經一墓道。白楊已枯。塞草方衰。荒塚壘壘。陰氣森森。至是不無毛戴焉。靜齋仗酒酣而耳熱。鼓勇前進。毋稍畏。正行間。忽一巨人阻於前。靜齋舉首矚之。狀極猙獰。披其髮。赭其面。袒胸露臂。雙牙突出。口外作噬人狀。靜齋固知其爲鬼也。然避無可避。乃厲聲叱曰。何物惡鬼。敢阻吳某去路。耶。速退。否則不汝饒也。鬼發其啾啾之聲。應曰。若有何能。敢斥我耶。須知我鬼族中最兇悍者也。任縱任橫。由來久矣。即冥司亦莫我敢究。汝休矣。猶望前行耶。然索仰汝胆壯。茲敢相與一鬥。術否耶。若勝我。則讓汝行。否則無還望。靜齋莞爾笑曰。既欲逞術。趣先試。鬼曰。諾。遂

大叫一聲頸際倏現血斑一條閃閃有光靜齋笑曰斯何懼昨東家宰豬豬項間不其有是物耶烏足奇曷再試鬼又大叫一聲長其身丈餘靜齋又笑曰更不得謂爲奇予生徒戲捉迷藏時常匿身樑桷上不更較汝長乎且梨園演蹻足戲又非作是形乎數見不鮮矣鬼迺斂厥形曰既不我懼其亦有以示我乎靜齋曰有隨喝令鬼閉其目俛其身舉其左手掌撫於頭上鬼如命以行己乃啓書囊取出硃筆一支潤唾書一山字於鬼掌上鬼忽狂叫不絕汗淋漓如雨下若不勝其重者靜齋叱曰惡鬼其敢施無禮於乃公乎何叫爲茲不過聊試小術耳鬼哀求曰有眼不識太山幸恕唐突後必不敢矣時靜齋酒漸醒遂亦不復苛制令勿動就山字下添一山字喝曰出鬼竟挺身如前向靜齋一揖而逝既歸家人固不之知僅詢歸何遲靜齋對以東家餐稍晚此事靜齋未常舉以告人恐聳聽聞不無令人生畏也日久與先大父閒談間始道出先大父蓋親聆其言而舉以告余輩者恐非面壁之談也然迄今已十餘年矣近邑人多能傳述而遠近因之遍聞記之以誌其異儻亦談鬼學者所樂聞歟

▲王子道

(鏡雲)

王子道者山陰人父字縵如官二千石有政聲家有寶璧自其曾祖以千金得諸胡僧光華精潔和氏璧不是過也然秘不示人以故知之者鮮年五十餘始生子道子道生有慧骨聰穎絕倫父母憐愛之顧孱弱多病往往

而劇或謂惟寶物可以鎮邪母因出寶璧令佩之由是稍稍見於人長而就傅尤能探隱索微發前人所未發善作文縱橫排奐雖名宿亦頽首以爲不可及於是文名大噪子道亦漸漸意氣自負不可一世頗艸芥功名成童之歲出應童子試耽於游燕文字殊潦艸場事既畢猶居逆旅某夕黃昏後聞叩扉聲啓之一儒服者翩然入詰所從來自云鄰舍生陳姓慕居士才華願識荊州無他意也生大喜與之談墳典應對如流悉縷縷可聽而丰神瀟灑有名士氣益重之置酒爲歡談吐間各陳肺腑既而出佩璧示陳並謂非至友不以示也陳接視之色驟變頗露驚駭狀默然者久之既而顛聲曰此係大內物足下何得有此今日幸遇予否則殆矣曩者皇上以家父精鑑別特賜博覽大內珍藏時僕祇六七齡幸得隨侍見玉櫝金絨拱諸其中者正此物也童子何知愛其品煒頗欲得之不圖今日復見於此然足下私匿國寶一旦爲上所聞恐奇禍從此起矣况公子又不知什襲以藏率爾佩帶徜徉通衢奈何懷璧以速匹夫罪耶王大笑曰君醉矣僕有此璧自吾祖至此且百餘年得自胡僧安得謂是內庫物陳聞言遂無語既而縱談古今瞭如指掌約半時逸興方濃忽舉杯起爲公子壽曰公子能捨此璧乎生問奈何曰僕聞之家父云今上最愛璧既得其一未爲耦也今足下之璧與庫藏畢肖苟能決然舍去則僕當介紹諸家父入貢內庭天子得璧必喜以子之才一旦得天子寵平步登雲直指顧問事奈何咬文嚼字甘爲功

名○作○牛○馬○走○而○仍○戀○戀○於○一○壁○也○王○固○剛○直○者○勃○然○曰○是○何○言○足○下○真○醉○矣○此○何○等○事○僕○何○等○人○納○賄○買○官○縱○得○青○紫○甯○不○爲○賢○者○笑○耶○陳○面○赤○奉○觴○而○謝○於○是○復○飲○良○久○燭○已○見○跋○興○辭○而○去○明○日○榜○發○竟○落○孫○山○惆○悵○欲○死○不○得○已○趨○裝○歸○及○埠○將○登○舟○見○有○男○子○投○水○圖○盡○亟○拯○而○視○之○則○陳○也○詢○以○何○故○至○此○初○不○答○既○而○嘆○曰○今○而○後○不○可○隱○矣○因○曰○僕○不○幸○早○失○恃○怙○依○嫂○以○長○嫂○悍○甚○而○兄○甚○悌○顧○亦○不○勝○雌○威○惟○旦○夕○課○予○讀○今○者○以○兄○命○來○應○試○瀕○行○嫂○戟○手○謂○予○曰○汝○年○十○九○若○此○行○不○能○青○一○衿○可○毋○歸○貽○汝○兄○嫂○羞○卽○歸○也○亦○必○殺○汝○嗟○乎○今○案○發○而○名○落○矣○歸○亦○死○不○歸○亦○死○死○於○人○孰○若○死○於○己○言○已○嗚○咽○不○能○仰○生○亦○爲○之○零○涕○因○告○以○同○病○之○苦○陳○太○息○曰○如○足○下○文○章○才○氣○依○然○故○我○則○某○之○不○售○亦○可○無○憾○矣○王○因○邀○與○同○舟○暢○談○豪○飲○既○而○扣○舷○抗○歌○備○極○感○慨○酒○酣○躍○起○情○不○自○禁○大○罵○宗○師○無○目○須○臾○大○醉○同○寢○舟○中○王○醉○解○佩○玉○置○枕○邊○既○熟○睡○中○夜○始○蘇○覺○旁○衾○如○蟬○蛻○閱○焉○無○人○初○疑○其○如○廁○待○之○久○不○至○始○疑○焉○起○尋○之○已○杳○如○黃○鶴○詢○之○舟○子○云○適○有○客○云○上○岸○小○遺○曾○目○見○其○入○道○側○破○廁○中○囑○少○待○舟○固○未○前○發○也○生○卽○登○岸○蹤○跡○之○杳○無○人○跡○王○忽○悟○彼○殆○爲○盜○璧○來○者○返○視○壁○果○失○所○在○自○悔○鹵○莽○然○無○如○何○矣○王○旣○恥○功○名○之○失○又○痛○寶○璧○之○亡○悵悵○以○歸○由○是○得○狂○疾○云○

▲記狐二則

(荆建民)

吾邑普甯寺。建築宏敞。殿宇嵯峨。禪房屈曲。後園曠宅。久局以是多狐。類陰晦之天。月明之夜。輒出爲祟。時而樑棟火焚。撲之卽滅。時而鼓振。磬鳴迹之已杳。諸如此類。匪伊朝夕。惟不爲人祟耳。

某年夏。爲先祖母十週忌辰。禮懺於寺中。時當盛暑。室中頗苦煩悶。晚膳以後。兄輩相與納涼殿前。維時月光皎潔。遠近悉辨。瞥見鼎側立一緋衣女子。雙鉤纖小。鮮艷動人。初疑爲眷屬也。呼之不應。惟聞格格作笑聲。旋即姍姍而去。二兄疑而蹤之。瞬息失其所在。入室遍覓。亦不得。以詢家人。咸云未見。不禁相顧錯愕。嗣後檢點室中所置糕點之屬。失之過半。案上有爪痕。叢雜作梅花式。此余垂髫時親見之者。辛亥以此園囿爲校舍。其祟遂絕。幼時就讀於蔣氏。其宅甚古。頽垣荒井。蓋曾歷洪羊劫者。屋前後凡五楹。獨後樓三間。絕無人居。先是樓賃與某氏。某氏自遷入後。夜間往往見有白衣老人。偕長鬚奴數輩。出沒燈下。戟指怒目。若恨其爲鳩占者。某氏恐遂遷而之他。今此樓空曠。近十年矣。一日蔣之婿李某。自關中來。李固武夫。有胆略者。聞人言其異。不之信。是夕。堅請撲被居樓上。衆止之不聽。既寢。了無他異。益嗤其妄。無何聲忽大作。樑上塵簌簌下。墮旋覺一茸茸者。壓身際。舉爪攫其面。痛澈心髓。乃大號。衆聞聲驚起。相顧咋舌。急遣胆壯者執燭上樓視之。見床上被褥凌亂。李蜷伏地上。口鼻被創。血痕狼藉。雜以泥垢。共昇之下。大病月餘。始已。至是無敢居者。翌年。蔣之長子亡。婦新寡。哀思慕篤。一

日入廚下見二小狐媾於薪上惡之潛杓鑊中沸水澆之狐大嗥狼狽遁去不數日駢死繇是羣狐擾益甚門窗器物莫不被毀一夕將婦之褻衣擲諸街市見者咸譁笑婦羞憤竟自縊死今其宅已三易主矣

▲雲娘

(鏡雲)

廣陵鄒生宦裔也性落拓不好讀諸書一覽輒廢獨傾慕朱家郭解之爲人言語間有豪氣十餘齡喪父期年又喪母遂獨擁巨資益慷慨好客凡江湖豪俠落魄來歸者不問清濁咸獲其所或諷之曰若輩良莠不齊公子一以禮遇之恐去禍不遠矣生慨然曰子不觀今世乎在上者妄作威福罔顧天理百姓奔走疲命飢寒欲死而三年任滿官囊充物其非掠劫而來者幾何不過操術異耳若夫盜名雖惡而劫富濟貧亦古之義俠也故與其奉迎齷吏博其不可必得之青睞孰若廣交天下豪傑由是交接愈衆越數年產漸盡然仍不自惜揮霍如故年餘而房產田宅遂告罄矣家既驟落自給且不支不能供諸客之求於是客漸疏婢僕又散盡生猶未婚時子然一身顧影自憐撫今追昔不覺愴然自恨少年不力學致所友非人乃奮志讀書檢書篋得破書數卷朝夕諷誦焉一夕生方挑燈誦工部集忽聞呼開門聲耳之清婉類女子大疑念深宵何人豈鬼子來挪揄耶然平生不信鬼狐事卽亦不懼徐啓闔有女子排闥入掠髮微笑國色也大驚欲閉扉女徑入趨生座斟茶自飲見案上書翻

閱之。哂曰。公子近日亦習儒耶。生自燈光下。睨之。則頰暈朝霞。神凝秋水。雖古西子。商威不是過也。不覺驚喜。交集。亟詢所來。頗涉支離。固詰之。女正色曰。妾良家女。非鬼非狐。又非淫奔者。徒以慕君之義。將有造於君。非涎君財貨者。公子何詰之深。拒之頻耶。生曰。卿意良佳。雖然。卿與僕曾無邂逅緣。卿縱憐僕。僕甯無所疑乎。且娘子日飮膏粱。衣文繡。黃齋冷粥。豈所能堪。卽能之。棄安樂窩。而就煩惱城。異日不將自笑乎。女拂然曰。是拒妾矣。妾憐君孤苦。故來佐君成家。不意竟爲所拒。言已而泣。生爲心動。良久拊掌曰。得女如卿。亦復何求。向所以遲遲者。但恐爲卿累耳。卿旣願之。僕之幸也。笑而起。促與俱坐。諧笑雜出。漸臻狎褻。女婉却之。生請求再四。女微噴曰。妾千里而來。甘冒不韙。以爲君義士耳。公子但以義處之。安得復作輕薄態。且夫婦人倫之始。父母主之。媒妁言之。斯爲正道。若夫苟且之行。自好者恥之。而謂有義者行之乎。生聞言面赤。默然者久之。然亦雅不欲拂其意。且以爲此特一時語耳。卽不然。浮生天地間。得此佳麗。日夕相對。艷福正復不淺。姑諾之。女始悅。微叩姓氏。女自白爲雲娘。詰其家世。但笑不答。生以爲或其中有不可對人言者。然極言之。不過奔妾耳。因亦置不窮詰。少選女曰。如此良宵。何可虛度。妾來時。略帶囊金。沽酒以破岑寂。可乎。生笑曰。僕雖貧。尙有杖頭資。卿遠道來。何敢反令作東。道主。遂極囊出金。可三兩許。與女笑諾。袖之出。約半時已返。良醞滿器。香撲鼻觀。生狂喜。與對飲。女殷勤勸酒。吐

屬風雅有名士氣生益敬之酒數巡生忽蹙額曰僕篋貧鄰里皆知一旦得婦能無間言耶女曰妾計之熟矣妾懷中有千金門外有二隨婢有四駿騎與君星夜北上以避物議可乎言次卽出朱提置案上略一叱咤門外婢亦排扉入視之則二鴉鬢也風韻瀟灑亦自可人婢見女稱娘子謂車騎已備請速行女起挽生時生已有醉意竟起從之出門則怒馬如龍繫柳樹下女扶生上騎女與婢亦就鞍甫一扣韁馬卽飛馳疾如流矢生雖能騎然亦頗驚悸女爲嚮導東則東之西則西之時方中夜素月流矢清風振樹萬籟俱寂中惟蹄聲得得如相酬答生此際百感交集焦灼欲死醉亦頓解返顧女則略無所苦始疑彼殆非常人然亦不敢問須臾鷄鳴月落天且曉矣生就馬上問女曰此行離廣陵幾許矣女曰約四百里生益驚不敢再致詰研更前行停午女撫生臂低問曰公子不憎跋涉且久不食得毋飢且疲乎生曰甚矣憊雖然此間荒僻無居戶將奈何女曰是易耳前行十里有山寨當延君入餐生大愕曰僕聞山寨乃綠林豪傑藪行客避之且不暇卿何復言就之况千金在懷得毋自投羅網耶女大笑曰君近習儒翻盡前習矣豈不之憶及數年前所爲耶若輩皆信義士或曾顯宦徒以當今之世爲國者皆素絲而治卽有一二骨鯁者又復不容於當道居要位享厚祿大都忘義鮮恥之徒如使犬羊可以威劫之而不可以理喻天特借手於綠林務必殲此朝食是以鋤惡扶善盜之責也彼貪官污吏囊括民膏者雖遠

在千里之外。彼輩取之。且如探囊者。夫忠臣孝子。孤客單旅。彼扶濟之。不暇甯復有妄。劫妄殺。學鄉曲土匪者哉。且彼劫富而濟貧。盜亦有道。言出於子而妄之。耶君即獨往。亦無禍。矧與妾共。耶生漫應之。而心志恣如。重有憂者。行行重行行。忽面一山巖石。岫崒崒。嶙嶙如英雄之露頭角。生與女並騎入山深林密。暗蔽天日。顧盼左右。頗滋惶悚。忽聞鳴鈺聲。生懼幾墜馬。即隔騎牽女衣。請速走。避女笑慰之。並勒其馬。生騎亦停。則見昂藏偉丈夫二三。鞵腰繫刀。耀如雪。自林間出。見女稱娘娘。拱立道左。女曰。速報大王。謂予至。偉丈夫領命去。少選。忽有鏤膺朱幘。輿馬下山者。女即促生下馬。已亦下馬。則見來者一俊少年。眉宇軒昂。迥非凡品。見女即下騎握手。爲禮。略致寒暄。瞥見生。問爲誰。女答曰。是即濟陵鄒公子也。少年聞言。即前揖。生謙讓。女曰。此名商山與君爲禮者。即二大王也。生慙於感。哆口岔息。不敢作聲。少年即央女及生入寨。坐既定。少年問女何之。曰。爲公子計。行且北上。少年問公子近况。女俱告之。少年亦爲歎。歎既而曰。曷不即居此。豐衣美食。某等自供之。萬里迢迢北上。未必有佳境。何計之左。耶女曰。兄癡矣。公子何如人。豈吾輩若。但能惠吾一簞食足。感盛德矣。少年立命。庖人治美饌。女曰。吾騎亦飢甚。當飼之。左右謂已昇粟二三石矣。女點首。生見堂上所陳設。皆稀世品。不覺頻嘆。既而饌上。醞備聖賢珍。窮水陸。雖荀氏饌。經段家食品不足擬也。少年延生上座。生固讓不獲。遂就位。女左之。少年右之。生雖飢腸轆

輒然爲畏懼。所勝對此珍饈，反覺食而不知其味。少年言辭豪邁，酒量頗洪，須臾食已。女偕生起致謝，並辭行。少年亦不強留，呼童托盤，金千兩，上女曰：途中重滯，不便行旅，五百金已足矣。遂命二婢分攜其半。女出寨，偕生跨馬行。少年送之至山麓，乃回。生始知女亦綠林中人，然察其舉止，似無惡意。由是深德之，復問其姓氏。女仍含糊不肯答。生亦不敢問。後此越日，必一餐，越二日必一宿。所棲皆綠林中。凡五日，抵一城。女曰：是安徽安慶境矣。此地風俗古樸，尚可居。生亦欣諾，因出金賃居，遂舍焉。女出懷中各寨贈金，得三千餘兩，留其六之一，以爲家用。以其餘勸生習商。生亦首肯，與鄰舍翁共謀之。女居家勤操作，凡事皆躬爲之。有遠役或市物，則遣二婢隣舍翁富經驗。又善賈，以故獲利甚豐。如是者六七年，積資至十餘萬。計昔之所失者，盡復矣。然女雖與生偕出入，而此六七年中，異室而寢，相處如友人，咸疑焉。問之，實無所私。一日，忽謂生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君以妾故，累君無妻子，妾罪大矣。當爲君置室。生岸然曰：是何可者？感卿盛德，無以圖報，其或敢有異心，女執不可。生不得已從之。而選擇甚嚴，逾月始得二姬。旣成禮，爲置東西院，使分居之。已則獨處書室中，如賓友焉。生心益不能安。然亦無如何。又逾年，東院妾忽舉一雄女，喜極，將彌月，預爲治湯餅筵。至期前一夕，忽失女所在。生大驚，徧搜家中，杳如黃鶴。忽於生案上得女一箋，謂所事已成，謹辭別矣。生不覺大感反覆，誦之，不忍釋手。已而嘆曰：予實負之。其又何

咎雖然其何敢忘德。遂爲建廟於宅旁。顏曰雲娘祠。春秋享祀焉。越數年。京師忽來一技師。精射擊。一時無敵手。名譽赫奕。生聞之。以爲彼殆雲娘一流人。欲因以求雲娘蹤跡。因入京謁之。師見生。亟問雲娘奚往。生不敢直言。支吾曰。已物化矣。師怒曰。予日前適見之於淮泗之間。姑以試子。子安得誑我。生知不可隱。盡舉其實告之。復詢其歷史。師曰。足下猶未聞耶。當爲詳述之。雲娘孫姓。父名暉。曾撫關西。其微時。嘗受公子賜。及貴顯。不敢忘。居嘗詔雲娘曰。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爾其毋忘鄒公子。雲娘幼得名師傳。嫻弓矢。劍戟亦無不精。曾與角藝者。莫不敗。會洪楊事起。父陷於敵。雲娘忿甚。單騎入敵寨。掠父屍歸葬焉。餘怒未息。欲以麾下兵投官軍。旣而歎曰。若輩亦好男兒。予何苦作胡虜家奴耶。遂亡命走江淮間。交綠林豪俊。訪所謂廣陵鄒公子其人者。以成父志。與予交最早。故得知其詳也。言已各長嘆。由是益欽佩其爲人。生年九十餘卒。子能紹箕家業。益振云。

▲黃販

(荆建民)

黃販蜀人不詳其名。以販賣用具爲業。人因以是稱之。黃流寓吾邑。無家室兄弟。祇一母。雙目失明。年且邁矣。黃事之至孝。晨出晚歸。無或爽。母有所命。罔不聽從。貿易所入。悉以贍母。自奉儉約。不煙不酒。性仁厚。不貪意外財。且慷慨能急人之急。鄰有父死者。家貧無以爲殮。貸之戚友。無應者。號哭終夜。黃聞之。惻然動念。輾轉達且慰。欲

有以助之。顧己無所蓄。乃將貨具若干。廉價脫與商店。得十餘金。亟納諸其家。曰：以此依若父棺木之需。不足當更爲子貸之。其人感泣拜受。黃復爲之貸十數金。得以殮里人。聞之羣嘉其義。黃始終無德色。亦不索償。冬暮酷寒。黃衣敗絮。設肆市中。瑟縮與朔風戰。人有詢之者。領首而已。蓋黃每屆歲暮。輒休業。與母圍爐一室。怡然自得。今則糧無積。蓄債又待償。不得不出此耳。後數年。母卒。黃躄踊哀號。不食者累日。自是每餐輒先供母。靈泫然流涕。夜則枕積藁。臥柩側。終年不衰。及光復事起。黃遂不知所之。後有從軍白下歸者。言雨花臺之役。曾見黃於鎗林。彈雨中。殆陣亡矣。

▲靈魂記異

(荆建民)

靈魂之說。爲維新者所不談。曩余亦以破除迷信。自詡聞人言之。恆嗤爲妄。及親歷其事。兩則。乃知天地間鬼神。之說。信非誣也。

余家房屋。建諸百數十年前。累世替居。未嘗脩築。一日。後樑突折。兩廂傾焉。先是。余嫂獨操針黹於庭間。偶一舉首。恍惚見先祖母。輩魚貫而入。爲狀若甚匆促者。初疑眼花所致。俄而見狀如前。乃大駭。以告母。輩互相詫異。爰購冥緞若干。焚以禳之。房塌卽於是夜。余及兄輩外出未歸。母與嫂則共製冥錠於庭。以是得免於厄。謂非冥中。

有呵護之歎。

壬子之秋三嫂以產歿舉家哀悼嫂有婢名如意爲隨嫁來者操作頗得嫂氏歡嫂歿婢哭之慟一日入園內收取晒衣時落日銜山暝色四合婢癡立有頃頗涉冥想及回步竟似見嫂氏馳入園舍亟尾之不見乃坐舍中痛哭少頃懷懂睡去覺有人立其前視之嫂也容色衣服悉如平時撫其額悄然曰汝可善事主人毋念我日暮矣盍去休言已不見婢亦醒奔告余兄時兄正午睡初覺聞之不禁流涕蓋亦見嫂入夢云。

▲樹仙

(志愚)

嘉定東南鄉戩浜橋西費家村有銀杏一株歷年已久近有費姓族人某異想天開於上月串同一無錫快船人張德山在此樹前搗鬼將樹皮扞下用紅紙包好作爲仙丹有人問其來歷則云爲因渠子病重醫藥無效某日樹仙來家附於病者身上許爲救援故尋訪而來旣而又有一常熟人來求仙丹亦作如是語近數日鄉之遠近有買棹有乘車前來求此仙丹者絡繹於途費某則每客取香金六十文以外香燭紙鏹所獲甚厚並建茅屋設茶肆以作鄉民休息之所莫不利市三倍竟啓族人覬覦之心皆欲得此仙樹幾相鬪毆幸有族人願爲魯仲連出而排解雙方得以和平了結然迷信家求丹之熱忱正方興而未艾也。

▲劍俠

(無埃)

有姚某者粵人也。素有胆力。常遊齊楚間。從名師學藝。及歸。父母俱歿。家亦中落。遂投鏢局業。保鏢常往來南北。聲名甚宏。盜畏之。莫敢撻其鋒。會有山東巡撫柏某者。素性刁猾。賣官鬻爵。無所不爲。解任赴陝。攜有私囊。約計數十萬金。懼被盜劫。聞姚某名。厚聘之。姚以其爲貪官。有損己名。婉辭卻之。柏怒曰。若何自尊如此。吾豈真懼盜哉。遂更聘鏢師李某偕之赴陝。初李某曾爲巨盜。被姚某所破。罪當死。姚憐而有宥之。令其業鏢。以續前愆。詎李狼子野心。絕不感姚之德。反嫉其勇。常欲害之。今既爲柏保鏢。涎其多金。至半途與盜約。佯扮姚某狀。乘夜劫其財。柏見之不辨。真僞大怒曰。匹夫焉敢如此。吾當手刃之。遂遺程至陝。令人捕姚。至備受梏楚。強定其罪。繫之於獄。是夜設饌饗李。飲至半酣。忽簷際如飛鳥墮。一士人昂然登階。拔劍梟李首。且大聲謂柏曰。汝爲宰數年。未嘗施恩澤於民。剝削如許。脂膏故天假手於盜。以劫汝資。豈姚某之咎哉。言罷。以劍剝其兩耳。曰。取此以爲貪酷者儆。柏痛極而暈。及蘇。則士人已不知所往。急使人往獄中視姚。亦杳如黃鶴矣。

▲某少年

(無埃)

清和張豐家小康。性慷慨。見鄉里有貧乏者。常資給之。雖傾家不靳也。一日因省親北上。日暮宿逆旅中。鄰舍先

有某少年在張以旅舍寂寞見少年個儻可愛遂叩其姓名相與問答竟成莫逆張欲留戀數日不忍遽別少年勸其速行不聽不得已乃曰此間暴客甚衆君囊橐充盈不無有他患否張聞其言心動曰明日行可也遂寢詎逆旅主人固非善輩乃盜黨也見張饒有資財潛與儕輩約乘夜劫之張初聞少年言轉展床席既疑且懼將及夜半忽燈火大明羣盜執鋒刃向張室而來張大懼顛盡獻囊金以自贖盜不許捆以繩欲害之未幾天明張思夜來少年之語果驗疑其與盜有約自恨濫交惡少正怨恨間忽見少年自外入見張被捆大怒曰若何爲者殆將不利於吾友耶汝輩豈不聞江湖有某少年乎羣盜聞言大驚爭解張縛環跪乞命少年怒猶不釋張見而憐之代爲懇情少年曰若輩不問好歹惟利自圖殺之適足污吾刃遂赦之復謂張曰弟適間他出致君受驚吾之過也張感其恩贈以金少年笑曰我烏用此阿堵物爲若有缺乏是當向貪官假貸也言罷出囊中劍與張曰倉卒無以爲贈聊將此物相假北上當無憂也張受其劍約以後會少年曰鄙陋之夫居無定所有緣自當復會奚效兒女態哉張遂行途間數經盜巢見其所佩劍皆不敢稍加侮慢然究不知少年姓氏爲誰也

▲二烈女

(吳志癡)

北京有二女俱周氏一爲府學生周保生之女一則處士周承生女也二女同居同事女工動止有饑言笑不苟

豕在湖西之東。明末時，湖濱姦民聚衆爲亂，日夜劫人。二女奉父母命，乘小舟避匿某處草屋中，日久糧絕，採草根爲食。姦民知之，令其黨數十人，駕小舟往，反接二女手而縛焉。二女手相持，背相倚，已至舟中，各搖其身而頓其足，船小不堪震盪，竟致傾覆。姦民亦溺焉。有泅水得脫者，報知其曾，皆相顧失色，稱其義烈。越日，姦民已死之屍縱橫湖面，惟二女之屍不見。月餘後，兩家父母覓之，屍方浮出水面。二體猶團結不解，面色如生。父母哭之慟，力擊其手，始開。時亂後無處購棺，保生家有雙格大箱，遂合貯二女之屍，葬於曠野。其後塚間生兩樹，密葉繁枝，作交互形。人咸以連理樹目之，歎爲節烈所感云。

▲孫某

(愛珠)

海隅多盜，出沒無常，傷害人命，行客苦之。同學孫某，世家子也，膂力過人，善舞雙劍，舞時白練橫飛，寒光四迸，嘗於課餘談及其翁遇盜事。某年秋，翁攜資收棉，赴某鄉，獨行於微月光中，憊甚。適小舟款來，詢知路向相同，即附船往行五六里，入狹港，兩岸蘆荻叢生，微光盡蔽。知有異，陰起坐，鷓首執篙，以備時。將三鼓，月色復暝，晦河道更狹，荒僻幾不類人境。把櫓者口作異聲，板下五六健男子躍而出，露刃撲翁。翁乃躍岸上，執篙而待。一賊挾械奮身上，翁以篙點其胸，賊避不及，下水。殍一賊繼起，又仆焉。羣呼嘯去。翁行十餘里，天始明，乃棄其篙，事後未聞。

屍○案○發○現○蓋○羣○賊○懼○罪○私○埋○之○矣○

▲縊鬼

(寄陶)

京○人○某○喜○賭○四○字○寶○素○以○賭○博○為○生○活○膽○量○極○大○夜○則○非○三○四○鐘○不○歸○一○夕○深○晚○行○至○海○牆○『○卽○三○海○』○轉○角○之○小○橋○隱○約○見○面○前○有○一○婦○人○迎○面○而○來○近○視○之○則○一○美○貌○少○婦○也○隨○問○嫂○為○誰○何○深○夜○獨○行○殆○受○翁○姑○虐○待○或○與○阿○兄○口○角○耶○少○婦○置○之○不○顧○掉○首○而○行○某○尾○隨○之○朗○朗○復○語○曰○倘○與○何○人○吵○鬧○卽○請○示○余○余○當○設○法○伴○送○歸○也○而○少○婦○仍○若○不○聞○也○者○不○數○武○此○婦○忽○回○面○向○壁○某○遂○牽○其○衣○裾○欲○作○謔○浪○之○舉○不○料○婦○一○回○首○瞥○見○七○孔○流○血○猙○獰○可○怖○某○不○但○不○畏○且○將○口○內○硃○砂○『○按○口○啣○硃○砂○所○謂○猜○寶○定○心○心○靜○不○亂○耳○』○滿○噴○其○衣○女○倏○然○不○見○而○毛○髮○轉○覺○悚○然○急○卽○返○家○寒○熱○交○作○夢○中○作○囈○語○云○汝○將○我○衣○滿○噴○硃○砂○速○為○濯○去○不○然○我○索○汝○命○家○人○聞○之○驚○慌○無○措○購○冥○錠○數○事○焚○之○並○許○做○冥○衣○等○物○而○仍○囈○語○不○絕○百○治○無○效○不○數○日○竟○斃○

▲趙某

(桂珊)

清○末○吾○鄉○賭○風○極○盛○雖○有○司○嚴○厲○示○禁○而○役○隸○貪○得○規○費○陽○奉○陰○違○致○開○場○聚○博○者○不○卜○晝○而○卜○夜○呼○盧○喝○雉○之○聲○不○聞○於○城○鎮○而○聞○於○鄉○村○焉○賭○徒○趙○某○膽○頗○大○覓○賭○東○西○村○往○來○恆○以○夜○雖○當○朔○風○怒○號○百○草○衰○枯○楓○林○月○黑○

鬼聲啾啾時弗懼也。一夕赴某村賭。正行間見前有一女行甚捷。因念茫茫黑夜踽踽獨行。非私奔卽赴桑間約者。尾之。奈趙行急。則女益急。趙緩女亦緩。可望不可卽。無何抵一村。女飄然過垣。若無所阻。心滋疑焉。乃踰垣入。見矮屋中光閃閃。露燈火而鳴。嗚然聞哭聲。舐窗紙窺之。見一女坐榻上。懷抱嬰兒泣。且訴謂伊夫貪賭敗家。已釜無糧身無絮。仍不念妻孥。凍餒竟質被囊資而去。似此無生人趣。不如死休。一女旁立。手持帶示令自縊。趙知其爲鬼。破扉入。鬼女不見。女則驚起。趙乃以好言勸藉之。且告以所見。女若不知者。然正驚異間。女夫自外歸。得其情。向趙稱謝。趙乃去。次夕趙尙未出門。見鬼女來。氣勢汹汹向之。尋覓趙取一木棒直撲女。女不敵。反奔趙。追之。越莽穿藁。卒抵東郭。繞孤塚數周而沒。趙識其處。乃返。隔夕女復至。趙與之且戰且走。奪徑先達孤塚。坐其上。女不得入。始則叫囂萬端。繼則婉言哀呼。惟相距十步外不敢近。趙卒不去。迨村雞報曉。東方漸明。女形漸滅。視其立處一片朱殷。數升膿血耳。趙自是人咸以子龍第二稱之。壯其有膽也。

▲董輝春

(無埃)

浙之丹明鎮者。地質枯瘠。水旱頻仍。以故稻麥皆不能種植。而征收田賦。則與他處相若。貧不能給者。則差役催捕乘勢勒詐。甚至賣兒鬻女。尙不足償其值。有董輝春者。鄉之富室也。目覩慘狀。頓發慈念。憐鄉民愛此無辜。遂

邀集二三紳士聯名具稟乞浙撫以下將田賦減征初俱不許再上已有允意詎有樓某者爲巡撫族人擅權納賄肆無忌彈人或求於撫不若求彼之速今聞丹明有呈減田賦事未經納賄於己大怒曰蕞爾小輩烏敢如此吾若不阻撓其事誓不爲人遂入見撫訛董爲刁紳謂其要挾減稅必詐索鄉民之金錢以實私囊若不重懲何以警後且田賦爲國之正稅何得擅減撫受其愚遂批駁不准且出差捕董鄉人聞之大驚爭奔告之使其速遁董曰不然吾常至省親見撫而陳吾鄉之苦况撫或憐而減之誠爲大幸否則惟一死而已今若先遁是反彰吾之罪也遂逮捕至省乃樓某復賄諸吏誣成其罪竟置大辟丹明鄉人大懼欲羣起爲亂巡撫見民心已變恐釀大禍始允減田賦之半鄉人咸感董紳之義收其屍擇地葬之並歲時往祭以示不忘云

▲鬼眼

(鳩拙)

宋君杏保自杭縣來相與燈前話舊孜孜忘倦爲余述鬼眼事聞之不禁訝然因隨錄之以志其異(以下均宋君語)杭縣有挾姑布之術名鬼眼者設肆省垣所言無不奇中故門庭若市時有客杭巨商甯夏人某甲詣問休咎方入室鬼眼卽指之曰此陶朱公也惜乎壽命不永仲秋前後數日行將不免乎商聞懼甚卽起程歸未幾舟抵長江見一婦呼天號泣商問故對曰妾夫作小經紀資本僅數十貫朝渡江販鰻夕見柴米以歸日日如

是不料。妾今將資本遺失。不但餬口無資。定當被夫箠死。故甯自溺。以免痛楚。惟腹中一塊肉。實爲家門嗣續所關。故號泣耳。商聞而歎曰。吾以惜命。故倘鑄金能代。亦且不惜。何彼竟欲自捐其軀。噫。可悲哉。爰予銀百兩而去。後商旋里。以鬼眼之語告之家人。並與戚友永別。閉門待死。父母親故百計勸解。弗克自寬。既而八月已過。竟無凶耗。乃復買棹。至杭途中。忽遇大風。舟阻不得行。恰泊曩昔駐舟處。上岸散步。適逢向所予錢之婦。襁負嬰兒。拜於路而告曰。昔賴恩公拯救。浹旬卽產此子。母子當沒齒不忘大恩也。商聞而大慰。逮至杭後。復造鬼眼。所請相鬼眼。愕顧半晌。曰。君胡未死。是真大奇。後經細觀氣色。拱手致敬曰。君曾活母子二命。積此陰功。無怪得有今日也。商奇其術。贈數金焉。

▲孫瞎子

(忘憂)

攬鎮有瞎子孫某。以星卜爲生。妻何氏。丰姿娟好。而性極淫蕩。桑間之行。屢有所聞。孫某因雙目不能見。徒喚奈何而已。然深恐何氏謀害。日夕防備。惟謹。身畔常帶有極銳利之匕首。以禦不測。一日。鄰人請孫占命。何氏乘其外出。約姦夫程某。續歡不圖。孫適歸家。聞房中啁啾。似有人語。故作不知。而避之。何氏見孫歸。在房屏。其呼吸不敢作聲。既而下床。探首外視。見孫靜坐廳中。持煙管吸烟。神色自若。何氏以其爲未覺也。急以手招程某。低聲囑。

其速走程乃抱頭鼠竄而去。何氏出問孫曰：今日得錢幾何？孫以千錢對，並言鄰村某嫗約明日七句鐘往廟酬神。今晚須早眠，免明朝晏起。何氏聞言，唯唯翌朝。孫果攜胡琴、挈鈔袋往。何氏大喜，又密約程某至。其實孫云往鄰村者，知何氏必乘機與姦夫續歡，故作此迷陣以誑之。出門後，匿於屋後之無人處。及聞何氏啓扉，出乃復入臥房，蜷伏床下。迨程入室登床，潛出揭帳，猛刺之。適中腰部，程大呼一聲而斃。何氏大驚，見程腰間匕首深入寸餘，鮮血滿床，面色灰白，顫抖不止。而孫已在門外大呼捉姦，鄰人聞聲，麇奔入房中，見程某死床上，知所殺係姦夫，惟不見何氏。四處尋覓，忽見被中蠕蠕而動，急啓視之，則何氏也。衆欲鳴之官，孫力止之，呼其父母至，迫令其歸。氏之父母以女不貞，玷辱門楣，欲致死地。後由旁人婉勸，令其將女領回，賠銀一百兩與孫，作再娶之資。寢事程某則草率掩諸荒郊，幸鄉間離城遙遠，當時鮮有知者。

▲布商

(無埃)

粵有黃某者，大賈也。常往來南北，積資頗鉅。性慈善，見貧窮者，恆資給之。布商某家貧，上有老母，無力營業，常累日不舉火。黃見而憐之，與以金，亦不甚謝。且輒至黃處，索布帛，攜斗米而去。家人皆厭之，黃獨不以爲意。雖有求不拒也。未幾，布商母死，黃出資力爲營葬。事畢，布商辭黃曰：今當遠別，後會有期。黃留之，不得飄然竟去。歎惜良

久自是以後音信杳然無復有此人蹤跡矣。邑有富室某者與黃有隙。一日忽被盜劫。遂呈宰控黃爲同黨。宰固貪墨者。遂捕黃。黃大懼。賄宰且賂富室。令其勿訟。及出獄。家亦中落。乞借於人。皆無有助之者。室人交譎。怨黃不已。黃惟終日默坐。如弗聞者。而昔日之親朋知己。竟無人一至其門。時黃之困苦已大似昔日之布商矣。一日布商忽登門見黃。驚曰。君何一寒至此。真耶夢耶。黃具告之。布商曰。吾今遠來。未攜巨金。有不腆之儀。聊以報君恩於萬一。言罷。出百金贈黃。曰。數日後當復至。幸待我。遂去。及數日。則布商果至。負擔者絡繹於途。纍纍然皆黃金也。黃大驚。却之。布商怫然曰。吾昔日受君之財。曾出一言相謝乎。何今日見拒之深耶。黃不得已受之。布商宿數日。別去。臨行。黃詢其居址。則曰。僕絕跡紅塵久矣。居無定所。不勞相問也。自後終身不復相見。而黃亦驟富。且較前爲甚矣。

▲某公

(穎川秋水)

明季觀察使某公者。少窶貧。而性極聰俊。讀書日恆數行。下封翁以窘於膏火資。令其輟業。西鄰楊姓。顯宦也。時已解組歸。每夜聞公讀書聲。輒舉以勗其子。任行謂某乃一窶人子。好學且勿倦。汝曹終日饜梁肉。衣文繡。反不伊若耶。後伊唔聲忽輟。宦異之。遂借他事遣倅。速封翁入府。詢以故。封翁以家貧無力致脩脯。不日將入闈。聞習

商賈告宦竭力勸阻謂乃郎實未易才安可辱以屠僧事吾家兒方延師讀正慮無良伴君果財力絀餼膳書籍吾任之君第令伊即日來舍可也封翁以事出望外喜甚告之公公亦喜遂遵宦命附讀其家如是者數歲公年寢長矣一日封翁偶以要事走宦許談次宦隨以姻事詢封翁囁嚅謂家無隔宿儲日謀升斗且勿給安有餘力了向平願宦曰若然吾願以息女侍乃郎巾櫛封翁聞言疑且駭恐宦一時興到語罔知所對宦知其意笑曰君勿慮以乃郎賢且才豈終身偈促作轅下駒者吾意已決子何疑焉封翁仍以齊大非偶辭宦不許及暮公罷學歸封翁詢公曰頃在宦家有所聞否公茫然曰無之封翁遂以宦語約略告并疑其事之非真公曰宦既出之自許當亦何疑但素聞宦有數女吾須求妻其穉者父笑叱曰癡兒以彼門第娶得其家一赤脚婢已萬幸今宦以女公子相許順其意旨猶懼無福消受乃容汝抉擇耶且焉知非以爾在彼家與彼子弟貴賤相抗缺尊卑禮故特舉此語以相戲乎公曰不然宦之垂青分外兒所知也彼既有意婿我我求妻其少女以是女麗而且才異日兒倖致富貴可與兒相助爲理也父異其語一日宦又遣伴召封翁詢其意向封翁不獲已以實告宦點首曰孺子洵巨眼識人哉可妻也但弱息有言吾家無白衣塔姑委禽焉俟孺子成名後完姻未晚也封翁願如約遂延冰人致聘未數年公成進士入詞林敷歷中外所至有聲大半賴閨中人擘畫也會流寇亂作蹂躪徧數行省一

日賊率悍卒數萬壓境。公櫻城固守。矢盡糧絕。幾瀕於危。賴夫人出簪珥私蓄以濟。始得無虞。而士心益固。及公出戰。夫人亦自率一軍爲公援助。以故公所守土終獲保全云。

▲窩珠場

(尖鳳)

陵谷滄桑。動人興廢之感。至於地陷之說。世所恆有。誌怪異者。莫不謂因巨大之妖物盤踞地中之所致。理或然也。高氏爲角陵望族。當明季時。科第之發越尤甚。如高啓高岱諸公。事業文章。皆能彪炳寰宇。子孫蕃昌。約三百戶。甲第連雲。聚族而居於邑城內之迤南一角。鹿坡先生(卽高岱)所建築花畦內之老鶴塔。至今尙爲邑之名勝。明末邑中災異迭見。高氏通衢中有巨石一。形如野豕。兒童常騎而鞭笞之。思宗元年八月之交。邑城十里以內。雷霆風雨。沉陰不開者月餘。文昌門內帝主宮之道人。年垂八十。言未來事頗不爽。忽以黃泥塑一糕。盛於香盤。覆以黃紙。以手托之。日夜呼於市上。曰。盤底糕。蓋搬的高之變音也。人間糕能食乎。道人則泣不可仰。一夕道人逸去。衢中巨石之四圍。有水漬出。見者異之。捫其石。漸如綿軟。閱數日。高氏所居之地。忽陷。峻閣崇樓。倏化烏有。城之南面亦陷。滔天黑浪入洩水而東走矣。鹿坡花園在紫來門方面。故能保存。高氏之不絕者。殆如線矣。當城陷怪走之時。官民紛集於北城。見黑浪中有大可十圍之紅光團。結不散。或曰。此龍珠也。後人遂呼其地爲

窩球場迄今三百餘年其地低窪如故面積十餘畝深約十二三丈菜畦櫛比地極清幽中有方塘卽巨石之舊址高氏子孫過之不禁淚蘩蘩下也

▲石進生

(觀海)

吾鄉有無賴名王二者幼得僧人授以技擊長遂稱雄於鄉任意橫行鄉人咸畏若蛇蠍一日飲於酒家醉後毀杯碟數器店夥請其賠償王大怒曰若不識王二耶遂揮拳擊之店夥中胸仆地口吐血沫時傍觀者均怒之以目而莫敢奈何忽一同飲之老者起立曰毀具索賠亦理之常汝既不允賠何復擊之使傷今日老夫在此決不任汝胡行也王二咆哮曰王某非人可惹者汝既出大言敢與吾一較拳脚耶言時趨往街中老者亦笑從之而出王卽飛一腿老者以手格之鬪良久老者忽以指點王二腎覺陽莖驟縮氣力由足底疾趨出委地不能起老者大笑曰看汝再欲自負否乃逼王出資作店夥之療傷費臨行爲衆人曰吾太原石進生也平生耑善扶弱強者王二者不過小創之耳後王亦力自改行稱善人焉

▲吳一腿

(居振)

余里有吳志達者翩翩濁世佳公子也性好武能屈一足作商羊舞故里人多以吳一腿名之某年應試入都路

經魯地水道阻隔。遂舍舟登陸。崎嶇山谷。步履維艱。因之大有行路難之歎。一日薄暮。金烏將墜。吳猶躑躅道中。四顧寂寥。無可投宿。正躊躇間。遙見燈光隱逗。林薄乃斲。躡前行。抵其地。正一客店。喜甚。即求寄宿。店夥導入廂房。沽酒小酌。店夥問需何物。下酒。吳曰。肉可矣。又問曰。糠豬肉歟。抑米豬肉歟。吳思天下豕類。未聞有食米者。脫有之。其味之佳。常逾常品。乃答曰。米豬肉少。頃店夥以朱盤盛所謂米豬肉。進。吳恣意大嚼。自爲生平快意。不復數過屠門時矣。食畢。和衣而睡。久之。轉輒不寐。忽聞中庭有人私問曰。今日捉得米豬否。一人應曰。唯曰幾頭。曰。一頭耳。吳聞之大驚。知投身匪窟。命在垂危。且如此僻野。即竭力號救。勢亦無幸。三十六著。走爲上著。無如門已下。鍵起。捫四壁。厚不能洞。正危急間。忽星光娟娟。微露屋頂。諦視之。髣髴若有字。揉升而上。矚之。乃放生椽三字也。蓋當時築屋之匠人。洞知主人底蘊。特於此椽不加固定。可以扳而去之。吳既得其故。遂盡力拆去。此椽屈腿一躍。竟脫重羅。然亦險矣。

▲訟師白某

(子英)

姊丈聿成君爲余言。昔有訟師白某。性陰險。妻李氏甚美。性殊蕩。與其中表周某。私白不知也。一日。白至後園閒步。偶覩一石。基鬆如初。掘奇之。乃翻視焉。見下有錦巾一方。上題情詩。則周爲李所作也。白默悟。仍置之石下。入

室見李亦不言及次夜二人共寢白曰今日自市購得補藥歸服之殊有效尙餘數粒當謹藏也李諾之後數日白忽稱有事欲赴某處須五六日返李暗喜陰使婢告周而陽則眉鎖春山送白啓程且囑早歸毋勞閨中人望穿秋水白慰之遂別約行二三里卽返時天已夜乃踰垣入至己臥房於窗隙窺之則周方在室李以所藏之補藥與服移時毒發狂跳七孔流血斃李大驚遂下床至廚室取刀砍周屍成數塊而置之甕中推入床下以水洗淨血迹始寢白仍踰垣出閱五日歸李笑迎之白亦顏不變色後月餘值李父六十壽辰白與李議餽禮白曰牀下貯陳酒一甕亦可作禮也李強諾而中心已惶懼不安旋雇舟同往置甕鷓首李偁促甚然亦任之而已及中途白至船唇小遣佯爲不慎蹴甕入水李心大慰旣抵李父設筵款之席終退入內室翁壻促膝閒談李亦在旁李翁謂白曰吾壻出入官署所得異聞奇事必夥曷講一二藉消長夜白遂以李事易他名述之及畢李卽趨入臥室須臾膽裂而死然李父終不明其致死之由外人亦不知白妻有中葷醜也白亦狡且智矣哉

▲棗鄉

(無埃)

浙有棗鄉者初以爲其地必緣產棗得名乃臨視其地則未嘗有棗也異之詢諸父老得其始末爰濡筆記之初是鄉有富室秦某者性好惡刁詐百出善與官府往來輒放債與村人之貧窮者約期取價盤剝重利苟爽約則

迫其將子女作抵，不稍寬假。以故村人畏之如虎。苟向之貸錢，未有不預計。若何歸償者，否則妻離子散，號泣道中，無冤可訴也。鄉有田某，家貧母老而孝行殊篤。終日奉甘旨，不稍缺。村人憐而助之，未幾母病醫藥難籌，窘迫無計。正惶急間，其友王某至，詢得其故，曰：「北地棗價騰貴，盍貸秦某金，啖以重利，購棗北上，可獲大利也。」田姑從之，遂與秦某約，貸五百金，月利二分，以三月爲期，立契爲憑。田以百金託鄰媪代延醫作藥餌之資，自與王買棗北上。詎秦某聞之，妬甚，思有以中傷之，遂使人伏途中，佯爲盜，劫其財以去。田受此大創，懷惡欲死。及歸，見母病稍瘥，意殊大慰，惟不敢告。以此事詐言已歸，而王去而已。旣而三月期盡，秦遣人索金。田婉言乞其稍緩，不許。終日吵鬧，田母知其情，驚懼憂悸而卒。秦復訟諸官，官捕田至案，判歸秦爲奴。田憤甚，曰：「吾必將有以報秦也。」遂服役爲傭，未嘗稍有怨言。秦大喜，以爲得計也。一日晝寢，齋中田四顧無人，遽拔劍入室，手刃之，復自刎而死。村人哀其孝義，仿召伯思甘棠之意，因禍緣購棗而起，故以棗鄉二字名其鄉，以示不忘云。

▲劉月清

(寄陶)

劉月清，壽縣人。幼時從師，讀於某私塾。書屋三椽，兩明一暗，以兩明爲書齋，一暗則深扃不啓。月清頗能勤讀，孜孜不倦。每晨入學，則超越諸生先至。一日清晨，月清枯坐齋中心，甚無聊。遂在室內覓一鋼杆，將門撥開，躡足而

入○猛○一○舉○首○覩○床○沿○坐○一○嬌○好○女○郎○正○理○梳○櫛○月○清○以○此○屋○素○扁○女○郎○從○何○而○來○心○頗○訝○之○欲○近○前○一○瞻○其○異○而○女○郎○忸○怩○不○顧○轉○瞬○間○髻○已○梳○畢○肩○上○担○一○短○棒○兩○端○繫○以○雜○色○之○繩○起○立○欲○行○月○清○覩○女○出○神○呆○若○木○偶○而○身○爲○陰○氣○所○偪○昏○暈○於○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俄○頃○師○至○警○見○大○驚○急○探○胸○次○尙○存○一○息○隨○命○人○舁○之○歸○其○父○以○薑○湯○灌○之○逾○時○漸○蘇○翁○乃○詳○詢○顛○末○月○清○具○告○所○見○翁○急○轉○詢○諸○師○師○言○數○年○前○其○弟○婦○縊○於○是○床○故○將○是○屋○扁○閉○不○圖○月○清○之○潛○入○也○後○月○清○大○病○月○餘○方○愈○諸○生○知○其○事○皆○遷○讀○於○他○塾○焉○

▲謝玉初

(忘憂)

謝玉初粵之新會人。畢業於羊城某中學。後留學美邦。肄業於密內沙達司大學化學科。越四年得學士位歸國。任羊城母校物理化學教職。時玉初中饋猶虛。與女師範學校教員胡佩珍交誼最厚。羨佩珍才貌向女求婚。女亦有願。侍巾櫛意允之。不意好事多磨。有情人難成眷屬。蓋女有中表何永基者。畢業於本國北洋大學醫科。女母見其一表非俗。正中雀屏之選。遂與其母論婚。乃下聘焉。時女任女校教職。未知之也。及接家書。言已受聘。距女與玉初訂婚時僅二月。大駭。持書往商。玉初亦驚曰。木已成舟。爲之奈何。悔不早告堂上也。女曰。違母不孝。背約不信。有一於此生不如死。初曰。否否。余不幸不能消受。豔福願結夫婦於來世。妹須從母命。切勿萌短。

見○否○則○人○必○以○不○貞○目○妹○較○不○孝○不○信○尤○甚○也○佩○珍○至○此○迴○腸○寸○斷○無○奈○從○之○辭○教○職○歸○鄉○翌○月○聞○與○永○基○結○婚○矣○玉○初○自○與○女○割○絕○後○忽○忽○若○有○所○失○佳○人○雖○屬○沙○叱○利○而○心○尚○戀○戀○不○置○一○夕○玉○初○忽○猛○然○倒○地○書○然○有○聲○隔○壁○爲○國○文○教○員○劉○某○寢○室○聞○而○大○駭○開○門○視○之○見○初○倒○臥○地○上○口○流○黃○水○旁○有○一○碎○瓶○劉○以○爲○被○人○謀○殺○也○出○扃○其○門○遍○告○寄○宿○學○生○及○諸○教○員○嚴○守○校○內○門○戶○然○後○入○室○遍○搜○凶○手○並○無○蹤○影○雜○物○亦○依○然○未○亂○衆○怪○之○急○召○醫○生○至○令○校○役○抬○屍○至○床○醫○生○細○驗○屍○體○無○絲○毫○傷○乃○用○顯○微○鏡○檢○視○碎○瓶○殘○液○始○知○爲○化○學○藥○水○言○必○係○誤○飲○此○水○而○死○諸○教○員○謂○玉○初○精○習○化○學○何○至○誤○飲○疑○爲○自○戕○然○玉○初○非○愚○拙○者○何○至○輕○生○乃○爾○後○於○其○身○畔○檢○得○一○函○略○云○實○出○自○戕○非○人○謀○害○乃○召○其○家○屬○至○將○函○示○之○遂○在○羊○城○入○殮○運○柩○回○鄉○焉○

▲人胎產龍記

(居振)

天○朗○氣○清○風○和○日○麗○翠○柳○鬢○含○嫣○花○夢○醒○此○何○時○耶○非○所○謂○暮○春○三○月○耶○是○時○校○內○適○放○春○假○枯○坐○家○中○無○聊○殊○甚○乃○邀○二○三○知○己○一○游○虎○邱○之○勝○路○經○龍○堂○橋○見○有○所○謂○白○龍○廟○者○友○謂○余○曰○汝○知○白○龍○廟○之○由○來○乎○余○不○謝○知○旁○一○友○答○曰○殆○人○胎○產○龍○之○故○實○耶○友○曰○然○余○聞○之○不○勝○疑○異○詢○其○始○末○友○乃○舉○以○告○余○余○以○其○事○雖○怪○誕○然○表○而○出○之○亦○一○段○白○龍○廟○掌○故○也○因○錄○之○初○龍○堂○橋○畔○有○平○屋○數○楹○居○之○者○朱○姓○忘○其○名○業○賈○恆○經○營○他○鄉○返○家○無

定時有子女各一子已娶女猶未嫁一日清晨旭日初升朝霧未斂姑嫂二人正浣衣於河上忽河中有一物載沉載浮審視之乃一鮮熟之桃實朱女取而啖之覺味頗佳惟自食桃後束素腰肢日漸膨脹家人以其爲病也爲之延醫診治終不少瘳然神色如常毫無病形光陰荏苒倏倏逾食桃後已二年有餘矣至第三年之食桃日女忽覺腹中有物蠕蠕然動腹痛不禁如分婉然正徬徨間其父適歸見女狀態疑有他故不覺大怒女驚避之門外至橋畔驟然狂風刮地黑雲四起雷電交作大雨繼至砰然一聲女脅下突出一物似蛇非蛇如鱗非鱗飛入河中蜿蜒不已河中之水驟漲三尺其物回顧朱女似有戀乳之狀點頭三下隨潮而逝少頃雲霧天晴豁然開朗而朱女驚駭之餘已一暝不視矣後朱某察知其故方知三年前所食之桃卽龍胎也於是羣議築廟橋上以白龍爲名至今敬祀勿衰焉

▲孝婦

(桂珊)

孝婦李氏世居定邑西鄉涼亭鎮邑廩生運泰公之次女也姊妹之中惟婦最賢長適鄉前輩程篤性公事姑至孝家貧嘗篝燈紡績得錢則具甘旨以進清咸豐間粵匪肇亂長淮南北尤爲盜賊出沒之區烽火屢驚民不安堵時孝婦舉一子尙在襁褓中風鶴傳來舉家遠徙尋武陵原爲避亂計不幸中途篤性公遇匪身膏斧鉞婦痛

不。欲。生。因。念。姑。老。子。幼。若。以。身。殉。夫。姑。與。子。均。無。生。存。之。望。徒。博。節。烈。之。名。致。蹈。不。孝。不。慈。之。罪。恐。爲。人。所。不。取。且。念。此。懷。抱。嬰。兒。乃。程。姓。一。線。脈。也。倘。能。撫。育。成。人。則。對。於。程。姓。爲。莫。大。之。功。而。先。夫。亦。常。瞑。目。於。地。下。矣。於是。忍。淚。奉。姑。避。居。於。鳳。陽。山。中。日。出。負。子。乞。食。歸。則。貽。諸。姑。自。啖。薇。蕨。八。年。如。一。日。而。姑。卒。賴。以。不。死。子。亦。成。童。同。治。中。興。逆。氛。漸。掃。婦。侍。姑。攜。子。言。旋。故。鄉。課。子。讀。書。約。束。維。謹。日。用。所。需。取。給。於。針。黹。姑。壽。至。七。十。有。九。始。逝。婦。爲。之。經。營。喪。葬。無。不。中。禮。鄰。里。稱。之。子。長。善。經。商。富。爲。一。邑。冠。婦。常。謂。諸。孫。曰。汝。輩。但。知。目。前。小。康。先。三。十。年。菜。根。之。味。余。至。今。猶。每。飯。不。忘。也。其。滿。而。不。溢。如。此。晚。年。尤。樂。善。好。施。凡。鄉。鄰。之。窮。乏。者。竭。力。賑。貸。之。七。十。旣。辰。稱。觴。晉。祝。賓。客。充。庭。孫。曾。繞。膝。婦。精。神。強。健。目。明。耳。聰。不。類。衰。朽。人。人。咸。以。修。德。獲。報。譽。之。婦。亦。自。顧。晚。景。若。斯。不。勝。蔗。境。回。甘。之。樂。孰。知。越。一。年。而。子。忽。病。歿。自。是。轉。喜。爲。悲。因。愁。成。疾。日。復。一。日。乃。至。不。起。云。

▲賈人女

(譙國子)

同。治。間。清。江。有。女。子。本。湘。中。產。也。其。父。服。賈。因。避。仇。攜。細。小。至。清。設。肆。以。權。子。母。如。是。者。迨。十。餘。年。積。貲。二。百。餘。金。會。女。既。長。臨。風。綽。約。姿。首。嫣。然。隣。里。豔。其。貌。求。婚。者。蹤。躪。相。接。其。父。母。以。親。故。廬。墓。咸。在。湘。中。且。日。久。仇。家。已。逝。不。如。返。湘。嫁。女。乃。儼。裝。僱。二。騾。與。母。女。二。人。乘。之。而。父。則。徒。行。以。從。抵。江。西。之。安。福。縣。屬。遇。二。盜。執。兵。刃。超。乘。

而○至○突○然○挾○女○上○馬○疾○馳○不○顧○父○母○追○奔○里○許○哀○號○乞○女○弗○許○父○母○曰○吾○有○金○五○十○願○贖○女○又○弗○許○三○請○罄○其○二○百○餘○金○盜○取○金○仍○挾○女○去○父○母○號○呼○不○捨○盜○拔○刃○並○殺○之○復○行○數○里○女○見○道○旁○有○井○佯○稱○口○渴○乞○下○騎○取○飲○盜○以○女○子○孱○弱○必○無○意○外○許○之○下○馬○取○水○苦○無○汲○器○女○遙○指○村○落○曰○人○家○如○許○患○無○汲○器○耶○其○一○往○假○汲○器○女○伺○守○者○不○備○躡○身○入○井○守○者○計○無○可○施○迨○取○汲○器○者○來○互○相○商○權○以○繩○縋○一○人○下○縛○女○身○引○之○出○既○又○縋○繩○引○救○女○者○井○上○之○人○方○鞠躬○下○視○垂○首○力○引○女○乘○勢○極○力○推○之○遂○并○墜○於○井○女○乃○跨○其○馬○奔○村○落○中○泣○訴○其○故○村○人○齊○集○俯○視○井○中○果○有○二○人○其○一○已○折○項○死○矣○衆○引○其○一○出○女○拔○刃○斷○其○首○囊○金○咸○在○報○之○邑○邑○宰○驗○得○實○嘉○女○之○智○曰○汝○隻○身○還○鄉○恐○又○遭○他○故○且○父○母○俱○亡○誰○與○汝○主○婚○者○吾○嫁○汝○可○乎○女○頓○首○泣○謝○乃○迎○之○署○中○擇○所○拔○諸○生○某○厚○奩○嫁○之○

▲龍珠

(皖歙南園舊主)

繪○然○包○姓○江○西○廣○信○府○弋○陽○縣○人○初○服○賈○於○浙○東○與○江○山○船○妓○沉○香○姝○識○遂○棄○賈○操○淫○業○於○某○地○購○一○小○家○女○年○相○若○包○私○焉○許○爲○妹○字○蓮○香○生○子○三○越○數○年○又○於○壽○昌○購○女○二○長○曰○龍○珠○次○曰○鳳○珠○沉○香○盡○力○教○授○藝○成○赴○皖○南○屯○溪○鎮○脂○粉○生○涯○頗○形○發○達○鎮○之○東○南○有○某○生○者○一○翩翩○濁○世○佳○公○子○也○性○豪○邁○識○龍○珠○於○練○江○荏○苒○三○年○情○不○

少減龍珠亦願托終身。於是某生出巨金爲之定情。贈以聯云：龍蟠寶鬢雲常護，珠轉歌喉舌亦圓。相處數月，情好益篤。包輿沉香憾焉。蓋懼某生以勢爲龍，脫籍也。一日乘生不備，出僞游雲夢之計於深夜。挈龍買舟東下。泊浙淳之王家潭。龍驚悉，卽於舟中吞金約指一枚以圖自盡。得救不死。某生聞龍之自尋短見也，急馳往議價。爲龍贖身。包案價昂，未決。某生又以丁內艱未滿，事亦因之停頓。此丁已春間事也。是年冬，某生以事赴申，道出嚴江。訪龍不遇。有金縷曲一闕，題於嚴江第一樓樓壁。內有佳句云：冷雨幽窗思往事，望天涯人去無消息。誰曾料有今日。其沉痛可知。生抵申後，終日以詩酒自娛。淪落天涯，潦倒不可名狀。近忽接一自浙江華埠鎮來函，內附本年五月十六日金衢嚴公報一紙。函與報均載龍珠於五月十日暴斃於常山客棧事。函係龍珠於臨危時，央人所書。報係作書人附寄以徵信者。某生得耗後，哀悼逾恆。擬赴常弔奠，格於旅費不果。痛惜之餘，因作聯以挽之。云：溺未能援，急未能周。季子囊空，誠負爾歿。不知時病，不知日伯仁命薄，更慚余並向人云。倘他日經濟裕如，定赴常覓骨遷葬於浙之西湖。名之曰龍珠墓。築亭於其旁，名之曰泣珠亭。俾一縷香魂得與蘇小小、馮小青爲伍。稍報痴情於萬一。此事某生親向余言之。某生爲余之至友也。

▲阿團

(子英)

學友林君嘗爲余言阿團事甚詳。阿團寧波人，佚其姓。孔武有力，數十斤大石，舉之若草芥。執工於李家圖壩。例凡船隻過壩，須納費若干，以給工人。惟隣縣某鄉之民，則不然。蓋此鄉之民，皆以種菜爲業，好勇鬥狠，遇過壩，輒聯船隻數十百，強不納費。壩工以其人衆莫敢，誰何，惟皆恨之，刺骨而已。客歲菜船又至，一工向之索費，乞稍與。船人非特不允，且百端詬罵。壩工皆大憤，競拾石投其船。於是船人蜂擁上岸，執篙持櫓，約三、四百人，如臨大敵。壩工以人寡，多被擊傷，正危急間，而阿團至，見狀大怒，卽拔廊下檀柱，（按柱用以盤船過壩者）揮之。船人之被擊落河者，不知凡幾。皆斷脛折脰，碎踝損臂，且有死者。約半時，船人遂如鳥獸散，而阿團以用力太猛，致失其神，手緊握柱，足入地尺餘，面如死灰。後某拳師至，始以法解之。自後菜船皆如例納費，無敢逞兇。蓋畏阿團也。

▲某醫士

（吳秉恬）

醫士揚州人，懸壺市上，初不甚知名。會某歲，某當道之太夫人膺重症，已瀕於危。羣醫束手，某往治之，一藥而愈。當道感其德，報以百金，並爲親題額。文曰：扁鵲再世。自此以後，名乃大噪。某亦聲價自高，有延之者，非具重幣，不輕赴。一轉瞬間，華屋良田，掙於富室矣。詎年未四十，遽殞。其軀論者爲惋惜，不置。生死常理，顧某之死也，雖以病，而其致病之由，則發生於醫。其事頗奇，爲誌其崖略於左。

某既得名。求治者日益衆。苟非必死之症。莫不應手而愈。所立方藥。幾如文字家之意。到筆隨若有神助。某因是氣益盛。而胆亦愈粗。操縱自如。行所無事。某歲冬月。駐城某軍官。其愛妾偶感寒疾。特招之時。已寅夜。某適薄醉。既至。切其脈。卽大言曰。某部浮。肝氣旺。某部沉。肺氣衰。某部遲。某部數。氣血兩傷。正侃侃而談。軍官忽以一掌至中。其頰叱令速去。某大愕。既而大悟。蓋匆促間。將所帶之手套。忘未除去。切脈時。如隔靴搔癢。雖門外漢。亦知其所言之妄。軍官赳赳武夫。無含忍之量。致演此怪劇也。某既受創。踉蹌而去。某自以蓋世英名。一朝掃地。既慚且憤。歸後咯血不止。臥床旬餘。日乃起。自是惘惘如有心疾。然猶強自支持。名雖稍殺於前。而業猶未輟也。

某日之夕。有某戶者。延之往。至則病者臥榻上。家人先以一方示之。並爲略述病情。某卽痛詈曰。此藥大誤。服之必不救。家人大疑。謂卽先生之前方也。何誤之有。某細審之。果然。蓋病者當未劇時。曾一造其醫室。某爲立方。但祇以口授。握筆而書之者。則爲其徒。故一時未能辨識。並忘其爲己之方矣。一經道破。竟無片言可答。某以屢遭挫折。自維名譽已毀。永無恢復之一日。同道者復從而擲揄之。懷喪之餘。前疾復作。自此遂不復言醫。且亦不自醫。而先生遂從此逝。彌留之際。詔其子曰。醫以活人。但時醫可爲名醫。不可爲汝曹誌之。

▲周進

(子英)

平湖周進農人子也。幼。父。命。牧。牛。某。歲。母。牛。生。犢。進。朝。夕。抱。之。不。輟。如。是。者。年。餘。犢。已。成。長。如。母。牛。而。進。抱。之。仍。不。覺。其。重。又。歲。餘。則。能。抱。之。行。數。里。矣。然。進。亦。不。知。己。有。大。力。也。會。某。富。商。酬。神。演。劇。里。中。無。賴。結。羣。爲。惡。遇。婦。女。之。豔。麗。者。輒。圍。而。調。笑。且。出。穢。褻。語。人。咸。敢。怒。而。不。敢。言。進。是。日。亦。往。觀。劇。中。途。遇。無。賴。三。十。餘。人。方。圍。一。少。女。調。笑。少。女。羞。愧。欲。哭。進。近。視。之。則。其。表。妹。也。大。怒。髮。指。目。裂。遽。前。以。肱。揮。無。賴。則。十。餘。人。已。跌。數。丈。外。諸。無。賴。大。譁。恃。人。衆。拔。道。旁。樨。桑。樹。環。攻。之。進。奪。其。一。四。面。揮。擊。無。賴。皆。折。臂。破。面。遂。哄。然。四。散。自。此。里。人。皆。知。進。富。力。莫。敢。侮。之。而。進。亦。深。自。韜。晦。從。未。持。力。鬥。狠。以。強。凌。弱。惟。遇。不。平。事。每。不。能。耐。以。是。頗。有。俠。名。云。

▲便壺秀才

(子英)

前清時海鹽某甲市僧子也。胸無點墨。文不成章。然日希僥倖。以青一衿。會縣試。甲亦列名。考生中以應。及入場。題出。甲顰眉。蹙額。竭智苦思。數時後。仍不得隻字。大恐。汗涔涔。下衣襟。盡溼。移時。便急。遂出外。取虎子。便下。聲陸。陸。然。異。而。察。視。見。內。有。紙。一。卷。則。文。稿。也。大。喜。過。望。亟。覘。出。翻。閱。其。文。適。合。試。題。遂。騰。寫。以。繳。榜。揭。名。列。前。茅。及。覆。試。勉。強。成。文。幾。致。曳。白。閱。卷。者。重。其。前。文。列。其。名。於。末。甲。於。是。竟。成。秀。才。後。事。爲。儕。輩。所。悉。皆。稱。之。爲。便。壺。秀。

才。

▲春姐

(無埃)

余友蔣生。世居浙之臬唐鄉。鄉有山曰半山。上有半山娘娘廟。相傳半山娘娘被難於此。故立廟祀之。每至三三
月間。香火甚盛。一般善男信女。奔馳數里。汗流浹背。不顧也。蔣生亦於是日閑步上山。見口誦佛號。手攜香燭者。
絡繹於途。大有山陰道上之勢。未幾。至山中。入一亭暫憩。陡見一女。郎年方及笄。手攜香燭。偕一老婦。且喘且行。
生以其將休息於亭中也。亟讓坐焉。詎仍拾級而上。異之。隨其行。俄而至山巔。入廟。即焚香點燭。拜禱座前。口喃
喃許久。方畢。旋入內。稍息。婦顧謂女曰。春姐。今行路幾許矣。此方何時也。我輩盍去休。女郎曰。已行三十里。現屆
午矣。腹中飢餒。曷暫購食物。使饑腸飽再行也。言畢。持錢而去。婦久待不至。自語曰。彼不知往何許去矣。遂起。
身出廟。徬徨四顧。且覓且呼。見一貴公子。方馳馬遊春。疾馳而過。將老婦撞倒於地。血流遍體。衆皆奔集。而老婦
已暈去。有識者曰。此某地某婦也。吾方覩其攜孫女來。此今孫女何往。衆四顧代覓。卒不得。乃呼人抬婦歸。醫治
無效。未幾。竟卒。而孫女終爲烏有。後知已被拐矣。

▲李某

(夢魘)

李○某○甯○波○人○販○棉○爲○業○性○誠○篤○一○日○因○事○至○姚○城○日○既○暮○投○某○村○客○舍○宿○時○方○深○秋○販○棉○者○多○會○於○斯○迨○甲○至○旅○舍○盡○滿○僅○餘○一○側○室○然○穢○狹○甚○似○久○無○人○居○者○某○不○得○已○姑○宿○之○夜○三○更○將○就○寢○忽○一○人○飄○然○入○室○謂○某○曰○我○名○胡○仁○寶○姚○城○某○雜○貨○店○主○人○也○去○年○某○日○病○死○於○此○家○人○未○之○知○今○聞○君○將○至○姚○城○故○特○來○相○託○乞○爲○告○吾○家○人○俾○挈○骸○骨○還○鄉○則○吾○瞑○目○矣○將○來○必○圖○報○德○也○言○訖○不○見○某○且○驚○且○異○輾○轉○終○宵○不○能○成○寐○次○晨○以○事○語○居○停○曰○去○年○果○有○一○客○死○於○此○室○惟○不○詳○其○姓○名○籍○貫○故○無○從○送○之○返○現○尙○寄○柩○某○廟○中○也○某○曰○有○是○哉○卽○日○束○裝○上○道○既○抵○姚○城○詢○得○死○者○之○家○則○見○父○老○子○幼○皆○不○能○跋○涉○長○途○某○乃○代○爲○攜○柩○返○復○爲○營○壙○安○葬○其○家○人○贈○以○金○却○不○受○後○某○夜○渡○錢○塘○江○遇○風○舟○覆○一○綠○衣○人○掉○小○船○相○救○得○免○於○難○既○抵○岸○人○船○俱○杳○或○謂○此○绿○衣○人○卽○旅○舍○中○所○遇○之○鬼○云

▲劫灰餘聞錄

(夢甦)

彭君石庵余友王憲章之忘形交也石庵本旗籍光復時改姓爲彭其父尙德公以名進士出宰四川某縣時石庵年未舞勺隨父赴任所入陸軍小學肄業既遇憲章一見如故成爲知己憲章每函余數稱石庵之才之學余心慕之而不識其人也庚戌夏王君畢業陸軍小學就武昌某警署之職與余以青鳥往還殆無虛日謂石庵畢

業在王君離校後一年名列前茅。余益心企之。次年八月革命軍起義武昌。王君遽棄仕而隱。不通音問者三閱寒暑矣。某年夏校中暑假。余偕友作揚子江游。自浙而蘇而贛而漢。忽遇憲章於逆旅。數年闊別。異地重逢。相見之時。倍加親切。遂邀余宿其家。每當夕陽西下。納涼園中促膝談心。引觴賦詩。大有樂不思蜀之概。羈留月餘。家中頻頻函促上道。而主人情重。堅留余再作平原十日遊。嗚呼。詎知駭人聽聞之奇案。卽發現於此數日中耶。一日余與憲章等在萬綠陰中作葉子戲。以消永夏。忽聞者報有客來。余偕憲章同出見一人。立庭中。衣衫襤褸。形容憔悴。其人見憲章卽含淚呼曰。王公子救我主人。我主人被捕矣。憲章視其人。始不相識。熟思有頃。乃問曰。噫。若非阿發乎。何爲而至此。汝主人非石庵乎。果何事被捕。捕汝主人者果何人乎。阿發答曰。吾家主人捉將官裏去矣。且捕去者不僅主人一人。更有余主母也。言次氣喘急汗淋漓。厥狀若狂。語不能續。憲章命之坐。且慰勸曰。若毋恐。速言之。我當爲汝主人設法營救也。阿發乃言曰。自老主人亡後。主人輒鬱鬱不樂。距今前十日。余隨主人主母買舟西下。蓋奉老主母之命。將至京師訪姑母。余等前晚抵此寓城北旅館。主人謂今日上午將來謁公子。並命余備車。愈早愈妙。嗟乎。孰知此事竟成畫餅耶。阿發言至此。已泣不成聲。余等亦爲之黯然。阿發又曰。今日晨起鐘鳴七下。主人等方在膳堂早飯。忽有武夫八九人入室。身衣黃服。來勢凶猛。若虎狼然。一人手指主人。

四○若○彭○石○庵○乎○余○主○人○欲○起○立○問○故○而○武○夫○等○卽○前○掉○主○人○主○母○之○衣○口○中○呼○曰○去○去○嗟○乎○余○主○母○本○一○姣○好○女○郎○也○貌○旣○映○麗○人○亦○溫○和○經○此○凶○暴○杏○紅○之○頰○白○若○梨○花○矣○其○餘○諸○人○復○向○人○中○檢○查○行○李○傾○匡○倒○篋○約○越○一○小○時○忽○於○主○人○皮○囊○中○得○函○數○束○以○示○主○人○曰○鐵○證○在○此○若○復○有○何○言○速○去○休○遂○擁○主○人○主○母○而○行○余○主○人○見○此○數○信○目○瞪○口○呆○欲○詰○無○辭○乃○隨○之○去○當○時○余○不○知○來○者○爲○何○人○卽○欲○拚○此○老○命○以○救○吾○無○辜○之○主○人○卒○被○暴○奴○毒○打○竟○致○暈○去○不○省○人○事○及○甦○問○逆○旅○主○人○始○知○彼○身○衣○黃○服○之○武○夫○乃○警○察○也○嗟○乎○王○公○子○余○主○人○主○母○一○無○罪○案○何○故○被○逮○言○之○得○令○人○不○傷○心○哉○憲○章○聞○阿○發○言○畢○卽○向○余○曰○此○事○余○已○猜○得○端○倪○宜○速○救○不○可○緩○將○軍○府○秘○書○某○君○余○父○執○也○余○欲○至○某○君○處○與○之○商○酌○以○援○石○庵○余○曰○善○君○果○宜○速○往○憲○章○出○已○而○返○面○呈○青○白○色○余○怪○而○問○之○憲○章○曰○某○君○謂○斯○事○關○係○重○大○且○有○貴○人○之○命○令○汝○友○石○庵○已○於○二○時○前○押○解○北○上○蓋○因○彼○附○從○黨○人○也○余○又○問○石○庵○夫○人○何○以○亦○被○逮○豈○此○嬰○嬰○婉○婉○者○亦○附○從○黨○人○乎○憲○章○曰○吾○亦○曾○詢○諸○某○君○某○君○以○並○無○斯○事○對○吾○於○是○知○事○不○諧○矣○言○次○余○二○人○均○相○對○默○然○不○復○作○一○語○翌○日○余○又○得○家○報○卽○日○乘○輪○南○旋○臨○行○憲○章○謂○余○曰○君○去○失○吾○一○臂○矣○然○吾○料○石○庵○必○不○爲○黨○人○吾○誓○必○救○之○不○救○非○丈○夫○也○余○慰○之○而○別○余○旣○別○憲○章○連○日○進○校○讀○書○不○問○石○庵○事○轉○瞬○三○月○憲○章○處○亦○久○乏○音○聞○魚○雁○虛○投○消○息○杳○然○中○心○懸○懸○固○未○嘗○稍○去○於○懷○一○日○忽○得○函○乃○自○夏

口寄來者。則憲章之書也。書中略謂石庵被逮事。君已知之。惟何故被逮。與夫所以致死之由。則非君所知。今請爲君詳述之。石庵幼聘黃氏女爲妻。黃氏女者爲某貴人之中表。貴人少時曾與之弄青梅。騎竹馬者。貴人素愛女。女父厭其貧。不許。迨女嫁石庵之次年。而貴人已貴矣。錦衣還鄉。古人所榮。女父亦自悔。木已成舟。然貴人愛女之心。方興未艾。嗚呼。此彭君所以被捕。而彭君夫人亦同時被捕也。至捕彭君及彭君夫人者。爲何如人。固不待余之喋喋。諒君必能懸想得之。今彭石死矣。彭君夫人已身屬殺彭君者矣。彭君豈眞黨人乎。冤耳。殺彭君者。藉此黨人二字。殺其夫而奪其妻耳。嗟乎。夢魘。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今知己含冤以歿。爲之友者。旣不能營救於前。又無力伸冤於後。將何以對知己哉。余今已矣。銅駝荆棘。偏地豺狼。余已窺破塵世行當。芒鞋竹杖。浪跡天涯。以了此生耳。然石庵之冤。一日未白。卽余願一日未償。余今爲君述此梗概。所望於君者。演成一篇大文。以彰石菴之冤。而使普天下傷心人。同聲一哭。彭君有靈。亦可含笑地下。君其好爲之。毋負余託也。云云。余讀竟。不覺怒氣冲冠。心殊不平。而終無如之何。抑鬱不樂者數月。嗣以二次革命事起。挈家奔走。身如浮萍。編書之念。積久無成。愧對良友。心實歉仄。幸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所謂貴人者。卒以上官之斥責。國人所不齒。身敗名裂。未及年。而隨石菴於地下矣。今夏偶憶其事。爰成此篇。從憲章之託也。

▲劍仙

(陳企白)

夏鐵庵。燕人。孔武有力。而貌恂恂若好女子。能飛石中人穴。百步外擲之。立斃。路遇不平。輒拔刃相助。平居深自韜晦。守勇夫重閉之戒。年逾弱冠。擇耦未得。淡然置之。時有某大員將由京返鄉。滿載黃白物。懼爲盜劫。聞鐵庵名。以重金聘爲保鏢。舟行百里。有小盜尾之。蠢蠢欲動。鐵庵遙擊之中。其一餘鼠竄去。復行數百里。泰然無事。大員極譽鐵庵之勇。而鐵庵亦頗自負。一夕。突有綠林豪傑數十輩。縱馬疾馳而來。鐵庵持劍迎敵。白光如電。迷漫天空。酣戰一小時。盜賊者十餘人。瞬息間。餘均不見。鐵庵方欲返。突有人反握其手。雙劍委地。其手柔滑如凝脂。一經接觸。如有流電奔其身者。其身立化爲棉。回首視之。則一絕色好女子也。女子向之微笑。扶之上馬。已亦縱騎行。鐵庵之馬。卽隨之往。不能自主。未幾入山洞中。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別有天地。抵一大廈。速之坐。謂曰。夙聞鐵郎義。今乃謂不義者。作護符。滋令人不解。夫某之貪殘。盡人皆知。吸民脂膏。以飽慾壑。郎宜爲民請命。乃竟見利而忘義乎。鐵庵大慚。再拜謝罪。時壯士數十人。羣移珍寶至。一大漢持一首級。奉女血淋漓。猶未乾。鐵庵視之。則某大員首也。不禁大駭。女命之退。遂與鐵庵作絮談。情意頗洽。女自稱小字飛霞。本大家女。父爲某大員所冤。殺遂奔走江湖。得異人授劍術。爲此山之主。今大仇已復。當相慶賀。是夕。山中大張筵宴。軍士各得賞賚。女與鐵

庵則另席飲酒酣問鐵庵娶乎答曰未女赧然曰若妾蒲柳之姿何如鐵庵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女大喜遂合
焉鐵庵居山中女授以劍術盡得個中三昧乃以山主讓大漢相與游歷名勝地一日至峨嵋山遇其師遂告
以煉丹之法夫婦修養三年遂成劍仙後不知所終

▲白飛鼠

(聲豪)

白飛鼠山東俠盜也貌温文如士人兩臂能舉千鈞又擅飛行術來去無蹤顧白雖爲盜能知大義民間物不盜
也所盜者貪墨之吏與爲富不仁之徒世俗因是神焉歷城有王某者父宦於京恃勢陵轢鄉人鄉人側目會有
秀才張某自友人家醉歸中途王怒馬驟至不及避被擠於水死焉衆目固彰彰也張家具控於縣王至對簿絕
無懼色蓋關節已先通矣懸官判張洪醉墮水與王無涉訟遂不得直張有女孝痛父冤之莫伸也夜懷血書縊
於縣堂明發民間大譁縣官不得已乃飭役往捕王而王已先遁在苒數月案將以不了了之民間復譁連名具
詞控於上吏不准而轉下具詞者於獄民情憤激而卒莫如之何一夕上吏方與姬人飲忽一人自窗外飛入上
吏驚欲呼其人以刃置其頸曰聲便殺却上吏戰慄曰壯士何爲欲金錢耶當罄所有以獻其人曰汚官汝聽之
夫爲民上者當以民命爲重莫謂民之命懸於吾之手生之由吾殺之亦由吾而生殺之間不準以理也張秀才

一案罪魁。明明爲王某縣官。得苞苴而枉法。因而喪無辜。張女之命。衆人憤而控。諸汝乃官官相護。不准其控。而返下具詞者。於獄汝縱不恤人言。獨不畏綠林中有白飛鼠。其人耶。上吏聞言。面色灰敗。長跽而言曰。壯士之言當也。明日當逮王某。斬以殉。白笑曰。王某早在吾刀頭了。却不勞汝逮矣。明日汝趣釋獄衆去。縣官足矣。上吏唯唯。一轉瞬而白已逝。上吏不敢聲明。日釋獄衆。劾縣官一如白言。

▲阿青

(陳企白)

秦之綱。字蓮生。美丰姿。長於美術。好遊山水。輕裘肥馬。嘗自徜徉於絕壑峻嶺間。得古跡遺址。低回流連。終日不忍去。繪圖以藏之。考古以紀之。年十九未娶。自謂審美至精。美人難得。當徐徐圖之。瀟洒如余。天必以佳偶相賜也。父母笑其癡姑聽之。一日生馳馬入深山間。峯回路轉。條迷歸徑。林木蒼鬱。濃綠蔽天。既而日暮途窮。極目四望。不見衡宇。莫知所往。時方初夏。惟聞蟲聲雜沓。風葉蕭條。而娟娟眉月。露自林梢。似笑人之迷途。莫出者。生中心志恁思潮起。落若宿於荒山。其不爲虎狼之果腹物者。幾希。深悔此行之殊。自鹵莽不得已。乃復前進。皆昔所未經之地。碧草沒馬脛。幾無人跡。忽見百步外之林隙中。隱約有燈光一點。急趨就之。則一老嫗白髮童顏。狀殊康健。倚樹下。亟立急下馬。揖曰。僕夜深失路。棲止無所。願借一席地。暫息感德。不忘母其能許我乎。老嫗諦視。

良久曰。若非秦郎耶。胡爲而至此。敝舍去此不遠。請從老身往可也。生稱謝不置。嫗曰。郎可上馬向東行。往澗邊待我。我當自至。及生至。而嫗已先在。奇之。時澗邊已有畫舫一司。櫓者乃一垂髻女。嫗速生下船。船行甚速。俄而入山峽中。又穿入山洞。昏黑不見人面。少頃豁然開朗。則舟已泊小沼中。卽有美婢數十人。提紅燈來迎。生從嫗上岸。羣婢皆目生微笑。行數十步。見樓閣玲瓏。闌干屈曲。繡簾十二。低護雲屏。儼然大家。旣入內室中。陳設各物亦華麗。亦清潔。非塵世所有。莫能舉其名。坐甫定。羣婢皆向嫗請安。呼太太。少頃嫗問曰。阿青何爲不在。曷速往請。謂阿母歸矣。一婢答曰。今日霞姊來強邀青姊至伊家敲棋。現尙未返也。嫗曰。婢子太放狂。偶然作客。便自由煞矣。未幾一婢進謁曰。太太筵已布矣。嫗遂速生至廳中。入席。珍羞滿桌。均不知名。惟覺異常可口。美婢或慙勸。勸飲。或促臂諧謔。嫗似不覺。生神魂大蕩。筵散。嫗命倩兒導生入東廳就寢。時夜已半矣。倩兒之姿。爲衆婢冠。而玲俐嬌憨。亦非他婢所能及。生問阿青何人。倩兒曰。太太女公子也。生問太何人。此爲何地。倩兒笑而不言。旣而互相笑謔。漸至狎褻。生擁之曰。得婦如此。可無憾矣。倩兒以手指其臉曰。少見多怪。明日青姊來。不知顛倒至若何地步也。生捩其手曰。我非薄倖郎。無論阿青如何絕世。必不汝負也。言已。解衣促寢。綢繆旣竟。倩兒匆匆去。生朦朧一睡。及醒。已紅日三竿。倩兒復至。促令盥洗。生復與之戲。倩兒却退曰。倘不幸被人見。性命不保矣。言未

已。即。有。一。婢。入。曰。太。太。有。命。召。先。生。速。進。見。生。整。衣。從。之。去。向。嫗。請。安。嫗。讓。坐。謂。生。曰。郎。君。能。詩。畫。乎。生。曰。是。僕。所。長。者。嫗。笑。曰。阿。青。每。喜。吟。詩。作。畫。苦。無。人。教。導。倘。蒙。不。棄。乞。賜。指。示。生。唯。唯。未。幾。一。婢。稟。曰。青。姊。來。矣。嫗。命。之。入。則。見。驚。鴻。之。影。翩。然而。前。千。嬌。百。媚。惟。天。上。安。琪。兒。乃。可。比。擬。生。對。此。尤。物。呆。若。木。鷄。不。知。所。措。嫗。爲。之。介。紹。生。乃。急。爲。禮。女。見。生。似。亦。驚。以。爲。十。八。年。來。從。未。見。有。此。美。少。年。者。頻。以。秋。波。目。之。粲。然。而。笑。嫗。曰。小。妮。子。毋。作。憨。態。不。畏。先。生。責。耶。阿。青。曰。彼。年。幾。何。矣。生。答。曰。十。九。阿。青。曰。然。則。長。儂。一。歲。哥。也。胡。爲。乎。先。生。哉。嫗。曰。兒。嘗。欲。吟。詩。作。畫。苦。無。人。指。教。今。聘。個。郎。來。將。爲。兒。先。生。也。阿。青。喜。曰。佳。然。先。生。卽。哥。儂。不。願。哥。作。先。生。架。子。耳。言。已。復。笑。倩。兒。捧。茶。入。置。桌。上。阿。青。雙。手。以。茶。敬。生。既。而。又。止。謂。嫗。曰。哥。之。名。兒。尙。不。知。也。嫗。具。告。之。阿。青。乃。呼。之。爲。蓮。哥。時。倩。兒。見。生。呆。木。狀。舉。去。隱。隱。聞。笑。聲。似。笑。其。見。阿。青。而。痴。者。嫗。命。雪。兒。邀。阿。霞。來。導。生。及。阿。青。至。書。室。雪。兒。者。阿。青。之。女。弟。也。遍。體。瑩。潔。朗。朗。如。玉。山。上。行。霞。兒。爲。阿。青。之。表。姊。雙。頰。腴。紅。似。絳。霞。布。於。腮。際。令。人。可。愛。旣。入。書。室。見。陳。設。至。古。樸。生。乃。與。阿。青。等。歷。論。詩。之。起。源。及。沿。革。聲。韻。抑。揚。之。辨。別。起。承。轉。合。之。方。法。及。學。畫。之。初。步。與。濃。淡。遠。近。之。染。法。阿。青。極。慧。舉。一。反。三。數。日。卽。能。自。作。詩。畫。更。韶。秀。生。大。喜。以。爲。可。教。而。課。餘。之。暇。或。晤。談。室。內。或。攜。手。園。中。兩。情。款。款。大。有。在。天。比。翼。在。地。連。理。之。勢。矣。一。夜。生。方。與。倩。兒。謔。阿。青。翩。然。入。春。意。撥。人。不。能。

自○制○佯○噓○曰○小○婢○子○沒○廉○恥○在○此○作○麼○生○倩○兒○大○駭○跪○地○哀○求○生○亦○代○爲○請○罪○怒○乃○稍○解○命○倩○兒○起○立○而○目○生○而○笑○
生○知○可○狎○遂○擁○之○亦○不○拒○唯○命○倩○兒○伺○立○於○門○外○恐○他○婢○見○也○由○是○纏○繆○幾○無○虛○夕○生○形○漸○瘦○阿○青○盜○金○丹○
與○之○始○精○神○復○壯○一○日○生○思○親○欲○返○請○於○嫗○欲○與○阿○青○偕○行○嫗○許○之○並○命○雪○兒○霞○兒○倩○兒○從○乘○畫○舫○出○山○至○澗○邊○
已○有○輿○在○同○登○之○風○馳○電○掣○倏○已○至○家○詢○問○鄰○右○則○其○父○母○已○去○世○三○十○年○矣○生○不○勝○悲○悼○家○中○空○無○一○人○遂○暫○
息○住○焉○生○以○無○後○爲○患○阿○青○乃○命○納○雪○霞○爲○媵○逾○年○各○舉○一○男○生○大○喜○乃○與○阿○青○及○倩○兒○去○留○雪○霞○撫○育○焉○弱○冠○
能○自○立○而○雪○霞○皆○無○病○而○逝○二○子○哀○斂○如○禮○及○出○殯○覺○棺○輕○如○無○物○逾○三○年○生○與○阿○青○倩○兒○同○來○視○兒○居○數○日○欲○
辭○去○二○子○問○何○往○且○苦○留○之○乃○復○住○一○宵○翌○日○視○之○不○知○所○之○自○是○遂○不○復○來○二○子○成○業○遂○成○巨○富○子○孫○繁○盛○一○
夕○夢○其○母○來○曰○汝○父○及○汝○母○等○皆○練○丹○已○成○列○名○仙○籍○從○此○永○不○履○塵○世○矣○言○已○而○逝○二○子○所○夢○皆○同○誠○可○異○也○

▲奇僧

(李劍亞)

嶺南吳生家頗富有年未弱冠已卒業於某大學體偉而美膂力絕人大有目空一世之慨某日束裝往關中作
汗漫遊途經深山日墮崦嵫昂首四顧荒涼滿目絕無村舍幸少選月明如晝不致迷途行行重行行抵一古刹
門首匾額字跡剝落殆盡不能辨其爲何名形似建自百餘年前者聳立山麓如魯靈光之巋然獨存入內寂然

無聲蛛網四佈。時夜已傍午。吳生倦極思睡。乃略爲拂拭。席地而眠。不片刻已酣然入夢。迨醒。已日上三竿矣。方欲起身。陡見一鬚髮皤然。年逾古稀之老僧。偕一幼童蹣跚而出。見吳驚訝曰。君何隻身行山中。得勿畏暴徒耶。吳毅然曰。君以風燭殘年。尙能寓跡此山。余年力甫壯。膂力百倍於君。彼跳梁小醜焉敢在虎頭搔癢耶。僧莞爾曰。君既目空一世。自命英豪。庭中有老槐。枝葉繁茂。全院日光爲蔽。殊爲可厭。君能設法去之乎。吳聞言有難色。囁嚅不敢出諸口。僧願謂童曰。他既無力。汝可去之。童應諾。抱樹連撼數次。格格有聲。旋復猛力一拔。槐卽連根倒臥於地。吳睹狀爲之愕然。驚歎爲神人。深悔己太孟浪。出言不檢。翌日。酬以多金。願拜爲師。僧曰。子以多金。酬我。得毋以暴徒目我乎。拂然不受。逕偕幼童入內。吳亦追蹤入。則已杳如黃鶴矣。遂踉蹌而歸。厥後不敢復作誇語矣。

▲神馬

(艸塾逸民)

月明如鏡。衆星掩映。微風颯颯。刺人心脾。時在三月中旬。之子夜。余與弟醉民閱書。方竟。柁將啓門。稍納新鮮空氣。遙望麥田盪漾成波。月光照之。粲蓬勃可觀。忽有一馬。色棕尾長。疾馳而來。見麥大嚼。弟謂余曰。此徐家之麥也。余等當趨呼之時。鐘鳴十一。鄉人已咸入黑甜。經余弟一呼。衆乃皆起。趨至馬前。馬驚而奔。衆追逐之。至吾鄉。

西一里許之關帝廟前。倏而不見。鄉人相與驚訝。而返。明日聚衆往廟覘之。則神馬口啣青苗。細視其形。竟與昨夜所見無異。羣乃上香關帝釘馬四足。其患遂絕。此固余回里時所目睹者。誠奇事也。

▲女俠

(李劍亞)

清光緒間。有台州富商。佚其姓氏。挾資赴陝購貨。腰纏纍纍。僅攜一髻齡幼童。蓋富商固孔武有力。略諳拳術。夜郎自大。以爲無往而不適也。一日以貪程故。遂致迷途。時正炎夏。陰雲密布。雷電交作。久之。急雨驟至。烈烈如征馬。夜馳。二人抱首狂奔。狼狽萬狀。奔可五里許。始竄入一破廟內。徧體淋漓。相對癡立。見廟中牆垣傾圮。佛像倒地。狀似百餘年前物。時傾盆之雨。愈下愈巨。殿上幾成澤國。乃轉入後殿避之。階殿側坐有一短衣窄袖。年將花信之少婦。富商乃就階上席地而坐。絮絮與幼童作閑談。藉破寂寞。幼童曰。此處荒僻。無人居。苟盜賊來。劫吾財。則殆矣。商莞爾曰。汝不見彼婦人。尙敢居此。况吾精通技術乎。苟跳樑小醜。敢來問津。吾當一一致彼死地也。言甫畢。殿後門呀然。關急迴顧。見壯年三人。手持利刃。厲聲喝曰。速將黃白物獻出。否則決不饒汝。商睹狀。知係盜匪。卽拔刀直趨。三盜戰未片刻。已氣喘汗流。兩臂酸痛。勢漸不支。正危急間。見殿側少婦振衣而起。徒手助富商。鬪勇氣百倍。未幾三盜盡爲所截。富商愧慙無既。欲拜少婦爲師。並贈銀百兩。少婦笑而不受。逕向林中去。

▲半朵花

(體百)

劉駕川浙之湖城人。通文墨。兼習醫理。惟不肯輕爲人診視。卽至戚與莫逆友朋求之者。十不過應其二。三。然一經醫治。雖危險症。莫不立愈。故辭之愈甚。而求之者愈衆也。某年秋。偕友人遊邑廟。於人叢中。見一輿如飛入衆。咸注目。劉亦引領望之。俄而輿止。簾啓。中一粲者。盈盈出。劉微聞人語曰。此某家閨秀。花月其貌。錦繡其心。真不愧爲一朵花也。劉旣觀其面。強曳其友返家。大呼咄咄怪事。友莫稔其故。罔詰之。劉曰。今有人焉。將於七日內。慘死。寧非怪事乎。友曰。何以言之。曰。頃間之女郎。子見之乎。其人之壽。不逾七日矣。友曰。噫。天下之誑言。孰有甚於此者乎。此女郎居與余鄰。有美名好事者。字之曰。全花。縱佳人薄命。當不至短命若此。以余觀之。閱四十年。或在也。劉曰。不信。由子其事。則我自知之。友以其言有異。扣以故。劉曰。余見其眉峯中有紫痕。此實中毒之標誌。抑且行時。頻頻後顧。是其心中驚悸所致也。友聞其言。始疑信參半。旣而曰。然則君知其必死。亦有挽救之道乎。劉曰。此時尙易。但小試余技。卽可友大笑曰。僞君子哉。君也。欲親薊澤。儘有他緣。何必故作驚人語。以欺余耶。劉不語。一笑置之。旋其友歸。與家人閒談。偶及此事。其家人曰。今日渠至廟中。乞仙丹。問何事。曰。個儂近得奇疾。每於酣夢中驚啼而醒。迨醒則盡忘其哭泣之故。而枕席斑斑。皆淚痕也。其人乃憶劉言之非虛。卽造女家。晤其母。詳

告○之○其○母○聞○言○始○而○疑○繼○而○驚○終○則○倩○其○僭○劉○往○醫○友○乃○奔○赴○刘○所○以○女○母○之○語○語○刘○曰○子○君○子○也○余○僞○者○恐
難○以○伍○足○下○友○曰○救○治○一○人○勝○造○浮○屠○七○級○君○以○一○遊○戲○語○而○置○他○人○生○命○於○不○顧○是○則○余○之○罪○大○矣○刘○乃○允○諾
遂○同○詣○女○郎○家○爲○女○郎○按○脉○書○方○方○祇○二○藥○爲○信○石○大○黃○各○若○干○既○畢○告○女○母○曰○一○服○已○足○明○日○之○晚○當○霍○然○矣
語○畢○忽○忽○去○友○隨○之○行○問○曰○君○欲○其○生○抑○速○其○死○刘○曰○欲○其○生○耳○友○曰○然○則○如○何○令○服○毒○藥○曰○此○非○子○所○知○也○姑
觀○其○後○乃○別○逾○日○友○至○女○家○問○作○何○狀○則○曰○女○郎○已○愈○而○一○目○則○眇○矣○蓋○女○自○服○藥○後○腹○中○作○雷○聲○俄○而○大○瀉○所
泄○均○小○蛇○長○三○四○寸○約○百○有○餘○頭○昏○睡○一○晝○夜○而○甦○而○右○目○陷○入○乃○失○明○一○時○好○事○者○乃○名○之○曰○半○朵○花○以○花○容
損○其○半○也○後○經○此○友○執○柯○適○刘○卻○扇○之○夕○述○及○往○事○刘○謂○之○曰○此○中○虺○蝮○之○毒○也○其○毒○在○尾○故○受○之○者○往○往○不○覺
逮○入○於○趾○毒○不○救○矣○卿○之○毒○在○踝○故○尙○可○及○再○延○七○日○則○無○能○爲○力○失○一○目○者○藥○石○之○力○聚○其○毒○於○目○中○出○也○然
以○一○目○易○生○命○未○始○非○福○蓋○卿○飲○此○藥○勢○必○損○目○昔○之○所○以○不○之○告○者○恐○女○子○心○理○或○重○視○一○目○而○輕○視○生○命○也
女○與○刘○伉○儷○甚○篤○各○終○天○年○至○今○邑○中○人○猶○津○津○樂○道○之○

▲俠婢

(蔡病鵬)

俠婢○佚○其○名○吳○郡○人○爲○人○温○柔○敦○厚○確○守○閨○範○因○家○貧○鬻○於○城○中○富○紳○沈○第○爲○婢○操○作○甚○勤○主○母○殊○愛○憐○之○教○以

刺繡訓以文字婢感主母恩益勤職守以冀圖報於萬一詎好事多磨主母忽染時疫卒婢哀感萬分痛不欲生願以小主侍奉需人遂含淚偷生問暖嘘寒不稍懈怠不半載主人復娶繼室吳氏婢亦善事之顧性甚悍虐前妻子女類禽獸婢心不忍袒護備至時以正言規勸之於是主婢間大起惡感未幾竟下令逐婢婢戀戀不忍去迫以威力始嘆息而出然心則念小主人不置零丁弱質淪落天涯沿途求乞飽受苦楚某日迷路於鄉中致爲劇盜所擄盜首涎其美擬娶作小星婢乃與之約謂能搶得湖城沈宅全家人口者萬事惟命盜首領之數日後果悉數捆至繼室吳氏亦在焉婢乃授計於衆盜翌晨盜首怒目而出將劫得之人一一牽至場中喝令斬首方覈棘間忽白光一道一勇者偕一青年婦疾馳而至婦佯作驚駭狀問吳氏何故至此吳氏具答之少婦淚下令羣盜釋衆人縛羣盜不允齊起械鬪未幾皆敗北少婦非他蓋卽婢也因手指一盜曰彼卽吾夫也吳氏感謝不已堅邀至其家向二人稱謝盜首大悅乃重申前議婢慨然允執箕帚不食前言盜首信之因是並不戒備見有隙可乘遂星夜潛赴縣署出首並報告盜之巢穴以及出入要道請發兵速剿竟獲一鼓成擒盡置於法婢從容復至沈第吳氏優待之婢遂不復去善事小主如前凡數十年而卒吳氏有時詢其夫何在恆僞言出外經窺對蓋前此所爲皆婢授意於盜以冀吳氏回心而盜惑婢之色竟至墮其計也

▲逆倫案

(望嶺)

清道咸間。浙西某縣鄉農周小四小五兄弟兩人。幼卽流蕩。長更無賴。日與惡少爲伍。以賭博爲生活。父母約束。陽奉陰違。繼而父死。母更無力管教。每值賭負。變產以償。不足。繼以變物。雖室如懸磬。不顧也。且時向母索錢。作賭本。不與。則辱罵。母惟忍氣吞聲。甚或竟遭毆擊。族鄰雖有聞知。皆畏小四小五橫不敢干預。以故更無忌憚。愈鬧愈烈。而弑母之重案出現矣。一日小四小五又因賭負。嗾母向胞叔處借錢。母以叔處所借數已多。難再啓齒。對竟強逼之。往並言汝不借成須爾老命。言畢揚長而出。母不得已。乃赴叔處聲訴。叔駭憤交并。怒謂嫂曰。錢不能再借。果有不測。當爲伸冤治凶。在叔以鄉農之見。視錢如命。對嫂數言。實一時憤激之語。諒彼弟兄兩人雖凶頑決不致演成事實也。詎此兩人竟如梟獍。夜歸聞母借錢未成。卽以惡聲相向。母亦怨氣充塞。含淚怒詈之。兩人頓萌惡念。竟用刈草刀將母戮斃。復將屍體移至叔之大門外。欲報不允借錢之恨。嗣知罪犯彌天。卽相偕逃逸。不知所之。翌晨叔家開門見屍。大駭。鄰里聞知。亦俱驚怪。叔卽偕里正赴縣報驗。並請嚴拿重懲。邑令梁姓粵東人。頗稱正直。閱狀不勝驚詫。蓋清律逆倫重案。父母官亦干嚴譴。故乃急申詳上。峯報請鄰封相驗。案情重大。無可彌縫。周叔係案中要證。先行提回審訊。叔乃詳述小四小五平日如何逆待其母。以及借錢不遂。直言無稍。

諱飾令遂命將周叔先行收禁。一面嚴飭差役趕緊緝凶。而兩凶逍遙法外。杳無蹤影。令焦灼不置。案懸既久。上憲責其辦理無方。奏請革職。仍勒令緝凶。急如星火。令因每日嚴比。差捕並懸賞格。仍無頭緒。乃於極無聊賴之中。異想天開。姑擬呼籲於神。至夜間赴邑廟禱告。並焚案情節。以爲陰陽一體。邑神受此。邑香火無異。陽官神而有靈。當勾攝兩逆子歸案。重辦。因以細鐵練一條。將己與邑神偶像互相鎖結。對坐通宵。天明後始回。一時邑人羣相傳佈。竊嘆令爲恐不可及。小四小五兩人。則自奔逃後。天地雖寬。竟少藏身之處。晝伏夜行。擬投太湖。某盜魁處入夥。以冀有恃無恐。某夜竟達太湖邊境。忽昂頭見城隍司燈籠無數。擋住去路。陰森之氣。毛髮爲豎。不得已。竟卽折回。詎迷途莫辨。如失魂魄。踉蹌飄忽。仍返故鄉。鄉人均爲之大詫。乃密報里正。一併獲住。解縣審實。申詳上憲。部批轉後。照律正法。臨刑之日。小四小五兩人。如法細綁。判斬後。周叔亦於監中提出。陪綁法場。惟所插斬條。硃筆不點。周叔不知。誤以爲亦須身首異處。驚懼不可名狀。惟自念罪不至此。何亦論死。逮至既赴刑場。監斬官命將小四小五斬訖。周叔面如死灰。監斬官立命提回縣中。發落令復責以大板數十。謂之曰。爾明知嫂之危急。不肯相援。明知姪之凶頑。竟甘坐視。今日故令爾陪斬。以儆玩忽也。諭畢始釋。而此鉅案乃結。

▲辛烈婦

(神霄)

蜀有辛烈婦者。本某宦侍兒。貌端麗。素得主人憐。笄年。宦亡。眷歸。厚其奩贈。以適秀才褚生。生美秀。能文。固宦之門下士也。詎弱冠。攫瘵疾。死。婦無出誓。守不嫁。向識字。解書算。且精於女紅。乃鬻鍼黹。自給。其姑尤氏。悍而淫。少與陝商有私。生歿後。三載。商販貨。再至訪姑。敝舊窺婦少艾。悅之。密致金帛。賂姑。媒合姑。涎其資。勸婦改操。弗聽。甘言以誘之。弗聽。威逼而鞭扑之。亦弗聽。甚至施以炮烙。體無完膚。終弗聽。乃以不孝首之於官。官憤憤且受商賂。信姑訴。施刑瀕死者屢矣。商猶慕其色。冀其畏而知悔。復令姑保出之。媼黨勸婦吐實。婦泣曰。若然。彰吾名而污吾姑。非禮也。竟於是夕。易袿。燭雉經於後圃柳樹下。及旦。姑猶不知。將入其室。撻之手。一桑杖。且詈。且行曰。忤逆奴。早從吾言。既得金帛。且享懽樂。何至有今日耶。逮入室。無所見。尋至樹下。始知其死。迺哭之。慟鄰媪。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官。死當愜。嫗意。胡悲哀若是。姑曰。婦在。可以餌商。婦亡。商必裹足不前。吾哭金帛。非哭忤逆奴也。尸懸樹三日。顏色不變。雖暑亦無穢氣。人咸異之。旋殮於樹旁之小池。側樵叟牧豎俱爲墮淚。異鄉弱質。無人舉發。兼以礙於邑宰。故亦無有爲之請旌者。商探聞婦死。慮攫衆怒。匆匆遯歸。而婦沒後。每當月暗風淒。其形影恆徘徊花底。有時且臨流挽髮。嚶嚶泣達曉。方隱人。偪視之。則冉冉而沒。或以告姑。姑不信。且詛之。弗絕。自後人皆薄姑所爲。罔有調恤之者。未幾。瓶粟告罄。廚冷無烟。飢凍交迫。無以謀活。閉戶自艾。自歎欲祈速死。甫舉念。

卽有蓬髮齷齒之三女鬼由窗罅入一持棕繩一曳巾帕一攜素帶競向之索替時冷飈吹燈作慘綠色姑已迷惘不省任其所爲而已三鬼蹀躞皇亂相擠不克前各捨其繩帕與帶以手扼頸際壓之偃地咽痛不可忍欲呼又噤不能聲而鬼殊怒甚目光睒睒搖頭吐舌長數寸七孔流血滴面上其冷若冰幸彼此攘奪尙可呼吸不至氣絕方支拒間恍惚聞後圃復有吁吁鳴者自遠而近瞥覩一黑影排闥而進諦視則婦也姑私計婦來更益一鬼必共索命死無疑矣俄見婦面目平善無異生前時三鬼慌匿室隅婦一一提而掌摑之力俱不勝叩頭奪門去姑伏地呻吟婦掖之起垂涕謂兒偶爲土地夫人召往刺繡失於防護頃地界馳報謂有野鬼恣虐兒請命土地絕塵奔救不謂狼狽至此皆兒遲滯之咎也姑甦見婦意肫摯幡然悔悟亦哭曰汝在生吾實負汝乃不念舊惡猶來解厄身非木石寧不知感但貧窶若是餓已三日衣物典盡形影自吊願從汝九泉不願生也婦勸曰螻螻尙知惜命夜台岑寂苟非生前能自樹立者艱苦尤倍今旣室如懸磬何不勉強於人亦可苟延况此宅不吉陰靈伏藏動致殃戾不妨貨之諒償債有餘也兒以生前守貞久應投胎富貴家爲子緣心戀我姑不忍睽別冥君重兒之孝或可上希神道一塗但幽明兩阻終以不能長奉顏色爲憾耳言次抱姑坐牀上自坐牀沿以手撫摩創處便覺戛然痛止姑淒然淚下如雨因問頃之三鬼度皆縊死覓代者汝言投胎豈無須覓代乎婦曰覓

代有數等大抵枉死者俱隸所主若夫冤孽循環准其求代固屬巧報其乘人勃谿而潛煽者非主者之疏虞必強魄之作祟雖得代偷生來世亦將凶折或墮畜生道中以償其罪至兒之投繯乃正烝作用悉泯怨懟之心神且敬懼鬼曷敢近故獲去來自由蓋死時我不爲他人代則生亦無需乎人之代我也總之男子以忠義爲先女子則首重節孝果大節無虧其他小過胥可免矣姑深臆其言留之伴宿鷄鳴婦始叩別翌日遍告於人聞者靡不感嘆自後改行爲善貨宅遷葬畢備於邑中大姓司庖廚以終其身得貲餽口外每節序必厚置錕錠焚婦墓前招而祭之未或懈也

▲白毛猿

(蘭因)

吾邑鳳凰橋許某富翁也高堂大廈婢僕盈階邑人有道其致富由者謂許幼失怙恃又鮮伯叔孑然一身貧無立錫乃操舟爲業飄泊無定性好奇每至一處輒登岸游覽一日至一山層巒聳翠上出雲霄荆棘滿地高可沒脛山多水仙大若荷花又多桃實大逾中碗食之味殊甘美山旁有一洞許趨步入有石廳一廳上几桌器具悉係石製皎潔若玉潔無纖塵許奇之忽廳後有呻吟聲視之一猿遍體白色大若小孩側臥石床狀頗憂戚許察猿頸有刺數枚深入肉際乃爲之拔去并裹以布不數日猿病痊感許莫名乃以珠數十粒給許珠均大逾豈許

臨去猿又送之登舟依依不捨至邑出珠售於市遂富焉。

▲匿形術

(觀欽)

吳興士人邵以勳素鄉居罕至城市會嫁妹至郡買奩具經道場山下遇一叟前行疎髻劍眉大有仙風道骨因尾其後迤邐數里亦步亦趨俄一眨眼叟忽不見心益訝之抵郡數日勾當畢將返鄉行經舊處忽見前遇之叟肩竹杖挂新筍三四枚匆匆自後來邵恐失之交臂因憩路旁樹下俟叟過趨前一揖與接談詢曰丈人將何之叟曰歸敝廬耳邵問仙居何處卽回杖末指山半一蘭若謂此紺壁隱隱木末者卽山人之敝廬也邵隨之行將入山徑叟顧且笑曰日云暮矣山齋頗寂靜居士可臨一宿當翦燭邀玉版師談話與居士同吃燒筍也邵聆其談吐非俗益信爲仙逕隨之入寺抵一草堂叟倚杖壁下自剝筍籜取石鐺燒之筍香四溢呼一僧傾瓢酒與邵共飲笑曰居士屢此山藪當勝花豬多矣僧笑曰此山中味居士不解嗜也因相抵掌高談不已比更闌僧辭去叟與邵抵足眠邵問丈人仙者耶叟曰居士何所見而云然邵告以前事叟笑曰吾非仙也此匿形術耳嘗以此遊戲人間吾見人而人不見吾亦山人一消遣法也邵喜遽下榻伏拜請傳其術叟搖首曰此術一傳恐爲居士禍邵堅請弗已叟曰左道頗有習此者第一爲淫盜術卽不驗奇禍立降居士係縫掖者流焉用此爲邵曰小生

亦○資○以○消○遣○耳○請○禁○淫○盜○丈○人○幸○弗○疑○叟○捩○髯○笑○曰○居○士○必○欲○習○此○吾○亦○弗○吝○第○邀○戲○則○可○妄○試○則○不○可○居○士○其○慎○之○邵○唯○諾○叟○喃喃○教○以○符○咒○出○二○寸○許○小○木○劍○令○佩○之○囑○曰○持○此○劍○行○夜○路○鬼○怪○不○能○爲○害○且○彼○左○道○如○用○匿○形○術○居○士○卽○遇○之○亦○兩○不○相○見○第○於○空○際○覺○有○人○氣○急○握○木○劍○斫○之○彼○形○立○見○矣○邵○再○拜○受○教○翌○晨○辭○歸○比○抵○家○卽○誦○咒○畫○符○以○試○其○技○見○妻○操○火○斗○在○樓○下○熨○被○妹○執○刀○尺○坐○其○傍○將○量○裁○嫁○時○衣○服○兩○人○各○司○其○事○了○不○盼○邵○邵○竟○至○臥○室○窺○鏡○亦○不○見○已○容○私○心○竊○喜○曰○丈○人○真○神○仙○也○偶○一○迴○旋○誤○觸○燭○檠○墮○地○碎○然○有○聲○妻○在○樓○下○聞○之○大○呼○貓○子○踢○燈○檠○倒○地○矣○妹○趨○視○拾○檠○置○諸○案○迭○呼○貓○子○可○惡○理○當○撻○死○時○邵○匿○笑○於○旁○妹○弗○覺○也○邵○復○過○鄰○舍○見○其○家○方○來○一○貴○客○主○人○歡○顏○陪○坐○狀○甚○足○恭○邵○逡○趨○廚○下○見○隣○婦○與○婢○搥○袖○治○肴○饌○熱○騰○騰○纔○出○釜○婦○口○喃喃○謂○客○久○坐○不○去○勢○將○留○飯○又○破○費○數○百○青○蚨○矣○邵○返○身○而○出○不○禁○大○笑○乃○現○形○歸○家○妻○與○妹○慰○勞○甚○勤○而○不○知○邵○之○曾○入○其○室○也○越○數○月○邵○過○舅○家○隱○身○入○內○舅○他○出○始○與○女○坐○窗○下○治○女○紅○姘○謂○邵○四○郎○連○日○不○來○未○知○有○何○失○禮○竟○遭○鄙○棄○女○曰○四○哥○當○被○嫂○子○羈○縶○故○良○久○不○至○吾○家○言○際○有○僮○來○稟○白○謂○綢○肆○來○納○紗○綾○銀○值○姘○啓○笥○界○之○僮○出○始○復○謂○批○杷○將○潰○矣○可○將○兩○籠○餉○四○郎○邵○返○外○現○形○復○入○始○笑○云○說○着○曹○操○曹○操○便○到○四○郎○久○不○履○門○甚○風○吹○到○此○也○懽○語○周○旋○且○止○邵○宿○比○深○夜○邵○隱○身○出○外○舍○視○僮○媪○僮○謂○主○人○笥○中○藏○兼○金○吾○昨○見○之○礙○於○邵○四○不○便○

往攫明日邵四去可潛入內探篋取之媼曰主人失金必究若何對付僮曰茲可無慮邵四宿此室主人當疑邵四必不疑吾輩也媼曰汝言甚當明日好自爲之邵聞僮言大恚遽就牆下撮碎土屢撒之僮呼姥莫惡作劇沙眯人目矣媼亦呼小郎莫胡鬧老娘誰與汝嬉戲彼此交怨不審碎土從何來驚呼怪作蒙被俱寢邵力撼其牀簸動不止僮聞切切相驚媼戰戰不敢聲邵返寢翌日僮歸既出門復隱身入室以覘其變及夕果見僮媼密起入室蛇行匍匐意在攫金邵復撮土撒僮而僮恐怖欲返邵拋墻中僮顧僮抱首竄去媼駭而奔絆戶限而踣自是僮媼相戒謂室中有怪不敢復萌盜想矣邵有友骨董家也藏有赤玉酒觚二注酒不冰寶之不異生命會中丞某博搜貢品聞之使人求觚不得復囊金遣吏覓友笑曰此吾之第二生命雖南面王不與易也吏快快而退中丞怒囑邑令計取之勢在必得令自詣營說仍不可乃拂袖去既歸署將羅織其罪以媚上官會有盜就繫令召盜入內署結以恩意喻以誣攀而此寶藏玉觚之骨董家竟以窩賊被逮令率捕役親搜其家得玉觚獻中丞中丞大喜諭令寬其罪遂釋歸友既喪寶敢怒而不敢言止有閉門飲泣而已邵聞之深爲不平念欲隱身入撫署取玉觚歸又慮違背叟訓或生異禍乃星夜入山訪叟問何事下顧邵長跪白其事請爲友一雪此辱叟默然邵跪不起良久叟乃曰攘人之寶以爲寶彼南面者固盜也子入署取觚是代人造盜耳子第往勿

作猶豫態也。邵喜過友，慰問便往。郡至中丞轅下，趨趨欲入，心輒怛怛，乃仗小木劍，昂然直入。既達內寢，匿牀下。比夜深，搜篋得觚，懷之而出。中丞既失觚，大索不獲，復召前令入告，以故謂觚當在某家，令迎合上官意，復逮友入獄。且搜其家，竟不獲。觚明日將以酷刑訊之，邵聞變，大驚不遑叩，叟卽夕隱形入令署，令適翦燭，與幕客作長夜飲。邵就案旁大書十六字於牘背，云：攘玉獻玉，殺人媚人，鬼瞰爾室，將剖爾心，令與客不見邵形。第見巨筆懸空，大批簡讀，駭而視之，不禁沮喪。遂釋友歸。明日抱牘謁中丞，白其故。中丞怒亦衰，事遂寢。踰月，邵往訪友，笑云：僕昨緣溪行，遇一人擔售古器，僕以錢一貫購得紅玉觚，二不識與君所寶者頗類似，否？僕門外漢，願質諸正法。眼藏因探袖出示，觚友視之，真己物也。大喜欲狂，邵曰：此觚既係君舊物，合浦重返，卽以持贈君善藏之，勿洩於外。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意未爲君寶爲君禍。水耳友再拜受之。踰年，邵之妻有嫂某氏，年在花信，左右姿色甚都，忽爲魅所憑，糾纏經旬，頗以爲苦。魅來無影，一切均如常人，惟不見其貌耳。夫懼禍發，不敢共榻寢牀，第之樂魅得專之。其家百計乞符水施治，功效茫然，亦不知其爲狐爲鬼。邵聞之，忽憶叟言，度必左道中之能匿形者，逕往謁內兄，且面嫂，嫂顏色渥丹，語笑如平時，絕不類中魅。默念是必左道無疑矣，乃辭出，復隱身潛至嫂室，以伺魅。至及晚，孤燈熒熒，嫂已入睡，鼻息齟齬，然夜逾半，見紗幃自動，似人啓拂，邵知魅來，就幃窺之，忽錦衾隆起如

覆釜狀。嫂微聲嚶嚶不止。邵憤火中燒，默念此獠汚人閨闈，必撲殺之。而後快。顧是夕無戒備，不敢鹵莽從事。及晨，邵歸，念叟言可持木劍斬之，因往告內兄。兄曰：「祟嫂者非魅，必左道也。左道有匿形術，人不得見，多爲淫盜。第此邪宄，必不能勝。正今夕，人靜，君可硃書關壯繆在此五字，粘臥室，彼必露形。」（邵不欲自言能匿形，故飾爲此語。）多伏健僮於傍室，可一鼓而擒也。兄然。邵言夜果伺之，邵又僞出，仍匿形入室。夜分，復見如前狀。良久，衾不動，嫂嚶嚶亦止。帷拂拂似有人出，邵亟至牀前，斫以小木劍。於是其形立現，非魅也。人也。嫂見人形，推枕驚呼，傍室健僮皆起，排闥而入。其人不能復隱，呆若木鷄，股戰慄不能步。僮聚擒之，移燈諦視，短醜深目，頂披髮三四寸，似頭陀間之德清人也。有一僮識之，謂此街頭鳴銅片賣藥者也。於是木石紛下，倒懸而逆與之。其人一息奄奄，不絕如縷，昇投諸野。獠犬嚙其股，翌日遂斃。邵於衆人擾攘時已走出，故其家尙謂壯繆有靈得殲邪宄，而不知邵之弄其伎倆也。無何，里中有貴官以丁內艱居林下，屢與客飲。某氏園座中，諸人非劣紳卽勢豪，飛殘叫囂，人不敢闖其席。邵偶過園，信步入覽。貴官飲正酣，見邵入，詢諸客曰：「曳履而入者誰也？」一客側目睨邵，笑曰：「冬烘先生耳。語次復作盜背闊袖狀，以摹邵態。貴客大笑，邵不勝慚。悲謂此穢藏客，與無賴小人，轟飲顧把，乃翁作談笑資料，當抉其眸子以洩此恨。至夕，邵匿形入貴官室，貴官正沈寢，邵醮墨塗其面，操竹刀子破割兩目。皮貴官大號呼。

奴輩捕盜家人見而大駭目皆盡裂不識伊誰惡作劇索盜宅中杳無蹤影邵匿笑而出數月忽失木劍所在搜覓之不獲身亦不能復隱急詣山中叩叩則草廬闕如覓僧僧亦他往乃問守門僮僮曰叟與僧遨遊廬阜去矣

▲東林石生

(朱秋白)

東林閩之一小村落也居民數十家寥寥僅百餘人村中有石姓名英者東林望族也擁資數十萬爲人譎然可親且修橋砌路常爲鄉人福故鄉人稱之妻柳氏亦賢淑異常子一名鍾秀年十五入囊門十九舉於鄉於是村中人咸欲壻之媒妁往來日必數起生俱置之不理一夕生方伏案作琴聲洋洋達戶外時對窗有人影一似側耳傾聽者生猜知爲陳隣女娟素久耳其賢而且麗心嚮往之於是推窗細視則固一亭亭玉貌之絕妙女郎也凝睇之餘頗涉遐想越日乃向父母露求婚意詎女已許字生爲之眠食俱廢慙慙致疾柳氏憂之商之鄰婦則女之未婚夫不務正業且眷一妓不若石生之富而且才因決意離婚而受石姓之聘親迎將有日矣女忽大病支離旋竟不起生聞大慟女死之日賦詩四章至晚亦懸樑而死生父生母痛哭失聲幾至狂癩幸隣人相婉勸始已乃爲合營一墓而共葬焉書其名曰連理塚是歲春塚上忽生一奇樹開花數十花凡兩朵都並蒂入秋始謝至明年春則又開仍並蒂如前作淡紅色越六十年始絕至今村人猶稱道其事有餘痛焉

▲瑞氏弟兄

(冷人)

距我鄉十餘里。有鎮曰北蔡。居民勇悍。精通拳術之士。代有之。鎮之西市。有城隍廟。一昔時香火頗盛。今已爲某學校之校址。五十年前。有住持僧名環珠者。本綠林劇盜。力大如牛。又善內堂工。初到時。猶稍斂跡。繼而故態復萌。不時向各商戶索詐。受其累者。咸敢怒而不敢言。有瑞氏弟兄四人。拳勇士也。居鎮之東鄉。四人中以仲爲最。彼等恨僧驕橫。思剪除之。乃陽與僧通款。曲往來。禮遇頗隆。一夕。伯叔季三人。沽酒市肉。就食僧處。酒半。酣起立。謂僧曰。君亦知余等來意乎。君來此已三年矣。自君之來。我鎮居民寢食不安。蒙汝害者。咸欲得汝而甘心。恨力不敵。是以隱忍。我兄弟今爲地方除害。計決於五分鐘內。以白刃橫貫汝胸。汝雄鬼也。死而有知。幸勿怨言。已各出懷間腰刀。奔僧。僧急以坐椅相格。力大勢猛。伯所執之刀。竟脫手飛去。乃赤手與鬪。僧力敵三人。毫無懼怯。旋格旋退。至刀架旁。取鐵尺一。盡力飛舞。猛鬪良久。三人不能勝。反身奔門外。僧飛步追之。約半里許。時已深夜。昏黑不辨路徑。一轉瞬。三人已杳。僧恨火燒胸。連聲怒罵。而回甫入廟門。瞥見黑影一條。由門旁出。迅如飛電。而雙刃齊下。呼呼作風。響僧急奔避。詎已不及。刃中肩坎。兩手盡落。狂喊倒地。熟視則殺己者。非他仲也。先是仲恐不敵。僧故遣兄弟誘僧鬪。已則藏於暗陬。以俟之後。見僧追兄弟出。深知伊三人之技。非真出惡僧下度。亦無害潛。

伏如故。迨僧回。仲出不意。一擊而中。僧既倒。仲乃徐徐手刃之。聚集兄弟及鎮中紳士。飭人昇尸於義塚。掩之一方之害。遂絕。至今我鄉父老於豆棚瓜架間。猶時時談其軼事。如此。余則於十三歲時聞之。子故紳張晉卿也。

▲王某

(憶恨)

王某佚其名。上海人。操舟爲業。某日駕舟至牛莊。販油豆各貨。道經斜橋港。忽狂風大作。惡浪掀天。船爲之盪。幾遭不測。王某適在船梢小遺。身不自主。失足墮海。人隨浪逐。飄流至百里之遙。忽聞細語曰。王某雖不慎墜江。尚不得死。須待十八年後。方死於此也。旋觸一木。上蓋已流入小河矣。遂起至岸。嘔水數升。回憶前言。疑信參半。及歸述之。諸父老莫不嘆爲奇事。自是王決計改就他業。永不操舟。光陰荏苒。倏忽十有八載。會其叔患病。勢瀕於危。叔亦操舟者。無人管理。遂函招其姪王欣然。應諾不日起。旋赴奉天。經斜橋洋。而王之戒備終不稍殺。蟄居舟中。不越雷池一步。以爲可無虞矣。適因細事至船面。偶一不慎。竟致傾跌。仍墜水死。鬼神豈果能前知耶。

▲狼鼈相鬪

(劍吼)

淮河上游正陽關。匯各道山河。奔流硤石。繞八公山。曲折而經鳳台。對面山勢嶙峋。壁立數仞。下臨黑龍潭。其深無底。相傳有黑龍居其內。因是得名。山巔有資壽寺。建造頗宏。敞四。面景物尤佳。南有茅仙洞。道人仙去。此洞猶

存洞內幽邃莫測深淺東南有梳粧樓俗傳破余紅之劉金定曾在此梳頭焉隔河西面則鳳台縣城烟火萬家帆檣雲集推軒遠眺均在一覽之中余於去歲首夏旋里因與住持有舊順道拜訪遂留宿寺中時已三更久不成寐月色侵窗室內如晝披衣憑軒俯瞰遠近忽見山徑幽曲處突出一物似犬而大腿高嘴尖毛青而尾掉緩緩從陌上至時鄉間正苦狼患小兒不敢夜出鷄豕屢被吞噬鄉人欲捕未得余知卽此物也留神伺察見其行至河邊覓飲伸舌捲水淅瀝有聲正俯飲間忽嗥然一聲躍起丈餘口啣一物其大如盤蓋河中有巨鼈一方沿岸覓食偶窺狼舌舒捲以爲捲魚蛙之類直前嚙之狼痛力嚙其頭鼈頭不能縮遂抵死嚙狼舌狼舌不能捲遂拚命嚙鼈頭相持不絕跳躍不休數畝麥田蹂躪殆遍夜間看麥之鄉人羣起圍觀余亦出門下山就近窺異無何天將曙狼力竭聲嘶倒臥麥間氣息俱絕淹淹就斃天明見狼牙深入鼈頸鼈之頭則在狼口中猶蠕蠕而動而狼之口角額頰均被鼈爪抓破皮開肉裂鮮血直流鄉人遂屠狼而出鼈於口見狼舌斷而鼈亦斃焉鄉人俱烹之余謂住持曰此間狼禍賴鼈以除而鄉人俱食之未免負有功矣住持曰然

▲博禍

(觀欽)

唯亭鎮有曹金奎者稱素封子姓亦繁衍金奎嗜博日夜聚里人決勝負牌聲骰聲終年不稍斷於是家務廢弛

子弟多不事。事甚而婦女亦入局。雜賭荒淫。無度。金奎顧而樂之。不以爲怪也。前妻生子女五人。繼娶王氏。年才三十餘。而金奎則皤然老矣。客有爲其幼子議婚。故家徐氏者。金奎喜之。客踵徐氏門。請婚。徐辭焉。客曰。金奎擁厚貲。財雄一鄉。何患不得富貴家女爲婦。而願倩某來者。徒仰門第清華耳。徐曰。然。但吾女非其偶也。彼富則富矣。閨門之內。無詩禮之訓。無義方之教。其子第以飲酒賭博宿妓爲正事。以養鳥走馬鬪鶴鷄蟋蟀爲玩好。數者以外。不務一業。彼富厚自有良姻。吾女非其偶也。客默然。慚退。詭辭謝金奎。金奎亦不求詳也。無何。金奎臥病。沈綿。月餘。竟斃。精魂離舍。有二皂衣曳之而行。比至一矮屋。閉置之。昏黑不見天日。又不得出。金奎坐臥室中。不知歷幾許。日月飢困。懊悶。不可名狀。忽二皂衣又來。啓戶。釋之。令歸。金奎大喜。僮僕而行。然茫茫不識途。徑行二三里。漸近城郭。又數里。望見故宅。比抵家。雙戶靜扃。叩之。亦無應者。忽身首縮如一葉。穿門隙而入。旣達廳。事身乃復爲原狀。倏見東隅。設立己之靈座。塵埃積案。厚可寸許。心頗訝之。謂家人不應怠惰。至是便尋入妻王氏臥室。一燈熒熒。王已休寢。金奎亟呼愛妻。吾今歸矣。屢呼而不聞。一答披帷視之。則其妻正與一博徒作鴛鴦交頸。眠金奎憤甚。大聲呵斥。二人若弗聞。欲擊之。苦不得中。退而索杖。從長媳蔡氏臥舍過。聞其中有喁喁細語。聲窺之。則其媳正與博徒偎頰而坐。作纏綿之情話也。金奎益憤。奔廚下。索刃。將並殺之。經僕房。又聞昵笑聲。則次媳洪

氏在焉。比至廚下。則幼女方啓後戶。納一淫僧入金奎。至是。怒火直冒。顛頂念兩手不能殺多人。偏索諸子。都不知何往。因俟子歸。謀共殺之。時村鷄三唱。東方漸明。見博徒與僧次第出房去。金奎張兩手阻之。諸人罔有所覺。揚長出門。金奎惟跌足嗟歎而已。未幾見長子歸。若不見其父。金奎頻呼之。亦不應。徑入蔡氏房。倒牀而臥。未幾次子亦踉蹌歸。向洪氏索衣飾償賭債。洪氏不允。次子攫其臂上條脫。奪戶而去。洪氏哭詈弗止。又移時。其幼子歸。後隨藍縷若丐者七八人。皆無袴公也。幼子向母索田券質錢。王氏弗與。初猶哀懇。漸以橫語相侵。王氏怒。欲鞭之。幼子跳出立庭中。戟手大罵曰。吾父歿時。櫃藏白金二萬餘。汝日代姘夫償賭債。耗資無算。兩月前又與吾姊同至某醫家。潛墮私胎。人言藉藉。醜聲四播。汝爲他人償賭。則慷慨爲兒子償賭。則吝嗇耶。諸無袴公。聞之。羣起嘲笑。王氏不語。頰赤如火。便檢券與之曰。孽子莫嚼舌。可以去矣。幼子反怒爲笑。懷之便走。諸無袴公亦哄然出。金奎目擊情形。噉然而哭。負氣出門。念將控諸有司。顧黃沙撲而不辨途徑。驀聞有人自後呼曰。曹太爺何往。金奎回顧。則鄰人子張三也。乃緬述所遇。張三頻慰藉之。金奎捧面而去。張三爲走無常。能一眠數日。旣蘇。常舉此事。向人歷歷言之。

▲梁溪二傑

(梁溪一醉)

道光間。梁溪有王三。鄧英。楊安寶。三人者。身負絕技。名噪一時。稱爲梁溪三傑。安寶嘗從其師靜慧僧游。靜慧魯人。少林支派也。三傑旣負盛名。遂遨遊於山東道上。時方炎夏。赤帝肆虐。蒸汗淋漓。乃休憩於濃陰之下。遙望前途。塵沙迷漫。一僧大踏步而來。手執禪杖。相貌犷惡。知非善類。急返身避之。僧一躍已逾其前。以杖橫途。曰。汝曹何來。不畏熱乎。敝廬不遠。偕曷往稍憩耶。三傑知非其敵。逃無倖免。不若見機而作。乃從之行。約半里許。一石橫於前。僧以杖稍撥石移而穴。現令三傑下。已隨之。其中別有洞天。峻宇崇樓。鱗次櫛比。僧延三傑坐。出茗嚮之。並請獻技。三傑各施所長。僧曰。藝固佳。惟美中不足耳。老僧略有薄技。恐不當諸君一盼。班門弄斧。幸毋誹笑。遂取五寸之釘。向柱中遙插之。釘已陷入。因曰。諸君若能取出。老僧甘拜下風也。三傑用平生之力。撼之不少。動僧微笑。曰。此淺淺者。易耳。出二指一夾。釘竟落地。是晚僧鼾聲大作。三傑乘間遁。而大石覆其上。乃合力推。開始得出。險。月夜奔師。靜慧處告。以所遇。靜慧曰。吾魯精技擊者。比比皆是。汝儕其慎。諸翌晨。王三鄧英不敢久居。連翩而返。獨安寶一人留附近。有天齊廟。主持僧名了凡。性兇暴。無所不爲。人畏其強橫。莫敢如何。適廟中演劇。安寶孤身往觀。大聲叫好了。凡怒。使徒叩其地址。安寶以靜慧處對。一日。靜慧外出。安寶與其師兄桂成閒談。忽了凡遣使至。邀安寶往。桂成亟曰。禍至矣。了凡非善類。吾師尙懼。詎兄開罪於彼。爲之奈何。安寶曰。誰懼彼者。予當往決。

雖○雄○也○桂○成○力○阻○不○聽○至○則○了○凡○設○筵○款○待○酒○數○巡○了○凡○起○身○曰○聞○名○久○矣○今○日○願○領○教○一○二○於○是○離○席○至○後○院○安○寶○從○之○了○凡○曰○吾○儕○各○擊○腹○部○三○下○以○觀○勝○負○可○乎○安○寶○然○其○說○了○凡○坦○腹○倚○於○壁○安○寶○運○全○功○連○擊○三○下○如○着○棉○絮○毫○無○損○傷○大○驚○欲○遁○繼○念○遁○安○能○免○遂○稍○振○精○神○坦○腹○倚○牆○了○凡○繞○屋○三○匝○身○如○旋○風○奮○力○擊○之○安○寶○身○微○徧○拳○入○牆○中○急○切○不○得○出○安○寶○卽○出○佩○刀○猛○向○了○凡○頸○項○斬○去○血○花○四○濺○惡○僧○斃○矣○其○徒○輩○聞○聲○至○安○寶○急○踰○垣○遁○衆○僧○自○後○追○之○安○寶○情○急○智○生○見○路○旁○一○浮○屠○起○足○一○蹴○柩○木○已○闕○乃○蛇○行○而○入○與○屍○同○臥○棺○中○然○屍○已○腐○潰○腥○臭○不○可○嚮○邇○直○至○衆○僧○去○遠○始○匍○匐○而○出○面○目○黝○黑○無○復○人○形○且○被○屍○氣○所○侵○因○是○成○疾○抵○家○斃○矣○

▲傅寬

(尖鳳)

科舉弊竇至遜清末造而益離奇鄉曲腐儒喜談定數謂天府月宮已默訂中選之人物所謂桂籍是也在憑藉學問以博取科第者係天意訂之於先卽恃錢神之力以夤緣而獲選者亦必定數攸關方能奏效此種無稽之談殊不值通人一噓證以鄉先生傅寬之往事則令人大惑不得其解傅氏爲新陽望族相傳其始遷祖卜葬之地爲蜘蛛靈子孫傳之萬禩科甲亦斷然不絕青鳥家言殊不足信但傅氏子弟聰穎過人者實多先生生而頭角嶢嶢天性豁達八歲時已能操筆爲文年甫十二取博士弟子員顧才清而命蹇迭丁父母艱者四年始赴南

試先生原係風流倜儻之流。利名得失非所關心。日躑躅於黃鶴樓頭。收拾江天風景。以供吟嘯。樓左睡仙亭有相士名許半仙者。負重望。醉心功名者爭訪之。戶限爲穿。相士常屑屑然不樂。酬應先生偶經其門。相士肅請入座。先生翹然不快。蓋適詠望晴川閣七古。推敲結韻未就。憎相士敗其詩興也。相士揖先生而言曰。君此次定高捷南宮。惜遺才不能錄出耳。先生狂笑曰。世有遺才不能錄出而能中者乎。汝毋多言。吾去矣。相士追而呼之曰。七。後尙望過我一叙。先生置不理。迨遺才榜出。先生果落選。似相士之言。先生已忘懷矣。一夕登黃鶴樓。重遇相士。慰藉先生者備至。且曰。屈煞君矣。倘尊稿尙在。則事猶有濟。先生曰。稿雖存在。然賄買之事。丈夫所羞。子云有濟者何。故相士密告先生曰。君可袖稿速往南樓下某酒店。見有一席而三人共飲者。君可逕與之同飲。如索君稿。君卽與之。則事濟矣。先生雖年少恃才。不以功名爲念。然素有好奇之心。乃依相士言。前往果見三人據席而飲。先生昂然入座。呼酒獨尊。三人係一老者。二少年。老者與先生叙談。悉先生遺才已落。問稿在身畔乎。先生出而示老者。老者顧二少年大喜。請先生以稿贈之。移時散去。其明日貢院懸一牌曰。傳某隨諸生入場。赴試。先生驚訝之至。試畢放榜。先生中第七名舉人。覓相士請解其惑。相士曰。二少年思借黃金之力。得一第。老者則貢院內之售賣關節者也。亟思得一落遺才者。准其入場。以顯信用。余知大數已定。特囑君應此機緣耳。先生喟然。

曰名場黑幕。乃若此耶。從此卽絕。進取溪山詩。瀾跡隱淪。年二十許。曠一狐仙。不復向人言婚娶事。狐仙字冷霞。與先生唱酬之詩甚多。洪楊兵起。狐仙別先生去。紀贈別詩有句云。犬吠一聲天。又秋難將遺恨問清流。先生不解所謂。壬戌秋。閏八月十五亂兵至。邑城遂陷。先生投澗水死。狐仙殆有前知乎。先生生平未娶。死難後。以其宗姪蕓村爲嗣。蕓村多藝多才。亦不與流俗爲伍。

▲蛇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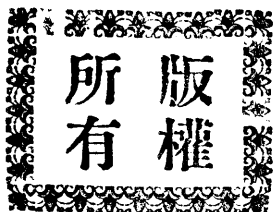
(紆靈)

蛇丐某甲。每向人家索錢。時掛臂者。繞頸者。巨者細者。滿身皆蛇。甲索若干。必如意。不則縱蛇入其家。以擾之。嗣向某寓。售其技。需一角。寓主婦。捋袖而出。洵洵言曰。丐何能索百文。甲亦怒。縱蛇入其室。婦固有力者。執棒擊蛇。項蛇立斃。甲知蛇無濟於事。探懷出刀。語婦曰。刀破我顛。須償兩百。此蓋江湖之術。曰開天門也。語已。刀加於額。婦忿曰。惡丐。以此脅我耶。老娘豈懼汝哉。返身握鹽一撮。出曰。汝刃爾顛。我當以此沃之。甲大駭。憤憤而去。會婦以事赴戚家。途中遇甲。甲縱一蛇奔入。婦褲管。婦驚惶無措。狂奔返家。毒發而斃。婦之結怨於丐。血氣用事之誤。乃丐報怨如是之毒。恨不執其人以撲殺之。



A541 212 0013 7950B

民國十二年八月出版



版權所有

名人筆記多寶串
全二册定價大洋壹元

編輯者 海上漱石生

出版者 上海圖書館
老北門城內紫金路
永壽坊十五號門牌

印刷者 江南印刷所

發行人 莫釐俞幼甫

總發行所 上海圖書館

本埠代售處

外埠代售處

▲▲世界書局
▲海左書局

▲▲中華書局
▲大世報書社

▲▲北京自強書局
▲北京進化書局

▲▲漢口東壁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天津江東書局
▲杭州問經堂

